



西班牙文学名著

*Esta obra ha sido publicada con una
subvención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工女烟卷

[西班牙] 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 著

孟宪臣 张慧玲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EMILIA PARDO BAZÁN

LA TRIBUNA

本书根据西班牙马德里 Aguilar 出版社 1964 年版译出

**Esta obra ha sido publicada con una subvención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档案、图书馆总署资助出版

责任编辑 / 刘海滨

装帧设计 / 李 梅

ISBN 978-7-207-07813-1



9 787207 078131 >

定价：13.00 元

工 女 烟 卷

[西班牙]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 著

孟宪臣 张慧玲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蘇子如書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卷烟女工/(西)巴桑著;孟宪臣,张慧玲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5
ISBN 978-7-207-07813-1

I. 卷... II. ①巴... ②孟... ③张... III. 长篇
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1628 号

责任编辑:刘海滨
装帧设计:李 梅

卷 烟 女 工

Juanyan Nügong

[西班牙]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 著
孟宪臣 张慧玲 译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禹嘉商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64 000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813-1/I·1030
定 价	13.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前 言

尊敬的读者：

我不想失去与您做简单交流的大好时机。尤其在今天，关于这部书，我确实有一些话要说。

尽管实际上《卷烟女工》是一部具有地方风俗特点的小说，但我还是把其情节的发生与发展放在一个大背景下，即1868年9月的革命浪潮里。这期间我亲眼目睹众多卷烟女工被革命风暴推动着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洪流中去。我们被她们的事迹深深感动，便拿起我的笔去描写她们的所爱所恨。

本书的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北部山区，以马里内达市为中心。这个地方在任何一本地图集上都可以找到，它与奥尔巴赫萨、维亚埃尔莫萨以及诸多以R和L开头的城市齐名。虽然这些地名读者似曾相识，或许您在许多浪漫主义小说中见到过它们，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在本书中描写的故事与它们相似。每一个作家，不论他们的天才大小，他们都在现实基础上再创造艺术作品。

在《卷烟女工》这本小说中，我也是这么做的。至于读者如何评价我的作品，那就见仁见智了。

在动笔创作本小说时，我并不想把它写成政治讽刺性文

艺作品,我自知本人缺乏这种能力。然而,当我写完最后一章,待要付梓时,我才发现我的这部作品竟然也可以说它含有某种启发教育意义。现在细想起来,这是因为 I 描写的事件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文学艺术家只希望去描写某个社会阶层的美的方面及某些特质,这也是我在创作本小说时的初衷,然而,待作品脱稿时,它却超出作者本人的设想。

在创作本小说时,甚至勿需过分地脱离现实,刻意地虚构事件,制造悬念。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我也明白无误地看到过大多数女工是怎样把她们对幸福和权利的全部理想与期望都寄托在一个连他们自己也不十分了解的新形式的政府上。她们只是人云亦云地听说,这个新政府是怎样好、怎样神奇、怎样体恤劳苦大众。这是为什么呢?要找到准确的答案恐怕是极为困难的,我们只能从人民本身的特质去找。也许这与拉丁民族固有的偶像崇拜有关。作为一名女作家,我愿意如实地去描写我故乡人民的喜怒哀乐情愫。

现在我来谈一谈另一件事,也许不乏批评者说我用自然主义的手法把人民描绘得过于粗俗。对此,我的回答是:即使我们的人民与法国作家龚古尔与卓拉笔下的人民一样,我也知道以怎样的取舍手法去塑他们的形象,去描绘他们的习俗。但是,我也决不会去模仿理想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特鲁埃巴以及此学派的著名作家费尔南·卡巴耶罗女士,他们的艺术观与笔者的艺术观大相径庭。对此,我保持沉默无可厚非。然而,我也决不装模作样。幸好,我们描写的居住在比利牛斯山脉这边的人民与居住在山那边的人民不一样。我可以不揣冒昧地断言:我笔下的这边的人民,乍看来他们的习俗未免过于土气而粗犷。然而,他们蕴含的优秀品质和美德令我无比

惊讶与钦佩,甚至叹为观止。

现代艺术的详细分析法使得我体验到我们的人民不仅有一颗火热的心,还有慷慨无私乐善好施的美德,他们也有贫穷落后,狭隘乃至愚昧无知的弱点,但是瑕不掩瑜呀!

但愿我不要陷入虚伪的理想主义者泥潭,能够把我们人民的美德如实地表现出来。

西班牙人的类型总的说来,尤其是坎塔布连海岸边的人并不像法国作家龚古尔在他的《小酒馆》、《萌芽》以及其他作品描写的那样可怕。在上述作品中,小说家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令人憎恨的群体,既粗俗又野蛮,简直就像基督教统治下的罗马异教徒。但是,即便如此,从他们的描写中也不难看出,人们的种种陋习是由于物质极其匮乏造成的。这使我们想起在特鲁埃巴笔下的那些逃脱酋长统治的臣民,还有欧仁·苏笔下那些挣脱所谓“社会主义”枷锁的人们。我联想到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魔王卡里班以及阿里尔。

关于《卷烟女工》这本书,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国著名文学大师加尔多斯以及佩雷达在他们的作品中开了用方言写作的先河,例如,加尔多斯在《穷困女》中,即使用了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们使用的语言,而佩雷达则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坚决反对贵妇人与小姐们的娇揉造作的言辞,而是大力提倡农民、牧童们使用的市民语言。如果说,在我的这部作品中,我使用了为数不少的人民大众语汇乃至土语、方言,那是我效仿大师们写作的结果。要知道一个人要放弃他惯常使用的小说遣词造句方式,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看来不规范但又充满生活气息的鲜活语言也并非易事。

再见了,读者朋友。但愿您像喜欢《新婚日记》那样喜爱

我的这部新作。您的鼓励将使我在这条充满困难的道路上继续写作下去,但是我也同样欢迎您对我的作品提出批评意见。

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
1882 年 10 月于梅拉斯庄园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蛋卷	(1)
第二章 父亲与母亲	(7)
第三章 成长中的人民	(12)
第四章 祝巴尔塔萨命名日快乐	(21)
第五章 三圣颂歌	(28)
第六章 雪茄烟	(35)
第七章 序曲	(42)
第八章 姑娘价值连城	(49)
第九章 伟大的革命	(52)
第十章 政治历史研究	(58)
第十一章 纸烟	(63)
第十二章 那个畜牲	(70)
第十三章 从城里来的女工与从乡下来的女工	(74)
第十四章 果汁冰糕	(79)
第十五章 马赛曲	(86)

第十六章	革命派与反对派面对面的斗争	(91)
第十七章	激动无比的女英雄	(96)
第十八章	人民的英雄	(100)
第十九章	北部联盟	(105)
第二十章	小伙子与姑娘	(109)
第二十一章	烟丝	(114)
第二十二章	卷烟女工的狂欢节	(119)
第二十三章	诱惑者	(125)
第二十四章	宗教冲突	(131)
第二十五章	特里布娜的第一项英雄事迹	(136)
第二十六章	弱点	(144)
第二十七章	鸟儿的婚礼	(148)
第二十八章	顾问和朋友	(155)
第二十九章	一次不法行动	(161)
第三十章	女主人公住的地方	(166)
第三十一章	结婚的承诺	(170)
第三十二章	特里布娜的幻想	(180)
第三十三章	落叶飘零	(186)
第三十四章	特里布娜的第二项英雄事迹	(193)
第三十五章	特里布娜的本色表现	(205)
第三十六章	关于革命戏剧文学的散文	(210)
第三十七章	平民的诞生	(218)
第三十八章	终于来了!	(224)

第一章 蛋 卷

天快亮了，在卡斯特罗街上的拐弯处已经能感觉到晨光微曦了。这时，一位烤蛋卷的师傅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慢悠悠地从床上起来了。他打开了自己栖身的那个又小又低矮的房间门，朝外面张望了一下。他的名字叫罗森多，他因为有一手烤蛋卷的绝活在当地小有名气。这位一向起大早贪大黑的师傅的衣着却是极其简单：上身只穿一件短袖衫，下身穿一条褪色的旧军裤，是他在军队上服役的军装。他仰头看了看屋顶上鱼肚白的天空，继而抬脚走进烤炉房。点燃了一盏油灯，挂在壁炉旁，又从门廊里抱了一捆松木劈柴，放到石头砌成的炉膛内。他把木柴一层一层叠起来，搭成一个金字塔形，底下放些刨花。这样一旦点起火来，劈柴就会很快燃烧起来。这时，他从餐具架上取下一个陶盆，往里面倒上面粉，加上白糖，磕上鸡蛋，加上水，开始用手揉，和成面团，之后又撒上一点桂皮粉末。做完这些准备工作之后，他打了一个冷战，因为他忘记关门，门正大敞着呢，然后又把面团放到面板上。

就在这时，从隔壁的小房间里走出一个至多也就十三岁的姑娘。但见她头发乱蓬蓬的，睡眼惺松，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只穿一条亚麻布短裙，上身穿一件粗布衬衣，外套一个卡其布背心，背心很合体，紧紧地裹在她微微隆起的胸部。姑娘连看也不看罗森多先生，甚至连招呼也不打，仍然显得睡意朦

胧。只是大清早的冷空气毫不客气地吹进她的胸怀,她这才感到一阵寒气袭来,打了寒噤,一屁股坐到眼前的一把椅子上。这时蛋卷师划了几支火柴,点燃了炉火,松木劈柴立刻发出劈啪劈啪的声响。过了半晌,姑娘才拿起一块欧洲羚羊皮开始擦洗马口铁做成的烤盘。继而又把待烤的蛋卷一个个往托盘里摆放……

烤蛋卷的罗森多师傅则坐在一个高高的三脚凳子上,他前面炉膛里的劈柴正冒着火星,劈劈啪啪熊熊燃烧。只见他不顾炉火的烘烤,抄起一把大钳子开始工作。他的左侧放着一个浸洗盆,不时把钳子放在水盆蘸一蘸,又往烤盘底部抹点油,洒点水,然后极其灵敏而又快速地把蛋卷放进模盘里。他的手指指肚已经变成硬茧了,指甲也不见了,哪里还有指头的模样呢?十几分钟后,烤好的蛋卷金灿灿、香喷喷,让人馋涎欲滴。老师傅把烤盘一个接一个取出,姑娘则迅速地排好码好,放在盒子里。煤油灯光虽然不太亮,但烤炉膛内的火焰却是红红的,把两位辛勤的烤工的脸映照得又红又热。罗森多热得受不了时,把油布帽子往边上一丢,露出光秃秃的脑袋,虽然他年纪不算太大,但由于工作太操心,又太劳累,过早地谢顶了。头上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滴,小姑娘则不时地用手背把不听话的头发往后拢一拢。但还得很不情愿地、机械地干着那无聊的活儿。

这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它把阳光慷慨地撒满大地。一缕阳光从烤房的脏兮兮的小窗户上照射进来,映着他们的脸庞,他们心中充满了希望。卡斯特罗大街两边的人都睡醒了。妇女们有的梳着辫子,有的披散着长发,有的穿短裙,有的穿晨衣,但大多数人穿着托鞋走出家门来到街上,有的打水,有的买早点。偶尔也能听到小孩子的哭喊声,不安静的狗不停

地叫，母鸡在咯咯地啼叫，理发师的黄鹂也在不停地鸣叫。蛋卷师的女儿时不时抬起头朝喧闹的大街上投去羡慕的眼光。“啊，上帝，什么时候您能让我放下眼前这单调而无聊的活计，离开这坚硬的椅子，到街上玩耍一天，那该多美呀！”不一会儿，九点钟就到了，他们历时五个小时，已经做了四千个蛋卷。过去都做六千个。姑娘伸了伸懒腰，喘了口粗气，一声叹息。最近几个月，她爸爸的生意不太好，蛋卷卖的比过去少多了。

谁要是看见那些金黄色松软可口而香气扑鼻的蛋卷时，没有谁会想到做蛋卷的姑娘的梦想也如此美妙！当然，更不会有人知道加工这么多蛋卷他们父女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他们不得不冒着火烤、热气蒸，一炉一炉地把蛋卷放进去，烤好后，再一一取出，他们像机器一样连续劳作四五个小时，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真比农夫头顶烈日在地里抡大镐还辛苦。指头烤得干黄，手上伤痕累累，胳膊酸痛，脖颈僵硬，时刻紧盯炉膛的双眼也累得干涩，视力大为下降。脊柱弯来弯去劳累得变形而伸不直了。一边烤一边计算着数量，一天也不得休息！而且不能提前在头天晚上做好。这样的话，到第二天上午就不那么新鲜了，只有在当天，清晨四、五点钟就起来现做现烤现卖，这样才合乎人们的胃口，人们才会争相购买。蛋卷只要受一点潮气，就变软，而不那么酥脆了。

每到夏天，天长许多。他们的生意就格外好，要做更多的蛋卷，几乎要做冬天的两倍。除了沿街叫卖，还得给那些事先订货的冰激凌商铺、咖啡店送去，不消说，工作是倍加辛苦。伏天炎热，下雨时空气又分外潮湿，为了能使蛋卷好吃，他们父女得加倍地干活。常言说熟能生巧，虽然罗森多天资不那么聪颖，但他做出的蛋卷就是与别人的不一样。虽然年岁越

来越大,但他仍然很引以为自豪,说在当地他首屈一指,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烤出那么多品种齐全而又味美可口的蛋卷。他最有名声的蛋卷是厚实而又细嫩酥脆的柠檬口味蛋卷。有的多放一些鸡蛋和糖,蛋卷又香又甜,专门卖给那些喜欢向姑娘献殷勤的小伙子。还做一些口味清淡的,卖给那些年纪稍大的顾客。他做多少,卖多少,从来不剩下。难怪教堂主事的神父向他订货时,他推说:“对不起,做不了,我没有十字架形状的模子。”虽然工作辛苦,但他有奔头。唯其如此,他才能维持自己的这个家呀!

已经是上午九点了,父女俩做了五千个蛋卷,这期间他们忙得连句话也顾不上说。父亲一边不停地往炉膛加劈柴,一边往烤盘里放蛋卷……只有十三岁的小姑娘也跟着父亲忙得上气不接下气,晕头转向。女儿终于开口说话了:“我饿了!”

父亲转过头,眉头一皱,嘴一撅,指了指货架上的搁板。女儿站起来,从货架上够下一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咬开就吃,饥肠辘辘的胃已经饿得受不了啦!女儿也够节俭的,掉在地上的一块面包渣渣,忙捡起来放到嘴里。就在此时,突然听到木床吱吱呀呀地响动,继而传来一阵特有的干咳声。小姑娘为之一颤,一个沙哑而强硬的命令声从旁边的卧室发出!

“安帕罗!”

姑娘听到喊她的名字,赶忙走过去,只听她说道:

“妈妈,使劲咳,再使点劲咳,把痰咳出来就好了。等一等,我给您穿上晨衣……”

这时又听到一阵阵声高而嘶哑的咳嗽声,有点像玉米地里的棒子叶被阵风吹动时发出的声响。

妈妈含含糊糊地抱怨什么,女儿答道:

“我现在就点火,哪里有糖啊?”

听不清妈妈质问了一句什么话,女儿感到些许委屈,便高声叫道:

“随便你怎么想吧!就算咱们家有金子银子也是你自己把它藏起来……在哪儿呢?在床罩那儿,看见了吧?”

这时女儿拿着一个破汤钵,里面盛了一些麦片,之后又把这些食物放进一个砂锅里,再放到灶头上,加进牛奶,放点糖,不一会,便做得了早点。先是盛满一杯麦片粥给妈妈送到房间,锅里剩下的,还没有等女儿说什么,父亲便伸了伸懒腰,摸了摸自己酸痛的腰部,径直过去把锅端起来,大口大口地喝了个底朝天。之后,用衣服袖子擦了擦嘴巴,又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液,走进旁边的房间。不一会儿出来时,便换上了一件上装,一条还算像样的裤子,一件棕色外套,脚穿一双半旧半新的皮鞋,挎上卖蛋卷的铁皮箱子,迈步来到大街上,开始他的叫卖生意。女儿安帕罗把炉火用炉灰封死。之后往饭锅里放一些卷心菜叶,切了些土豆块,搁上了一点肥咸肉片,又把那块已经有点哈喇味的猪骨头放进锅里,开始做肉汤,这一切都做好时,便一头扎进自己的闺房,仅仅用了六分半钟就做了下面这么多活:穿牛皮鞋一分钟,穿粗呢衬裙二分钟,用一把掉了齿的破梳子梳了梳乱蓬蓬的头发花了一分钟,用半分钟往脖子上系了一条印第安头巾……又对着镜子照了照。做完这一切她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小公主。然后把早饭给母亲送去,母亲早就饿得受不了啦,虽然妈妈人刚到中年,但过度的操劳已经把她变成一具骷髅。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皱着愁苦的眉头。一见女儿打扮得这般漂亮,她就火冒三丈,惊讶地叫了起来!

“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我说你这个鬼精灵。”

“我去作弥撒,妈妈,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天……你说什

么？到晚上我才回家？不会的，我一定在白天就回到家里，也许我出去一千次，有一次才在晚上回来，你别担心了呀！汤做好了，放在锅里热着呢，你现在要吃的話，我给你端过来。”

说完，便把汤给母亲端过来，放到床前的小桌上。她这才像箭出弦一样射了出去。心里充满了少女的憧憬与希望。

第二章 父亲与母亲

三年前,母亲还是一位体格强壮而健康的妇女,在卷烟厂当卷烟女工。一天晚上,她去公共洗衣处洗衣服,出了一身汗,忘记及时穿上外套,结果受风寒了。早晨醒来时,胯骨就不能动弹了。

“受风寒了,大夫。”她对医生说。

于是,从那时候起,这个家庭就只能靠罗森多一个人挣钱养活了。小姑娘一天天长大,饭量也增加了不少,而且一天的东跑西颠不知穿破多少双鞋子呀!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谁也无法让她安静下来,学着做点针线活。只要他爸爸在,她就有干不完的活儿,不停地往烤盘里放蛋卷,另外,她也丝毫不敢偷懒,因为每次爸爸发现她怠工时,便毫不留情地朝她屁股上踢几脚。但是,一见到爸爸挎上蛋卷的箱子时,她的两条腿就感觉到痒痒得受不了,血管里的血液一下子都沸腾起来,双脚底仿佛立即长翅膀一样。外面的大街小巷就是她的天堂。街上的人都喜欢她,别人用胳膊肘碰她,用手摸她的脸蛋一下,她都觉得心里很美,一股暖流便涌上心头。她还特别喜欢听军乐团演奏乐曲……她不停地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到处去寻找光景看。经常是等到返回家时鞋子已经磨破,双脚沾满了泥巴,裙子上也打了洞,头发乱蓬蓬的。然而,她的内心却无比高兴,就像小鸟离开了牢笼,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飞翔鸣

啼。回到家时少不了挨母亲一顿痛骂,或者母亲抓起一把笤帚疙瘩朝她扔过去,她一躲闪也就没有事了。这时她赶忙做汤、打水、扫地,三下五除二地把事干完之后,她又窜到大街上去撒野了。

姑娘的这种好游玩,安顿不下来的习惯与她母亲以往在工厂工作无暇管教她有极大的关系。父亲前脚跨出家门卖蛋卷时,她后脚就跟上,也来到大街上。总不能一个人关在四面墙壁的屋子吧!家有什么好待的呢?做蛋卷的小屋子又黑又小,就像一个洞穴,夏天在里面干活就像待在蒸笼里一样。在院子里虽然可以见到阳光,可是你看看,到处是破砖头、木柴、碎石块、废铜烂铁,还有一双双张开口的破鞋以及一堆破衣烂衫。谁有心思在那儿待下去呢?比院子还脏还乱的还有她爸爸、妈妈的卧室。床周围放着乱七八糟的衣物,一床被子横七竖八地堆在角落里,床罩又脏又小遮不住丑。小小的油灯滴下来的油堆积在灯的底座上,发出令人刺鼻的味道,床旁边的洗脸盆架子上倒是有一个脸盆,可是里面的洗脸水也不知几天没有人倒了,脸盆外面黑乎乎的,脏兮兮的令人作呕。总之生在长在这样一个又穷又脏又乱的家庭环境里,安帕罗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她不像那些富贵人家的小姐生下来就不愁吃不愁穿,而且穿金戴银风光无限。而她能做的是一旦有机会就离开这个家,跑到外面大街上寻找欢乐。当她妈到工厂上班时,她每天到工厂给妈妈送饭,可是常常走到半路上她就停下来和同龄的小姑娘玩耍起来,玩什么捉迷藏、过家家、跳房子,有时甚至把饭盒放在一边,玩时把汤都踢洒了,免不了到时候轻则挨一顿臭骂,重则挨几巴掌。

当她妈妈病倒在床上时,想给她改改这个安顿不下来的毛病,可是她的野性已经形成,为时已晚,改不过来啦,小鸟的

翅膀硬了,她要自己飞翔了。安帕罗小时候家境还算不错,也曾上过几年学,但是后来母亲瘫痪在床上,没有人送她上学了,再说,她待在家里还能给妈妈当个帮手。另外,她自己也对学习产生厌倦情绪了。因为她认为女孩子上学没有什么用。只要闲下来,她便跑到街上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至于说针线活儿,可以说她拾不起针来。母亲一直希望有机会让她到工厂当女工。“让她去工厂上班!”母亲说,“和我一样”。说到这里,她想起自己曾在这家工厂干了二十年。现在她啥也干不了啦,只好把她这一堆毫无用处的肉放在床上仰天长叹了。谁能干谁就去干吧!再说,自己年轻时候不是也出过大力流过大汗挣过大钱吗?话虽这么说,可看看这个可怜的家,她又有些于心不忍,天热的时候,卧在床上,简直就闷死了,天冷的时候则冻得骨头缝都疼,看看积压在角落里的那一堆衣服早该洗了,我是绝对无能为力了,要不是因洗衣服不至于落下这个毛病呢?再往地下瞧一瞧,满地尘埃,东西横七竖八地堆得到处都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好像有一年没有扫地了。那么,年轻时候那么卖命地干又有什么用呢?瞧她现在这个样子。“一个人只有当他得了病时,才知道身体的重要,有什么也别有病呀!”她时不时地这样忧伤地哀叹,尤其当阴天下雨时,她的关节无处不痛,她的火气就更大,对着女儿大吼!“滚开吧,我不想见到你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像你这么大时跑得快着呢,一刻钟就能从工厂跑到家。”

她时常想起在工厂劳动的情景,她无比怀念与留恋她的那些卷烟女工,她们都多好啊!好在,有一些好心的邻居还隔三差五地到她家看望她一下,与她聊上一聊,尤其是她的好友佩芭的到来给她增加了不少欢乐,但是人们给她起了绰号,叫她“肥猪”。

佩芭块头硕大，身宽比身高长，往那一站恰似一个橡树桩。她圆脸盘特大，下巴处耷拉着一堆肉。脚蹬一双男士拖鞋，在小指上带戴着一个男式戒指，只见她慢条斯理地走到瘫痪女友的床前，手按床边慢慢地坐在一条凳子上，如果一屁股坐下去的话，那条凳子可能就压成扁的了。然后双手托着她那个肥大而又下沉的肚子，开始讲起她道听途说的笑话，工厂的奇闻趣事，甚至知道一个偏方：用鸡蛋油，加上捣碎的锦葵草叶制成糊糊，再撒上一点迷蝶香，用酒泡些时候，兑上少许鸡油脂，制成药丸，可以治哮喘之类的顽疾。她还告诉她说有一些长舌的妇女私下叫她“肥猪”。每次到她家时都偷偷地带着一小瓶茴香酒，酒藏在哪儿呢？她那么大的块头，还披着大头巾，耷拉到肩膀，哪里还藏不住一个小瓶子呢？两个朋友谈得高兴时，她就把酒瓶拿出来，打开瓶盖喝上两口，同时还掏出一个圆筒，从中倒出几颗花生米，权作下酒菜。有时邀她朋友——瘫在床上的女工，喝上两口，但她总是婉言谢绝：“我可从来没有喝过酒，你自己喝吧！”肥猪则说：人活在世界上也不容易，我是呷几口解闷。终于，有一天，蛋卷师罗森多听到关于“肥猪”在他家和他老婆喝酒的传闻，他将信将疑，“我老婆从来滴酒不沾呀，怎么可能呢？”但是，从此他也开始留心起来，有好几次他借口回家取东西，不期而至，碰上两个人正谈得起劲，可是从来也没有当场抓住她们喝酒。对瘫在床上的前卷烟女工来说，“肥猪”的陪伴比什么都重要，起码有个人说说话；而他的老公由于每天在街上叫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一点与她说话的愿望都没有了。每天听到他进家先把背箱放到角落里，然后唉声叹气地总是那么几句话，重复来重复去，“还好吧？”

“怎么样？”她问道。

罗森多的回答总是离不开下面三句话“还不错”、“一般”、“特差”。

当然这是指他卖蛋卷的生意,但是从来也不多说一句,正如他老婆有时憋不住唠叨的那样:“三锥子也扎不出个屁来,就算你用钳子撬开他的嘴,他不再说第二句。”也许他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从而变得郁闷而寡言少语,不论是遇到痛苦饥饿乃至死亡,他总是默默无语、不动声色。他曾经被征兵到了军队,当过两次兵,有一次是古巴岛,在那里服了二年役。他的青春年华是在军营中、在铁一样纪律的约束下度过的。他知道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说错了会受到惩罚的。他相信说什么也没有用,什么事都得相信命运,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宿命论者。他在默默无语中任劳任怨地做蛋卷,即使在街上卖蛋卷时非得叫卖不可时,他也是以极其低沉的声音喊两声就做罢,而且本来四个音节的叫卖声,他只发前两个音节,把后两个音节给吃掉了。有人给他指出听不清他喊什么时,他还为自己辩解,说声高不一定货好,声高不一定卖得多,关键是看你的蛋卷好吃不好吃。

第三章 成长中的人民

一到街上安帕罗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暖融融的太阳给大地披上了金色光辉。几乎家家门口处都躺着一只猫，在那儿晒着太阳，但是一听到有声响它们的眼睛便警惕地瞪大。母鸡在草堆处啄来啄去不停地觅食。街角处的理发店里只有一位年逾五十岁的理发师躺在椅子上打盹，旁边有一只碟子，里面放着他的一副银质假牙，闪闪发光。一切都是那么静谧而又祥和。居民们大多数去教堂做弥撒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出门去寻找自己的乐处。一群半大不小的玩童则置家长的教诲于不顾，跑到附近河边去玩耍，他们有的往水里扔石头，溅起的水花把伙伴的衣服打湿，而肇事者则乐得跳起来，还有几个在打水仗，衣服、头发都湿了，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开心就好。

安帕罗姑娘走到一扇窗子底下，用手指头轻轻地敲了敲玻璃窗户。只见窗子一下子打开，里面探出一个满头黑发的姑娘，姑娘手里拿着一个针插，正在那里绣花边。

“喂。”

“啊，卡米拉。你正在做针线活儿，今天是做弥撒的日子呀！”

“所以我才生气呢……”卡米拉撅着嘴有些气愤地说，从她的话语就能听得出她是本地区海边的人，说话口音很重。

“出去玩一会儿，跟我来！”

“今天不行……我有份订活。上边那个街区的一位太太交给我一份绣花的急活，星期二必须得完工，一点含糊不得。”

卡米拉坐了下来，开始边说边绣，而安帕罗则极为同情而又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口中嘟囔着说：“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儿！”安帕罗有点悻悻地离开那儿，很快地独自一个人来到阿巴斯托广场的石头台阶上。此时那里却是一片热闹而繁忙的景象，小商小贩处处皆是。有卖奶酪的，有卖鸡蛋的，对这些她也提不起兴趣，便匆忙地穿过人群朝埃弗伦大街走去。不一会儿来到一个大教堂门口，她有些迷茫地停了下来。

星期天省会的大教堂有多么壮观呀！只见柱廊里面一些神职人员迈着沉稳而神圣的脚步正在忙碌着。他们知道教徒肯定会向他们投去敬意的目光，就越显得自信而庄重。在他们身后是一些贵妇人正在虔诚而守规矩地排着长队等候神父接见。有的手里捧着用金边纸写的祈祷书，有的手中拿着金制念珠。有的太太穿一身黑色绸缎服装，而跟在她们身后的待嫁的闺中姑娘则衣饰华丽、耀眼夺目。越往前走，人就越多越拥挤，只听浆洗得太硬的衣服发出磨擦声。即使有时候相互碰撞一下，人们也都客气地说一声对不起。或者说，“后面的人往前挤我呢！”“请不要拽我，会把我的头饰弄下来的。”个别胖妇人被挤得直喘粗气，可也无可奈何。

安帕罗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挤进到教堂里面，上层人聚集的那个区域。她看到在主祭坛的前面有一些小姑娘，他们穿的长裙托在地上。

安帕罗出神而又不无羡慕地注视着小姑娘们的颈项和每个人都梳洗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发型。教堂中心的台阶上是乐

队,旁边还有一个排列整齐的军乐团。周围站满了教徒,他们不时地抬起头仰望神圣而华丽的天花板上的壁画。这时,只见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一位身穿宽大而无袖教袍的神父。他迈着庄重而沉稳的步子缓缓来到主祭坛上。教徒们立即变得鸦雀无声。太太们则虔诚地把手中的圣经举了起来。只听神父说:“开始!”教堂的乐队便演奏起庄严的圣乐,人们无不肃然起敬,聚精会神地聆听这天上的乐曲。之后,军乐团的指挥一挥手,他们便演奏起了军乐,继而又演奏《皇家进行曲》。乐曲声在整个教堂内回荡,淹没了侍僧们敲打的小铃铛声。

在大教堂门口,护卫圣主的队伍正在列队进行演练。靠近喷水池处,有三四个调皮的小伙子,他们鬼鬼祟祟地用手蘸着水偷偷地往他们喜欢的姑娘们脸上溅水。结果被一位母亲发现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这几个小伙子便在这神圣的日子里灰溜溜地离开了这处神圣的地方。还不时回头张望,看看有没有姑娘向他们挤眉弄眼。当然,少不了也有几个姑娘被小伙子们的眼神击中,便报之以会心的微笑,目送他们远远地离去。

人们簇拥着神像离开教堂,朝大街上走。此时,乐队演奏的音乐令人欢快愉悦。阳春三月,春风轻拂,和煦的阳光普照大地,人们深深地呼吸着略带海腥味道的潮湿空气,谁不为春姑娘的到来而欢欣雀跃呀!

安帕罗也跟着游行的人群蹦蹦跳跳地走到大街上。那时马里内达市还没有建英国公园,那里曾经有一条用石子铺成的小路,路边有几个石雕像残缺不全,有的剩下一只胳膊,有的眼睛剩下一只,有的鼻子被折断……当然,这一切都是那一帮淘气的男孩子们恶作剧造成的后果。后来在美化城市的过程中才建起了现在的英国公园,把公园附近的道路进行了扩

建,修了个喷水池,种了草,栽了许多树木,修了甬道。这样以来,住在公园附近的居民们才能够在冬季的中午或是夏天的傍晚来到公园散步聊天休息。有几颗大一点儿的槐树光秃秃的枝干笼罩在树下的石头凳子上。虽然此时还没有发出新芽、长出新叶,但是待春天到来时,过不了几天,它们就会在一夜之间披上嫩绿的春装。远处海湾里的海水也在温暖的春天里变绿,因为海水里生长出许多微生物,什么鱼呀,虾呀等各种水生物也都游来觅食,生长、繁殖……停泊在港湾里的大大小小的许多船只,一条挨一条,井然有序,船上的各种各样的桅杆静静地伸向天际,仿佛也在祈盼春天的到来,以便船主人驾驶着他们出海远游或是捕鱼捞虾。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在很早以前就建立了一座灯塔,指导着远航的船只,据说,这灯塔的历史非常之悠久,可以追溯到上千年以前,那时这里还只是一个一个小渔村。后来,又在山上修建了一座城堡,晚上里面还有士兵把守,以防海盗夜间来偷袭渔村,掠夺财物。

此时此刻,港湾内风平浪静,就连船只桅杆上飘扬的各种各样的小旗子也都垂下了头,仿佛他们忙碌了一整天,现在也要安静下来小憩。

安帕罗感觉有点热,她便解开了头巾,太阳照射着她的头顶,她饶有兴趣地看着人们在跳舞:衣饰华丽的太太们与着装庄重的先生们踏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她发现在这段街区看跳舞的人比跳舞的人多得多。阳光照射到那些穿黑色呢子礼服的男士身上,反射出一缕缕耀眼的光芒。穿绸缎装的女士们则全身闪金光,她们戴着丝质的手套,随着舞姿摆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仅从衣饰与着装上就能分辨出本市年长而尊贵的绅士及政界与宗教界的权威们。市长大人、司法长官、警察局长、大主教。你瞧他们头戴高高的绒帽,手里拿着金光

闪闪的权杖,穿着笔挺的海狸皮大衣,紧随其后的是一群穿着银灰色裤子,脚蹬闪闪发亮的黑皮鞋,戴着洁白手套,打着丝领带的地位显赫的青年。另外,还有几个贵妇人特别引人注目,她们每个人都撑一把绸缎遮阳伞,而她们身上穿的极其华丽而高贵的服装在本地区很难见到,全是从外国进口的,她们便是北部地区时尚的代表——时装模特。当她们走过来时,人们无不睁大双眼跷起脚来好奇而贪婪地观看。

有几个步兵军官与几个骑兵官坐在一条长凳子上悠闲地聊着天,阳光照射到他们肩上的金色军阶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辉,而骑兵军官穿的红色军裤愈发鲜艳夺目,他们腰间别的军刀的刀鞘也熠熠闪光,头上戴的大盖帽子被油漆得亮铮铮的。军官都很年轻而且不乏幽默风趣。不时能听到他们的欢笑。在他们面前有几个漂亮而可爱的小姑娘围着军官们玩耍。几个大一点儿的小姑娘则站在军官们前面,本想拉近与那些颇具吸引力的军官们的距离,却又假装着她们之间在谈论什么。实际上,与其说她们之间在交谈什么,倒不如说她们的注意力全放在军官们的言行举止上。这时候,从不远处的街上传来一声姑娘们颇为熟悉的叫卖声:

“蛋卷,卖蛋卷喽!”

“噢,蛋卷,我要吃蛋卷!”听到叫卖声一个坐在步兵军官腿上的小姑娘忍不住撒娇地说。军官个头不算高,留着八字胡,看上去滑稽有余而威武不足。

“尼西塔,别讨厌了。过来,我把你带到妈妈那边去。”一个大点的姑娘严厉地对她教训道。

“我就要吃蛋卷嘛!”小姑娘伤心地哭着说,使劲地握着小拳头,像一只火鸡,脸都哭红了。

“小姑娘,别哭了,吃蛋卷还不容易吗?”一个长相略显俊

美而又有点女人气的陆军中尉说。他看到那位小天使一边不停地蹬腿一边哭着叫喊，“等一下，小妹妹，卖蛋卷的一会儿就过来啦，我去喊他一声。你看，他过来了。”

“喂，卖蛋卷的，你过来！”陆军中尉波伦扯着沙哑的嗓子喊道。一听中尉那难听的声音，大一点儿的姑娘们都看了他一眼，然后窃笑起来。虽然喊声沙哑，但是卖蛋卷的师傅还是听见了。他背着蛋卷箱子，本想加快步伐，可是力不从心步履蹒跚地朝他们走来。一到他们跟前，就把蛋卷箱放到地面上。这时，那个嚷嚷着要吃蛋卷的小姑娘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她感觉到军官们就要让她一饱口福了。但是大一点儿的姑娘们则羞羞答答，丝毫没有表现出对蛋卷有多大兴趣。因为她们觉得一个女孩子不应该随便接受男士们的馈赠。但是军官们显然更乐于请她们吃。因为姑娘们一旦接受男士们的馈赠，军官们就有理由借口与她们攀谈并进而建立友谊了。果不出所料，军官们个个站出来慷慨解囊，每个人都买回好几个蛋卷分别送给站在他们面前的姑娘们。大姑娘们不好意思接受忸忸怩怩的，一再拒绝军人人们的盛情。有几个姑娘甚至脸蛋儿一下子红润起来，口中不停地小声说：“人家不要嘛。”

有位姑娘看上去十五六岁，挺着高高的胸脯，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微红的嘴唇，俨然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索性往后退了几步，远离那位请她品尝蛋卷的少尉，少尉则大着胆儿抓住了她的手，另一只手把蛋卷儿送到了姑娘的嘴边，并且说：“碰到了你的嘴啦！”这时他又把嘴巴对着姑娘的耳朵窃窃私语：“吃吧，我喜欢你，我要和你交朋友。”姑娘拿着蛋卷一转身便跑了起来，青年军官紧随其后，一眨眼两人便消失在近处的一条胡同里。

卖蛋卷的师傅今天特别高兴，因为那几个军官在姑娘们

面前表现得如此慷慨而大方,他的各种各样的蛋卷一下子卖掉了不少。

就在这时陆军少尉一转头偶尔瞧见对面的一条长凳上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姑娘,瞪着一双贪婪而渴求的眼睛朝他们这边一个劲儿地看。陆军少尉以为她准是馋蛋卷了,心想我何不买一个送给她呢,就打了个手势让她过来。姑娘对这些身着军装的青年军官一方面感到十分好奇,同时又觉得他们无比威武潇洒英俊,当少尉说请她过去一起玩耍并邀请她吃蛋卷时,她耸了耸肩膀,摇摇头,不屑一顾地说:

“我早就吃腻了蛋卷。”

“她是我的女儿,早就不爱吃蛋卷了。”这时卖蛋卷的师傅一边整理着他的蛋卷背箱,一边抬起头对军官说。

“这么说,你是蛋卷师傅的女儿啦。”少尉不无诧异地说。继而又对他同事波伦半开玩笑地说:“喂,波伦,为什么不对这位可爱的小姐说几句亲昵的话呢?”

留八字胡的军官认为这位刚才走近他的女孩是一位具有古典美的少女,有点像考古学家刚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你看那细长而俊美的颈项,还有那透明而硕大的耳朵。听到少尉的评论后,波伦用他那惯常的沙哑声音说:

“我早就发现她的美与众不同了。我看她是马里内达市最漂亮的姑娘。别看她穿得有点破旧,只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发育罢了,对不?”波伦挤了挤眉眼,狡黠地说:

“可是我不要等她熟了才去品味。我要在她成熟之前就先尝鲜。你不要忘记,我是一条狗,嗅觉极为敏锐的老狗。用不了几年,我就会……”波伦又做了个鬼脸,意思是你等着瞧吧。

少尉巴尔塔萨又仔细地打量一下眼前这位少女,对波伦

的预言感到不无道理。姑娘的浓眉下确实闪烁着一双美丽而动人的大眼睛,一口整齐的牙齿宛如牛奶一样洁白,但遗憾的是皮肤有点黑,头发乱蓬蓬的,没有梳理,穿的衣服也邋邋遢遢,一点不洁净。虽然如此,针对中尉刚才的玩笑话,少尉巴尔塔补充说:

“我同意波伦朋友说的,不过说不定这位小姐会给大家带来不快,她很可能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弄不好要扎手的。”

军官们听后,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而此时安帕罗并未太留意他们说的什么,只是说话的那个青年军官引起她的好奇心。

“波伦的艳遇奇闻可多着呢!我们的波伦是一位有名的猎艳高手。”其他几位军官喧嚷起来,因为他们几个并不觉得那个衣衫不整洁的女孩有多么漂亮,关于女人嘛,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喜欢的,别人未必喜欢。

“请你们大家注意”,少尉继续说,“我认为这位姑娘是一颗名珠,两年后她会出挑成一个让我们大家见了她无不垂涎欲滴的小姐。我说你说什么?罗森多小姐。我请你吃蛋卷,而你不给我赏光,让我大失所望……你听着,你到底想吃什么?要什么我都乐意给你买。是点心,还是想吃开心果,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安帕罗不声不响地用手抚摸着头巾玩儿,斜着眼看了看与她说话的那位军官。她并不是一个反应迟钝的女孩,她也感觉到他们在挑逗她。但是,她从内心喜欢听那个青年军官的说话声,喜欢看那身闪闪发光的军服。

“你接受我的条件吗?我说过了,我请你,但是你也得给我点什么作为回报……你可以让我吻你一下吗?”

听到青年军人波伦竟然说要吻人家那位小姑娘,其他的

军官都哈哈大笑起来，“这家伙也真够放肆的了”。这时那些大一点儿姑娘们装着若无其事仍然与军官们攀谈。而卖蛋卷师傅的女儿安帕罗则恨恨地瞪了对她无礼的那位军人一眼，她只觉得无地自容，小脸儿一下子变得红红的，撒腿就跑开了。

第四章 祝巴尔塔萨命名日快乐

堂娜·多洛莱斯的豪宅虽说重新装修后又过了一年,但由于女主人爱好洁净,注意保护,仍然如新的一样。时值一月份,这年的雨水不多,但今天天空则乌云密布,而且刮起了阵阵冷风,真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此地刮起的海风大多为旋风,就像美洲的龙卷风那样。风过之处,把大地上的尘土全部掀起来,什么干草呀,破木板呀,菜叶呀,果皮呀等各种各样的城市垃圾都被卷起来。今天的龙卷风又遇上了呼啸而来的北风,北风给龙卷风助纣为虐,或者说,这两股风相互利用,共同肆虐这片大地。北风呼啸着摧枯拉朽,刮起的灰尘充满了人们的鼻孔,行人连嘴巴也不敢张,而且寒冷的北风像刀子一样刺痛人们的脸颊。天空一片土黄色,风刮得人们不敢睁开眼睛。大多数行走在街上的过客眯缝着双眼,或者干脆全闭上,踉踉跄跄、举步维艰地往家奔跑……

东方三圣节时赶上这么一个恶劣的天气,也真是让人扫兴。传说中的东方三圣骑着单峰骆驼穿越巴勒斯坦来到麦加给圣婴带来礼物,香精、香料等东方特产。有的画家把三圣画成穿着宽大的貂皮大衣,高高的衣领立了起来,也是为了挡风的缘故吧。当然,马里内达市的平民百姓穿不起貂皮大衣,他们许多人都穿羊皮大衣,还有穿呢绒大衣的,呢子大衣也没有的,那就穿件风衣也可以御寒,风衣也穿不起的只好穿短上

衣,短上衣也没有的只好听天由命。

实际上,今天的风又冷又大。遇上这样的大风天,不仅让你很不舒服,简直就是在风口浪尖上与之搏斗。狂风怒吼着在条条大街小巷肆虐。索拉雷斯街是马里内达市坡上区与坡下区的分界线。在这条街上行走的人谁也别想躲过狂风的袭击。你看,有的人身上的披风被刮得绕到了腿上,连步子也迈不开;有的姑娘穿着浆洗得笔挺的呢子裙,被风吹得翻了起来,露出洁白的大腿,有的公子哥儿戴着上等呢绒帽,起初他用手捂着帽子,可是一阵大风把他吹了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帽子也顾不上捂了,结果被风卷走了,他赶紧去追,越追越远,最后帽子被卷进龙卷风的中心,随着风飞上了天。甚至连街两边的楼群也参加战斗,他们呼啸着,水管呜呜地鸣叫,门窗劈啪作响……为什么这里的风最大呢?原来这里两面临海,海上来风其势倍增。

不论天气多恶劣,在坡下区一户富商的豪宅里照常举行着一个命名日庆祝会。这位富商不是别人,而是本地大名鼎鼎的索布拉多·海尔马诺斯。今天,一月六号,也就是说东方三博士的节日同一天,是商贾儿子,也是他家族的唯一继承人巴尔塔萨的命名日。外面的风再大再凶,决不会影响他们的庆祝会。这时,人们正在饭厅里享用饭后甜点。此前他们一道菜接一道菜地也不知吃了多少道味美而又可口的佳肴呢?有海鲜、有烤羊腿,有火腿、火鸡、加桂皮的牛奶蛋糊。最后还有必不可少的命名日蛋糕,蛋糕上面填加了许多大杏仁、核桃仁、松子等孩子们喜欢吃的干果。大人们早就在饭桌上坐得不耐烦了,就更不用说小孩子们了。在今天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他们不停地做着想象得出来的恶作剧,有的相互丢啃过的鸡骨头,有的拿着刀叉当玩打逗,有的把吃剩下的

半拉糖果扔给伙伴……大人们也不知碰了多少次杯,讲了多少祝福的话语,开了多少个令人忍俊不禁的玩笑。此刻,谁也不想继续聊下去。只见肥胖得有点臃肿的索布拉多叔叔用一块餐巾不耐烦在来回地扇风。

这时,家庭主妇堂娜·多洛莱斯太太告诉大家咖啡准备好了,请大家都到客厅去喝。

客厅里灯火辉煌,两个大烛台放在钢琴两旁,一边一个,在客厅中间的大茶几上点着一盏巨大的煤油灯,上面还罩着一个大灯罩。每个墙角的高处都有一支蜡烛照明……总而言之,客厅里灯火辉煌,宛如白昼。这一切都是为他们的儿子巴尔塔萨准备的,因为他们英俊而潇洒的儿子刚从军校毕了业,不久前被授予少尉军衔。所以,为了炫耀他们的儿子,请了所有亲朋好友来参加这个庆祝会。他们是:波伦,还有一个儿子所在军队的陆军少尉,叫巴拉西奥,孀妇加西亚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何塞菲娜和尼西塔。另外,还请了女主人的女儿们的钢琴教师。晚会是在客厅里举行的。虽然组织得不是有条不紊,但这样大家感到家庭气氛比较浓厚,人们可以比较随意地待着。堂娜·多洛莱斯正在餐厅里长沙发上与其妹夫兴致勃勃地大谈生意经。她妹夫块头很大,像一只海豹大口地喘着粗气。家长索布拉多先生正在那儿津津有味地抽着一支名牌雪茄烟。送他雪茄烟的人是波伦,他说这是地道的哈瓦那牌雪茄,是一位朋友去古巴带回的。索布拉多先生一会又端起一杯咖啡呷上一小口,不时地与波伦谈论着军队上的事情。这时有人提议说让何塞菲娜弹支钢琴曲活跃一下气氛,为晚会的主角巴尔塔萨少尉祝兴。她则扭扭捏捏说弹得不好,当着钢琴教师的面更不敢献丑。这时,几个姑娘都起哄,说“快弹吧,怕什么,弹不好钢琴教师还可以指导你哩。”于是她便

坐到了钢琴前,巴尔塔萨十分殷勤地也走过来,准备替她翻钢琴曲谱。就是此时,巴尔塔萨的两个妹妹竟然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何塞菲娜的小妹妹尼西塔正在出洋相,小姑娘的嘴上、手上、鼻尖上都沾满了松仁蛋糕。“你真好看!”洛拉喊道,她是索布拉多先生的大女儿,“你这个小脏猪,瞧你,弄得哪里都是蛋糕!”

“你别管我,我就要自己吃!”小天使不服气地反驳,“我就喜欢用手抓着吃。”一边说,也用粘满蛋糕奶油的手指头从蛋糕上面抓了两粒杏仁。

“你看到了吗?今天的天气有多坏呀!”波伦问加西亚太太,“风把一株电线杆刮倒了,恰巧砸到我们营地的门卫身上,差点把他砸死。太太,您是怎样从家里来到这儿的?”

“天啊!您可以想象得出来!可以说历尽千辛万苦,风那么大,把我的裙子刮得翻了起来,怎么拽也拽不住,就差点把我整个人刮到空中了。”

“谁遇到那么大的风也都无能为力,我也曾经碰到过……”

“我的上帝呀!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刮那么大的风?”

“为的是让人看看您那漂亮的脚丫子……我要是在场,肯定会助您一臂之力的,风就不能把你刮得踉踉跄跄了。”

这时,孀妇加西亚发现点了什么,她觉得应该装着若无其事,顺手拿起眼镜朝杜列里亚斯街望去。何塞菲娜弹起了“欢乐颂”,钢琴声盖过堂娜·多洛莱斯与她小叔子的谈话。

“噢、工厂……工厂倒塌了……抵押……百分之八……与合伙人结算……竞争……”

“何塞菲娜,”孀妇加西亚朝她弹钢琴的女儿喊道,“你这是弹的什么呀?你的老师堂娜·埃尔米塔斯不是让你弹到这

里踩强音踏板吗？”

“这会儿对了。”钢琴老师说，“不过应该从前一个节拍就开始踩强音踏板……再来一遍，从 so la do la do 开始，行吗？”

“瞧她，今天弹得多糟糕呀！我的天！可能因为今天人多。”妈妈自言自语，“在家里一个人弹时，弹得好多了。”

“不过，我照样翻页，我好像觉得她弹得不错呢！”巴尔塔萨笑嘻嘻地说，“你应该用心弹，小妹妹，今天是我的节日，你没有见巴拉西奥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吗？他都听得如痴如醉了。”

“我这是怎么了？”十三岁的小姑娘何塞菲娜叫道，她停止了弹奏，“是你们打乱了我的思维，真糟糕，今天，手指头一点儿不听使唤。我还不能熟练地弹奏这首曲子，而且这个曲谱不是我的……我弹一首别的曲子吧。”

她把头往后一仰，偷偷地看了一眼巴尔塔萨，继而心情愉悦地弹起了《美丽哈瓦那姑娘》。曲子一开始节奏缓慢有点催人入睡，但是不一会儿节奏便加快了，越来越欢快，令人振奋而又激动，之后又慢了下来，令人欣慰而甜美。虽然站在旁边的钢琴老师认为她弹得与原作有些出入，但小女孩的即兴发挥也别有一番情趣，把一个美丽的哈瓦那姑娘的内心世界描绘得淋漓尽致。她一边在弹奏，又好像自己伴着曲子在翩翩起舞。巴尔塔萨看到她这么小小的年纪就表现出风情万种，不仅心潮澎湃，也小声地哼起了歌词：

“当夜晚降临时，皓月照亮哈瓦那，我怀着激动的心，去会见美丽的姑娘……”

或许富商家里欢快的节日气氛感动了上苍，此时外面狂风也变得越来越小。门窗都不响了，玻璃也不震颤了。

然而，突然间听到大雨倾盆而下，哗啦哗啦的雨水打击到

墙壁上,又仿佛用瓢泼到了屋顶上。霎时间院子里积满了雨水,大街也积流成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天河决堤了?

客厅里的人无不感到惊奇。何塞菲娜停止演奏脉脉含情地看了巴尔塔萨一眼。巴尔塔萨则会心地挤了一下眉眼,然后走近窗。加西亚太太放下手中的眼镜,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小姑娘尼西塔手中的一个大杏仁掉到了地上。就在此时,一阵嘈杂的叫喊声盖过了雨点声,从大门口传来,有唱歌的,有打手鼓的,有打响板的,原来是一群小姑娘在这三圣节的夜晚冒着雨来他们家,一方面祝兴,另一方面也希望得到施舍(按照传统今晚是必须给她们一些东西的,或吃的,或玩具),客厅里的姑娘们一听门外有人来,个个高兴得跳了起来,小姑娘尼西塔则高兴得又蹦又跳手舞足蹈。

“这些懒姑娘们就在门口呢!”多洛莱斯太太没好气地说,“洛拉,你出去。”太太朝她的大女儿喊道,“把她们给我赶出门外,那个胡安娜太讨人厌了,就是她起哄带的头,她们也真会挑时候!”

“妈妈,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怎么能轰人家走开呢?再说你没看见下着大雨呀?”大女儿洛拉恳求道,“我去对她们说什么呢?让她们走开?她们会淋成落汤鸡的,你没有听见天河好像决口了?”

“你可真傻!”妈妈气得难以忍受,“让她们继续敲打下去的话,我们可就得非给东西不可了。”

“有什么关系呀?妈妈。”儿子巴尔塔萨开口说话了,今天是我的命名日,又是三圣节。

“让她们进来!让她们进来唱歌,唱祝福三圣的歌。”所有在客厅的小姑娘们齐声说。

“让她们进来,巴尔塔萨哥哥。”最小的尼西塔小姑娘对

富商家的长子说。

“让她们进来吧！咱们瞧瞧有没有一两个长得漂亮的姑娘。”

波伦也附和着说。

这会儿用不着下命令给大女儿洛拉了，她闻声一步两个台阶地跑下楼梯去喊她们进来。

第五章 三 圣 颂 歌

没有多久就听到走廊里一阵阵脚步声越来越近,脚步声并不整齐,而是有轻有重,轻者仿佛没穿鞋子,重者仿佛穿着生牛皮底鞋。同时手鼓也叮咚叮咚地响了起来,响板也呱唧呱唧地打了起来。堂娜·多洛莱斯紧皱着双眉,站起身来。

“我说洛拉……别把她们带到这里呀!为什么不让她们到前厅去呢?会把我客厅的地毯弄脏的!快,快把你们的鞋底都弄干净了再进来!

稍后,一个由穷苦小姑娘们组成流浪乐队来到富商家豪华而不同凡响的客厅前。穷孩子们看到大厅灯火通明、金碧辉煌,一个个都惊呆了,变得缩手缩脚的。她们止住了脚步,不敢贸然前进。这时,洛拉抓住了看来是乐队队长的手,把她拉到客厅中央。

“进来,小姑娘,让她们也都进来呀!快给我们唱圣诞颂歌吧!你们会吧?”

在如此明亮的灯光照耀下,姑娘们的穿着未免显得过于破烂,与周围的环境形成莫大的反差,小姑娘们或许是被北风吹得有点发冷,她们一个个畏首畏尾,愈发叫人觉得她们的长相实在是难看。

裙子底下露出的小腿与双脚瘦得皮包骨头。她们的年龄差别也很大。乐队队长也只有十三四岁,皮肤有点黑,最小的

一个才两岁半，一个个都羞答答的心有余悸，还有一个吃奶的婴儿才五个月，她姐姐抱在怀里。

“你出落得好漂亮呀！”波伦一看到那个脸色有点红润的大一点姑娘惊叫起来，“你不就是卖蛋卷师傅的女儿吗？我们过去见过面的，对吧？”“是的，先生。”她大胆地回答，“我就是。我也认识您。去年有一天过节，我见你穿着军装。”

对穷人来说，没有季节的区别，一年四季，一身装。安帕罗也穿着粗布衣服，而且破了好几处。她头上扎着一条红色纱巾，恐怕这是唯一一件饰物能够说明时光正处在冬天向春天的过渡。除了她头上的这一点点装饰品外，她身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显示出她处在青春期了，细嫩的皮肤有点黑里透红，黑眼珠闪闪发光。

“你怎么样，小姑娘？”波伦亲切地问道，回头瞅瞅巴尔塔萨和巴拉西奥，小声嘀咕说，“你们注意了没有，她就像小辣椒一样，开始变辣了。当然了，不辣人们还不吃呢！你们靠近点，好好瞧瞧吧！”

波伦说着就手拿着一支蜡烛靠近姑娘的脸。巴尔塔萨早就靠到姑娘跟前了，她们已经互相对上眼了。安帕罗发现男青年的脸蛋上的皮肤很细，有点女人气，还留一撇小胡子，瞪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仔细地从上到下打量她，这时，她想起来了，感觉到血液涌上面颊。“您就是我在帕塞奥街上遇到的那位少爷。”她有点语塞地说，“我也想起您来了。”

“我也记起你来了，漂亮的小姑娘”。他也回答了她一句。

“请您把蜡烛放回原处，波伦。”何塞菲娜没有好气地对他说，“您看，蜡烛油都滴到我裙子上了！”

“您瞧瞧，这个姑娘多可爱！”波伦指了指卡米拉，她羞涩

地低下了头，她是个绣花边的姑娘，长相还是满好看的。

“闭上你的嘴吧，波伦！”孀妇加西亚毫不客气地说，“姑娘你过来，让我瞧瞧。是的，她长得挺讨人喜欢的。”明天你到我家来，取一件活，我给你条头巾，你给我绣一绣，绣成克鲁尼式样。“就是用小针绣，听懂了吗？”堂娜·多洛莱斯补充道，“要好好绣，现在你们绣的那些花边太俗气了，线太粗。”

“光线不好，现在的天太短。手冷冰冰的，一上午绣不了多少针的活。我妈妈说，绣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买不到一顿下锅的米。”

趁大人们说话时，孀妇加西亚的小女儿尼西塔从人群中的椅子中间溜到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跟前，小姑娘的怀里还抱着婴儿。“你们看，他多好玩啊！”尼西塔叫道，目不转睛地盯着乳儿，“让我抱抱他，好吗？”

“你抱不动。”抱婴儿的小姑娘不肯让她抱。

“我给奶吃。”尼西塔做个手势。

“是谁教你们唱歌的？”孀妇加西亚问绣花边的姑娘。

“谁教我们？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凑到一起，你唱一句，我唱一句，唱着唱着就学会了，我们照着书上的歌词。”

“你们在一起玩得挺开心吗？”

“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反正是瞎玩呗，天气又冷。”卡米拉回答道。她的说话声挺甜美的，不过有点气喘吁吁了，唱累了。“我们是想帮大人挣几个钱。”

“妈妈，何塞菲娜！”尼西塔叫道，“你看，这个小男孩！让我抱抱他吧！”

这时，大家都转过身去，看到一个小姑娘抱着一个男婴，婴儿用一块破旧的大围巾包着，头上戴着一顶破羊绒帽子，露出的小脸干黄，还有皱折，就像一个小老头的脸，眼圈竟是黑

的，没精打彩地看着周围，嘴上流着哈喇。心地善良的孀妇加西亚惊奇地喊叫起来，把富商索布拉多的姑娘们吓了一跳。

“耶稣啊！小天使，你这么点儿就抱到街上了，天气又这么恶劣！我问你，你妈妈是干什么的？”

“我们在卡斯堤约大街上有个商店……连这个小弟弟，我们一共七个兄妹，我是老大。”姑娘有点歉疚地说，一边哄着正在啼哭不止的小弟弟。

“我的上帝呀！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不哭吗？是不是他饿了？”

“我把头巾的角放到他嘴里，他就吮吸起来，就不会哭了。他挺聪明的，吮吸着布角，他就不出声了。”

其他的姑娘们都笑了起来，洛拉把婴儿接过来抱在怀里。

“真轻啊！”洛拉说，“尼西塔的那个大布娃娃都比他重！”这时，人们都要抱抱婴儿，你抱一下，我抱一下，都说这孩子太没有分量了，营养不好嘛！最后婴儿传到何塞菲娜手上，她刚接过来就给了原来抱着的姑娘，说这孩子身上有一股臭味。

“他们这些人一年也洗不了一次澡。”堂娜·多洛莱斯放低了声音对小叔子说，“这个婴儿是个例外，你看别的孩子不是长得很健壮吗？可我是一点儿办法没有，给洛拉吃什么都不顶用，没法让她胖起来了，你看她瘦得像只小鸡。”

安帕罗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厅，一架铮亮的黑色大钢琴，一面小巧而精致的镜子挂在正中墙上，一个用贝壳镶嵌的屏风，从菲律宾进口的，据说是地道的中国货，墙角上摆放着制成标本的鸟儿，一个镶金嵌银的咖啡壶，配上几个咖啡杯，一套庄重大方的皮沙发……再看加西亚太太的女儿们，一个个穿得都挺华丽。安帕罗觉得什么都那么富丽堂皇，从未见过如此豪华的家庭。除了惊异，她的内心产生一丝嫉妒之情。

“我说，你呢小姐，你干什么呢？”巴尔塔萨打断了她的思维，“你在街上东跑西颠的逛悠吗？这个可不错，我觉得你……”

“你想叫我做什么呢？”安帕罗反问他。

“也去绣花边，就像你的那几个同伴。”

“我可不，我没有学过。”

“那么你学过什么呢？姑娘。针线活会吗？”

“什么针线活呀？也没学过，我才没有耐心去一针一针地绣呢！”

“那么你干什么呢？成天地在街上撒野吗？”

“我能看东西，还会写字。我上过学，老师说我比其他的孩子都聪明。每天我都给我们家对面的理发的师傅读《独立报》。

“这倒不错，再什么也不做了？”

“我会卷雪茄烟。”

“噢！那你是卷烟工人了？”

“不是，是我妈妈教给我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工厂当卷烟女工呢？”

“没有人介绍我去。需要抵押，还得有介绍人。”

“你看，正好这位先生可以介绍你去……喂，波伦，你不是有一个表兄在卷烟厂当会计吗？对吧？”

“是啊，我们是表兄弟，会计的老婆也是好人，她是南方人，是穆尔西亚人，我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太好了！我说，姑娘，你把你的姓名告诉他。”

“对，告诉我吧，我会帮你忙的。能替这么一位讨人喜欢的姑娘介绍工作，也算是我的福分。你注意了没有，她比去年我们见到她的时候俊秀多了！”

“是这样的，不是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吗？”巴尔塔萨十分高兴地附和着说。

“我说，姑娘们，你们怎么不唱歌了呀？”何塞菲娜·加西亚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们说。“难道是来这儿聊天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你们就走吧。光聊天是挣不到一分钱的。”

“来，我们唱歌！”女孩子们一起回答。说完就敲起鼓，打起了响板，齐声唱起了《圣诞颂》，唱得不怎么好听，可是每一个人都扯着嗓子喊，尽力而为之，脸上充满了虔诚。

“牧师来到伯利恒，
大家都靠在火堆旁，
为的是让圣婴暖和，
圣婴诞生在平安夜。”

副歌是这样的：

“敲呀，打呀，三弦琴，风笛呀，手鼓啊，大鼓呀，横笛……”

别提她们唱得有多难听了，一边声嘶力竭地唱，一边敲打着手中的乐器，双脚还不停地跳动，幸好地板木质好，否则都让她们给踏坏了。说来也奇怪，欢快的气氛感染了许多人，在场的其他姑娘们也都跟着唱呀跳呀，一会儿她们围成圆圈，兴高采烈地又唱又跳。然而，那个最小的婴儿则啥也不懂，被他们吓得放声哭了起来，天才知道是被吓的呢？说不定是饿得受不了才哭个不停呢？

你看这些富人家的姑娘，在欢乐这一点上与穷人家的孩子们一点区别都没有，她们也唱也跳，只是因为她们穿着讲究，跳起来比那些穷孩子更好看，她们精心扎的小辫子来回晃动着，她们的漂亮裙子飘悠着，像一只只飞翔的小鸟。小姑娘尼西塔比谁都开心，她抓着那个两岁的小孩的双手，在圆圈中

央扭动着小屁股。波伦则使劲地拍巴掌鼓励小姑娘跳舞唱歌。洛拉趁人不注意时溜出去到了厨房,用裙子兜了一大堆吃的东西给跳舞的小姑娘们。有桔子、松仁、杏仁、蛋糕、饼干、葡萄干等。这可把堂娜·多洛莱斯气坏了,她说:她把餐桌上的东西都拿来了,她给我浪费了多少东西呀!我那是准备给朋友们吃的。还把餐桌上的汤给弄撒了,连她的衣服也弄脏了……”

一边说着一边偷偷地往洛拉身边凑,一下子抓住了她的胳膊,便使劲捏了她一把。这时,巴尔塔萨适时地出面说话了:今天是我的命名日,一年才一次,何必那么较劲呢。父亲索布拉多也出面替他心爱的小女儿解围,说算了吧,拿来就拿来吧,何必扫她的兴呢?一向惯于见机行事的波伦则把这些东西分给乐队的每一位姑娘。只有绣花边的姑娘卡米拉和安帕罗一本正经地说啥也不要。因为她们俩最大,说分给那些小一点儿的姑娘们吧。那些小姑娘们则一下子把东西抢得净光,不管堂娜·多洛莱斯生气不生气。家庭主妇这时没好气地说,好了,东西给你们了,现在请你各自回家吧。她指了指楼梯,姑娘知趣地朝那里走去。

第六章 雪 茄 烟

波伦果真找到他表兄，让他介绍安帕罗到工厂当卷烟女工。表兄找到厂长，厂长欣然同意，就这样尚未成年的姑娘安帕罗当起了卷烟童工。接到录用通知书那天，家里的人在小范围之内庆祝了一下。这就算是相当隆重了，即便是他女儿举行婚礼，庆祝活动也不过如此。母亲首先让女儿到教堂给她的保护神安帕罗圣母作弥撒，这个保护神也是卷烟厂的保护神。晚上请了一些亲朋到家里举行一次聚会。请了对面理发店的师傅，请了姑娘姨妈卡米拉，还请了波雷塔太太，她是安帕罗的教母。先吃沙丁鱼肉馅饼，烤鳕鱼，喝的是卡斯蒂亚牌红葡萄酒，茴香酒，甘蔗酒，最后上了一锅牛奶、土豆、大米三合一米饭。入席的宾客一个个吃得心满意足，酒足饭饱，饭后喝咖啡时，多数人也顾不上体面，当着大家面打起了饱嗝，理发师打了几个嗝后还开玩笑地说，这说明我们大家都吃得饱饱的，据说日本人请客时，客人饭后一定要打几个饱嗝，证明自己吃得很满意。

安帕罗到工厂当卷烟女工去了，没有人给做蛋卷的师傅罗森多当帮手了。他便雇了一个从乡下来的洗衣妇的儿子当学徒工。这个小伙子叫哈辛托，伙伴们因为他长的丑陋，便给他起了外号，叫他“秤砣”。这个男孩的脸庞奇大，颧骨特别突出，小眼睛凸凸地瞪着，与青蛙的双眼没有什么区别，总而

言之，一个典型的乡下人，说多难看也不过分。吃饭时，他站在旁边侍候，最后凡是剩下的饭菜都被他一古脑填进肚子里。人们边吃边私下议论他。你看他那一头长发乱蓬蓬的像个鸡窝，把前额都盖住了，腰上扎着一条羊毛裤带，勒得紧紧的，走路来迈着八字脚，说起话来不清不楚，操着一口浓重的人海口河边渔民的地方音。理发师则是一位见多识广的而且有些世故的人。绣花边姑娘则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她的智商也不过中等。接生婆则喜欢开过火的玩笑，而她自己笑起来也是没完没了，说自己大腹便便就是因为太爱笑了，肚子笑大了，她希望有一天能够笑破它，这样自己也行动方便些。在场的人中，就数接生婆爱拿“秤砣”开玩笑。安帕罗这会才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她也觉得这个人太丑，丑得离谱，头一天晚上，当他帮妈妈翻身时，她还不曾注意到他竟如此丑陋。卡米拉是唯一一个能够不开他玩笑而且能够人性化地对待他，是她耐心地告诉他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是干什么用的。此前他问过好几个人，大家都取笑他，而不对他说真话。出席聚会的人都吃得很开心，他则吃残羹剩饭。一晚上劳累下来，他的骨头架子都快散了，一沾枕头就打起呼噜，一觉睡到天大亮。

安帕罗一大早就起床了。今天是她第一次去工厂上班。走起路来只觉两腿轻松，高兴得哼着小曲。爬上圣希拉里奥坡之后，映入她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她的心此时也像大海一样宽广而心潮澎湃。“我终于可以到工厂当工人了！”她自言自语，“这得感谢波伦，幸亏他表兄的介绍。否则，我是进不了工厂的。”她想：头一天我能挣多少钱呢？不过，我可是没有正式学过卷烟，但是，我妈妈是卷烟工，她早就教给我怎么卷了。妈妈的天赋我是继承下来了，我怕什么！不知不觉中她已经来到工厂的大院子里。工厂远近闻名，谁不知道

这座历史悠久的格拉内达卷烟厂呀？一想到这里，她内心就产生一种对工厂莫名其妙的尊敬与崇拜。主厂房很大而且宏伟。她从小就听妈妈说起过无数次，可以说对它的了解与崇敬由来已久。在此之前，她从未进去过，她觉得砌着高大围墙的工厂很神秘。现在她竟站在它的院子里，真是心花怒放，美不可言！同时她也感觉到工厂威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盲目地服从，别与它争斗，争斗是没有用的。她的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第一次踏进学校大门开始跟老师上课一样，既好奇又崇敬。

她是这样地陷入了对工厂的崇敬乃至于是谁接待了她，是谁把她领到了车间让她坐下来，她都没有注意。女工们一见她进来都抬起头瞅瞅她，“噢，来了个新手。”这一班的师傅站到她跟前发给她烟叶，并且让周围的女工不要嘀嘀咕咕，同时仔仔细细地对她说一开始应该怎样怎样。可是，安帕罗则表现出有点不耐烦，竟至于打断师傅的话说：“我知道怎么做。”这句话招来了无数的眼光，女工们心想，这小姑娘怎么这样不懂事呢？但是，师傅并没生气，只是淡淡一笑，说：“好啊，既然你会那就开始卷吧！”看起来，她卷得相当熟练。但是当她卷好一根把她递给师傅时，师傅仔细看了看，用食指和拇指一捏时，然后卷烟就变形了。气得师傅把那支卷烟扔到地上说：

“你说你会，就卷成这样子，见鬼去吧！”师傅训斥她道，“手指头要用点劲儿，卷紧点才行。你这是卷的什么呀？倒像是一个稻草人。”

“好吧，我照你说的做。”卷烟新手有点难为情，不过她还是反驳了一句，“谁也不能生下来就会卷雪茄烟。”

“那你就虚心点学吧！”师傅严厉地说，同时又拿起一块

烟叶手把手地教她怎么样卷。

学卷烟如同学任何手艺一样,不可能一下子就学会。首先,要把雪茄烟外层小心翼翼地摆在卷烟木板上,然后铺上卷好的烟芯,卷起来,卷得太紧不行、太松也不行,要不紧不松,透气性才好。雪茄烟外层要求很严格,一要有一定的厚度,二要干湿度合适。卷烟最难的一个环节是最后怎样才能把它收好尾。师傅教了一遍后,她就说,“师傅,我会了,让我慢慢来吧!”师傅走后,她卷了一支,卷坏了,偷偷地丢在一边,又卷了一支,还是不行,又丢了。师傅并没有走远,她做的这一切都在师傅双目注视之下。这时师傅走过来,没好气地又手把手地教她。但是,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还从来没有人这样训斥过她。她越想卷好就越卷不好,急得满头大汗。师傅见状说,“这样吧,你先休息一下,在旁边看看其他的大姐大妈们是怎样卷的,然后再开始卷。”

她站起身来喘了口粗气,对师傅说:“师傅,我去趟厕所。”师傅说去吧。来到厕所见没有一个人,安帕罗委屈地用水洗了把脸,这时泪水如同水管里的水一样,止不住哗啦地流出来。在厕所里待了好一会,才返回到她的岗位上。这时,她旁边的一位女工发现她双眼红肿,知道她刚刚哭过了。就安慰她说:“没关系,会学会的,你妈妈就曾经是一位很优秀的卷烟工。我们一开始比你还笨呢。你妈怎么样了?”她揉了揉红肿的眼睛说:“还是老样子,一点不见好,真愁死人。”

过了一会儿,安帕罗就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又卷了起来。工友们看着她,让她慢慢来,一边指挥她该怎么样做。她的心逐渐平静下来,脑子也灵巧了,不一会儿做了几支,师傅走过来看了看说:“还凑合,不过离要求还差点儿,明天你就能会的,要有信心。”

离开工厂时,安帕罗感觉脖子痛,腰酸背痛,指肚发胀。慢慢地她习惯了这种机械性工作,而且过了没有几天,她卷的雪茄烟已经相当不错,师傅称赞她学艺快,有灵气。然而最让她不能忍受的是她坐不住这么长的时间,一天要工作十个小时,太长了,太难熬了。她多么想念那些在大街小巷自由自在而放纵自己的日子呀!大街就是她的家,就是她的天堂。大街上有吸引她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街上那些大商店的橱窗里摆放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她看也看不够,百看不厌;食品部的那些好吃的,她也是经常去光顾,买不起闻一下它们的味道也是一种享受呀!玩具部的许多玩具对她吸引力也不小,她总是在展品前流连忘返。还有街头乐队,他们到哪里演奏她就跟到哪里,以至于乐队有一个老乐师几天见不到她,再见她时问她干什么去了。夏天的傍晚,民乐队以及军乐团都到广场上演奏消夏音乐会。往昔她是一场不落,听着那美妙的音乐,有多享受呀?而现在呢?自从她进了工厂当上了一名卷烟工以后,这一切都享受不到了。

而到宗教游行时,大街更是热闹非凡。圣母给打扮得格外漂亮,抬圣母的人也都穿着洁白的衣服,之后是由姑娘们组成护卫队,一个个也都打扮得庄重而美丽。各个社团的乐队也都倾巢而出,演奏着神圣的音乐,安帕罗则和一帮小伙伴们一会儿跑到前面,一会儿又跑到中间,一会儿又跑到后面,去看热闹的场面。

到了狂欢节时,她更是高兴得连觉也不睡,跟着游行的各种团体转来转去。看到戴大头的团体,她们更是高兴,有时候笑面大头还抓起他们的手拉一拉,说一声“走好运”,还有的社团队伍的花车上,站满了漂亮的姑娘,她们身旁有一筐筐糖果、水果、饼干、点心,姑娘每每见到喜欢的人群就抓几把撒向

他们,同时送去一个个飞吻。她们这帮小姑娘可是抢到了不少的好吃的。有的沿街人家则在自家的阳台上观看游行的人们,还有的也往狂欢的队伍里扔糖果点心之类的东西。

有时候,某一位大官到马里内达市的话,人们前拥后簇,其中必定少不了安帕罗。她可是能挤能钻了。有一次国王来此地,她竟钻进人群中,站到国王旁边。而之后,她就大吹大擂地给其他小姑娘讲自己怎么样得以钻到前头,看得多么清楚。

街上始终有让人看不够的光景,街上始终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大街从不关闭,总是畅通无阻。除了大街,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安帕罗如此振奋如此钟情了。没了大街上喧闹声她会感到寂寞孤独,闻不到街上行走人的香味她会感到吃饭失去胃口。此外,她的肺也非常习惯呼吸街上的清新空气,远不像关在工厂的车间里那样闭塞。工厂里充满了绿烟草叶子的味道,车间里则到处是半干半湿的烟草气味,刺鼻孔,还有人体出汗时发出的汗臭味,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从附近的厕所里发出臭屎味、尿臊味。此外,一间间厂房摆满了各种制做好的卷烟让她看了也不舒服,厂房里一排排货架子又脏又黑她看了也觉得憋气。抬头瞧瞧在她前后左右工作的女工们,只有几张年青而漂亮的姑娘面孔,其他大部分都是中老年妇女,一个个干瘦如柴,皮肤黑乎乎的,一双双粗糙的手,看了就让人恶心。

女工们的脸色,女工们的衣服颜色以及车间的墙壁颜色也不协调。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本色是土色、木头色,一种毫无生气的栗色,死气沉沉的。只有个别女工头戴着一块花布头巾,才使得这车间单调而乏味的气氛增加了些许欢快。安帕罗一点都不喜欢什么黑色、蓝色、土黄色,她特别喜红色、粉

色,有时在这些颜色的厨房面前一站就是几十分钟也舍不得走开。因此,在工厂的头几天,她非常不习惯,简直就闷死了。

然而,这种郁闷的感觉几天就过去了,她渐渐地对工厂产生了好感,渐渐地感到当一名卷烟工自豪,渐渐地融入到卷烟姐妹的大集体中,与她们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首先,她慢慢地与在她身边卷烟的女工们混熟了,其中有一对母女使她更感兴趣。母亲视力不济,可以说是一个半瞎子,还不得不在厂里做活,但因视力不行,只能做包烟的工作,她女儿则专门负责切烟叶。母亲和女儿在工作上这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很让安帕罗感动。她们之间的合作不需要言语,一个眼神、一撅嘴就相互明白了。母亲每装好一包烟,女儿就适时地挪走,快用完浆糊时,女儿便又递给妈妈一瓶。中午女儿把带来的饭分成两份,然后送一份到母亲手上,看着她吃完。

还有一件事情促使安帕罗安下心来在工厂工作,这就是工资问题。工厂实行的是计件工资,每天做多少件完全由自己决定。一开始她老老实实地把每天挣的钱都交给母亲。可是后来她工作熟练些了,做的活多了,挣的钱多了,她依然上交那么多。这样自己手中渐渐有了私房钱,这实在是让她兴奋不已。从进工厂那天起她就穿着厂方发的统一工装;老式蓝上衣,印花布蓝裙子,头上扎一条丝巾。大家都这样装束,她自己也就渐渐地习以为常了。

第七章 序 曲

“秤砣”过了许久才习惯这里的一切,开始时,他总是想家,想他们农村的那个家,那里多好啊,小桥流水,山青水秀,鸡鸣狗叫,乡亲们也不那么歧视他,唯一受不了的是填不饱肚皮。让“秤砣”逐渐安下心来在蛋卷师傅家里打工有两个因素。一是在“使者”街角上的那个磨刀师傅,这人很善良厚道,对他怀有同情心,而且可以算得上半个老乡,他们是邻村人。一有空闲时间,“秤砣”就跑到磨刀师傅跟前。他喜欢听他喊“磨剪子来抢菜刀”,又喜欢看他磨刀时一条腿登砂轮的动作,只要他的腿一上一下地动,砂轮就不停地转,刀碰到磨石上便发出喳喳的声响,他仿佛觉得如音乐一样美妙悦耳,而且师傅喜欢跟他聊天、拉家长,有时候还从裤袋里掏出几块水果糖给他,他感觉磨刀师傅就如同自己的爷爷,打心眼里喜欢他。另一个因素便是这里有个大海。他平生第一次离开山沟,来到这大海边,往海边一站便感到心胸无比开阔,心情无比舒畅。他喜欢看大海上波涛汹涌,一排海浪涌过来,另一排海浪又跟上,那浪涛声又是多么雄壮呀!不同的时间,大海有不同的颜色,上午大海是天蓝色的,傍晚在夕阳的照耀下,大海上金光灿灿,而到晚上,没有月亮时,大海里黑咕隆咚的,只能听到海浪轰轰的响。他还喜欢看海湾的港口上各种船只进进出出,清晨,几声鸣笛响过之后,首先便能见到一条邮船隆

隆地使出海港,之后便是一条条双桅帆船,三角小帆船、大帆船相继而出。待到九十点钟,天不亮就出海打鱼的不计其数的小船相继返回。鱼贩子们早就等在海港边的码头上等着买渔民的鲜货了。

后来,“秤砣”便开始注意安帕罗小姐了。他在乡下时,还不曾注意过女性,也许是自己长大点了,他有意无意地喜欢偷偷地看她那红润的脸蛋、微红的嘴唇,喜欢听她说话悦耳的声音。虽然姑娘一点也瞧不上他,喜欢取笑他,但这有什么呢?人家毕竟是个姑娘呀!是东家的女儿,她父母的掌上明珠呀,在他接触过的人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安帕罗。他的所谓老板罗森多一向寡言少语,而且对他简直是个暴君,不拿他当人待。接生婆佩芭胖得像只大肥猪。对他也是一脸的严肃,他见了她就心中颤颤惊惊,而她还常拿他的缺点开恶意玩笑。每天下午“秤砣”都把一个马口铁园筒斜挎在肩上上,里面装着蛋卷到工厂门口,一边卖蛋卷一边等候安帕罗小姐。门口有许多妇女,都是去工厂接她们女儿的,还有小孩子们,有的去等候家人,有的则是去给在厂子里做工的母亲们送饭的。这些人大多都是穷人,很少有人买他的蛋卷。虽然没有人买他的蛋卷,但是他总是每天都准时来工厂门口恭候小姐。

“秤砣”似乎也有一些生理变化。走起路来依然迈着他的罗圈腿,但是略显文雅,而不像先前那样粗俗了。城市生活的经验告诉他,走路时要学会让人,而不是自己只在大路中央走,旁若无人。“秤砣”现在走起路来尽量少往两边晃。他穿一件蓝上衣,黑裤子,脖子和双手黑黑的,头戴一顶灰色毡帽。理发师刚刚给他把头刮得光光的。

这是夏天的一个傍晚,他正在工厂大门口恭候安帕罗小姐,只见他一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眼睛四处观望,显出很得

意的样子。因为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些杏子,这是他用自己省下来的钱买的。“秤砣”在那里大约等了有一刻多钟,卷烟工几乎都出来了,他就是不见安帕罗的影子。但是,工厂门口还挺热闹,有许多小商小贩在那儿卖东西,有卖针线的,有卖钮扣的,但是卖的最多的是卖海鲜的:一筐筐煮熟的海红,还有卖海胆的,煮熟了以后变成绿色的,全身都是刺,还有卖龟足的(西班牙西北部海的特产),串成了串卖,有卖烤沙丁鱼的,有卖蛤蜊的,有卖鱿鱼串的,各种海鲜应有尽有。这不奇怪,因为不远处就是西班牙西北部的大海,它是大西洋的一部分,那里的海鲜是世界闻名的,品种多,味道好吃。许多外国游客慕名来此一饱口福。虽然这里的海岸风景与意大利的拿波里相似,但此地的海味海鲜却远远胜于那里。不远处的海岸上晾晒着许多渔网,而海面上则有成群的海鸥在飞翔,寻找人们丢弃的海味。工厂的大门外有一个瞎子正在起劲地弹吉他,胡子拉碴的,头发也挺长,他的身旁放着一顶破帽子,路过的人都往里面放硬币。

“秤砣”一直等在那里等安帕罗小姐,但是当他抬头朝海湾望去那一刹那安帕罗走出了工厂,而他却没有发现她。而她从远处早就看见他了,趁他不注意时,像箭出弦一样钻进附近的一条小胡同,胡同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门口长满了杂草。从小胡同她又插到克鲁西罗大街,一直走到圣希拉里奥大道,这才停下了脚步,喘了口粗气,得意地笑了一下。心想,我总算摆脱了他。

“秤砣”也非常执着,不论什么样的天气,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要在下午到工厂大门外去接小姐。有他的陪伴显然不像有一个帅小伙陪伴那样开心,但是“秤砣”也有他的独特之处,使小姐常常乐不可支。“秤砣”说起话来特有意思,有

些音他发不准,往往闹笑话。比方说,他把“有什么好气的?”说成有什么好“吃”的,小姐便笑破肚皮,回答他说:“我吃什么?吃你呀?”“秤砣”则顺坡下驴说:“那你就吃吧!我会挺身而出,让你吃个够。”这样的双关语把小姐弄得很尴尬,便朝他后背狠狠地打上一拳,而“秤砣”心甘情愿让小姐打自己。

不一会儿安帕罗在路上碰上了一群太太。这群人几呼成双排走。走在前面的是年龄小的姑娘们,小姑娘尼西塔打头,她手里拿着一个彩色气球,之后是两个大姑娘手挽着手,都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她们是何塞菲娜·加西亚,洛拉·索布拉多,这两个姑娘都披着大披肩,头上扎着蝴蝶结。姑娘们身后是两个小伙子;巴尔塔萨和波伦,巴尔塔萨这会儿用不着陪他妹妹,他便陪着何塞菲娜,走在最后的是孀妇加西亚和堂娜·多洛莱斯。孀妇穿得很朴素,过去她可是喜欢穿红戴绿。自从有一天堂娜·多洛莱斯对她推心置腹地说:“妹子,我看你以后别穿那么花哨了,人家都在背后议论你呢,不是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吗?”她则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管呢!我才多大呀,就不穿花衣服了。”

话虽这么说,但自那以后,她确实不穿那些耀眼出众的衣服了。

落日的余辉照射到港湾宁静的水面上,同时它也照到巴尔塔萨与安帕罗的脸上。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只是会心地看了一眼,便都装着若无其事地擦肩而过。安帕罗看到青年军官巴尔塔萨依然留一撇八字胡,一头黄发,双目炯炯有神,一身平民打扮,但又不落俗套。姑娘安帕罗,皮肤有点黑,双唇微红,一双水灵的大眼睛,头上戴一条红绸头巾,微风吹动,在她脑后飘飘然摆动。虽然只是相互看了一眼,但这一眼胜

过千言万语，姑娘的心颤动了，小伙子的心砰砰地跳了。这时，波伦沙哑着嗓子小声说：

“你看到她了吗？”

“看到谁了？”陆军少尉巴尔塔萨问，他假装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低头瞅他的皮靴，也为了避开何塞菲娜的询问目光。

“看到了烤蛋卷师傅的女儿了没有？她现在当上了卷烟工”。

“哪一个呀？是刚才走过去的那个吗？”他终于承认看见她了。

“是啊，我是说她。怎么样？我的眼力可是错不了的。”

“我也认出她来了。”何塞菲娜接过话答道，她的声音很高，可以称得上女高音了。

“她连招呼也不和我打。”波伦补充了一句，“也许她没有认出我来。还是我让人介绍她进卷烟厂当的女工呢！那时我就说过，她会出落成一个可爱的姑娘的。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虽然说不上如花似玉可也比较出众，我看还是满可口的呀。你们以为怎么样？”

“我看……”何塞菲娜吞吞吐吐地说，“您别问我，波伦。这类女孩子们，我觉得都一个样，俗气的很，说不上哪个好哪个坏。皮肤都太黑，相貌平平，一点也不优雅。”

“天啊，你说的什么呀！”洛拉·索布拉多不无夸张地说“你是没有注意她呀！她是挺漂亮的，身上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气质。下次再见到她时，你仔细点瞧瞧吧！到时候，我指给你看。”

“你别操心了，不值得，我说过，她是属于做饭的女工那一类女孩，身上有饭菜味。”

巴尔塔萨对她们的谈话一点儿不感兴趣,而且听了有些许厌恶,就找借口换了话题。他们来到一处开阔地面,地上的野草有些枯萎了,周围用木桩围了起来,原来这是一处卖驴租驴的市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毛驴,多数毛驴低头啃地面上的干草,少数小毛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着客户把它们买去或者被租走。不少的卖主坐在河堤上聊大天抽烟。

“少爷,买一头毛驴吧?我的这头毛驴可是棒呀!驴子比马好多了。要不要让小姑娘骑一骑小毛驴呀?它特听话。骑上它好玩极了。来,骑一程吧?”

巴尔塔萨走到小姑娘面前,对尼西塔说:

“骑上一头小毛驴,溜一圈,好吗?”

小姑娘一听高兴得手舞足蹈,马上笑嘻嘻地伸开双臂让少尉巴尔塔萨抱她。少尉把她抱了起来,放到一头小毛驴的背上。小毛驴身上早就备好了一个女用驴鞍。少尉说:“我来吧!”从毛驴主人手里接过缰绳牵着它走了起来,嘴里还不停喊道:“驾,驾。”

安帕罗小姐来到费拉斯大街路口时,已经跑得很累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就在这时“秤砣”出现在她面前,他浑身冒热气,已经是汗流浹背了,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只是瞪着一双企求的眼神,大口地呼吸。安帕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之后便训斥他道: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这个乡巴佬!”语气极为严厉,“你以为我要离家出走吗?那你可要小心了……”

“我——在——那儿。”“秤砣”一个字一个地蹦着说,艰难地喘着粗气,“你怎么不要我陪就走了呀?可能是我在那里看两个小孩子打架时,你出来了,我怎么没有看见你呢?奇怪了。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我怎么就愣是没有瞧见呢?”

“我愿意打哪里走就打哪里走，你管得着吗？你这个赖皮！现在我对你说，我不要你陪我，一见到你我就火儿不打一处来。难道我还是小姑娘，需要你陪呀？见鬼去吧！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去卖蛋卷吧！到费拉斯大街那边去，剧院门口，那里才有人买哩，你这傻小子老赖在卷烟厂门口卖，谁买呀？卷烟女工才舍不得买呢！”

第八章 姑娘价值连城

波伦的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使何塞菲娜与马里内达市所有的小姐们都不高兴。波伦这样聪慧,他是不会搞错的,尤其是关于一个漂亮女人的预言。

女人有点像春天的牡丹花。在冬天寒冷的季节里,我们会觉得所有的牡丹根茎都一样,都没有发芽,毫无生气。但是,春天一到,春风吹拂,大地变暖,万物复苏,牡丹便吐出嫩芽,长出叶子,枝繁叶茂,一夜之间鲜花盛开,使人目瞪口呆,目不暇接,芳香扑鼻,沁人肺腑。安帕罗就是这样的一朵春天里的牡丹花。她的生命春天一到,她的身体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点某些公子哥发现得最早,他们戏谑地对她说:“妹子,你快成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了。”她听后,耳根一下变红,红到面颊,耷拉下眼睛小声嘀咕道:“讨厌死了!”然而,她的走路姿势却愈加妩媚动人,心里则感到很是甜美。有一次,街上一个小痞子看到她,不禁为之动容,脱口说道:“瞧,这妹子,什么时候请你去看戏,好吗?”安帕罗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讨厌的痞子,心里早有准备,待到痞子靠近她,摸她的脸蛋时,她顺势给了那家伙一记耳光,然后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家。但是,她喜欢逛街的本性依然很强烈。在家里她一刻也待不住。总是在街上转悠,要么驻足在时装橱窗前观看,要么就和一帮年龄相仿的伙伴一起唧唧喳喳窃窃私语,议论谁长

得怎么样,什么化妆品便宜,什么衣服时髦等等。

现在也许会有人说,安帕罗家里并没有像样的梳装台,她不会打扮自己。先生,您搞错了,虽然她家里连面像样的镜子也没有,可是她心里有一面镜子,这面心镜比什么镜子都好,都不可替代。她看到别的妇女的梳装打扮,她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打扮才好。安帕罗仍然给她家对面的理发师读报,读的都是当时进步报纸。一天,她想了许久,才忸忸怩怩开口说:

“师傅,人家玛丽亚给一位太太读报,太太还给她小费啦!”

“噢,明白了,小姑娘安帕罗长大了,需要钱了,师傅我给。”说完,便从他的抽屉里取一张2个的比塞塔给了她。“怎么样?够了吧?”

“不要这么多,太多了。”安帕罗说。

“拿着吧,这是这个月的。下个月只能多,不能少。”

安帕罗把这些钱用来买化妆品。日子久了,竟也把她的小箱子摆满了,可以说相当全了,有一把大齿梳子,两把小齿梳子,一把篦子,两个黄杨木发夹,两盒美容霜,一盒粉,一个小粉刷,一瓶女用香水。

原来姑娘长得就不错,再略施粉黛便显得鹤立鸡群了。皮肤光滑而细嫩,光滑得让人一碰就感到痛快,细嫩得让人产生去啃咬它的愿望。皮肤虽然略显黑,但那是一种健康的黑色,比白皮肤更让人喜欢。这种皮肤的颜色是她独有的,谁像她那样每天在阳光照耀下待那么长时间?谁像她那样每天被风吹拂那么长时间?换了别人,皮肤会变得粗糙而干燥,而大自然竟把她塑造得如此完美。她年轻有为,血气方刚,浑身透露一股香喷喷的青春气息。难怪有的青年小伙子说她是由玛

瑙生成的。她红的嘴唇是由朱砂滋润而成。她的颈项是琥珀色,鼻梁像透明的玫瑰色,嘴巴下面还有一颗美人痣,金色的绒毛从耳根到面颊,然后落到上唇上,显得略浓一点,但是恰到好处。

我想如果我是画家的话,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去创造,只需把她的面部画下来就是一幅上佳作品。毫无疑问,由于头油的作用,她的黑头发显得光亮而润滑。浓眉下一双金光闪闪的大眼睛,很是水灵,一对蓝眼珠滴溜滴溜地转。一口排列整齐牙齿,好像由纯白玉构成的,但是她一笑,会露出两只小虎牙,虽然大多漂亮的女人没有这类牙齿,但配在她身上,倒让人感到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看到一位女性有如此漂亮的面庞,谁都会问她是谁家的孩子呀?这是上帝的杰作。但是,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她时,则会发现她的踝骨节和脚腕未免太胖。

许多天巴尔塔萨少尉就没有到工厂门外转悠了,因为他的伙伴波伦被派到南部皇城服役去了,他一个人觉得怪没有意思的。

第九章 伟大的革命

后来在西班牙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持续了七年。直到现在它的影响仍然存在,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这的确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而不是一件小事。史称 1868 年 9 月革命。

西班牙人都蒙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好像是出现了幻觉。这真非同小可,匪夷所思的一场真正的起义,以至于把封建王朝推翻了,国家发生彻底变化。对广大群众来说,尤其对西班牙南部的人民来说这场革命真是让他们彻底翻身了。海军、陆军、进步人士、主张联合的团体都参加到这场革命中来了。而政府首脑与冈萨雷斯·布拉沃王后被迫无奈逃到了法国。但是,大多数西班牙人当时都不是十分清楚,究竟是政府大臣们政变了,还是波旁王朝彻底垮台了。那时,马德里街头到处都是庆祝胜利的标语,但是并没有过多久,全国人民便清楚了:这确实是一件大好事,是真正的革命。不仅皇室成员,甚至君主都将受到审判。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只有极少数大资产阶级保持沉默,七年之后这场革命宣告失败。那些保持沉默的人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这场伟大的政治思想风暴中,西班牙的乡村和内陆城市倾向于支持君主制,而工厂和商业界以及沿海港口的人民则支持共和制。在坎达布连海滨的马莱孔和马里内达等城市迅速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俱乐部,办起了进步报纸,举行各

种游行示威等。从一开始这些地区的人们就非常拥护共和制,支持联邦。专制已经过时,只有联邦共和制才能给人民带来好处乃至幸福。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您有所不知,原来有一位天才作家在稍后的日子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普鲁东没有写那本关于联邦的原则的书,西班牙人是不大会想到还有什么共和呀、联邦的。当然还应给皮·伊·马加尔记上一功,因为他把法国哲学家普鲁东的“所有制”一书翻译成了西班牙语,并写了序,在西班牙大力推荐。这本书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并力求在实践中实现他的主张。

马里内达的卷烟厂是这场运动的中心(现在人们都这样说,这并非是我的杜撰)。从对集体主义的热情支持而产生了政治同盟。卷烟女工们大开眼界,她们对共和思想的了解有如下几种方式:通过口头宣传,那时有宣传队,很时髦;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报纸,每个车间有一到两名读报员,她读报失去的时间由同伴们给她弥补上。安帕罗是很有名声的读报员。她早就有读报的习惯,每天都给理发师读报,使她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她读起报来不但声音悦耳,又有抑扬顿挫。遇到她认为重要的句子或是段落她便重复一下,慢点,以便让同伴们消化理解。进步报纸上宣传的观点她都能理解,也能接受。并且她常常读完一篇文章后,对报纸上阐述的观点加以评论。同伴们参加议论时她就耐心地聆听,然后自己加以补充。渐渐地,她成了卷烟女工们的带头人。那些大姐大妈们都愿意接近她,听她讲对时政局势的看法。

当她把自己的电火花传给伙伴们时,她自己也得到了升华。由于天天读一些报纸,天天关注政治斗争的潮流,使得她渐渐地相信进步报纸上说的话就是颠不破的真理。她对报纸的信任程度就如同村夫对电线杆的盲目信仰一样,从来也不

去问问电线究竟是怎样传递信息的。只知道结果或者说效果好,至于因为什么才这样,他们是打内心深处就没有想到应该去探究。要是安帕罗这位热血沸腾的青年姑娘能够到报社编辑部去瞧一瞧一篇社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她肯定会十分惊奇而感动的。报纸的主编或者著名撰稿人是怎彻夜不眠伏案疾书啃着干面包,困了就一杯咖啡接一杯咖啡地喝,直到黎明前把稿子写完,以便让他们如饥似渴的读者群能够上班时读到它。安帕罗这位热情洋溢的读报员也就理解了下面这些话语和口号:“让我拿起愤怒的笔去声讨君主制!”、“我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共和制万岁”、“如果光凭言语不能推翻旧制度,就让我拿起武器去战斗吧,直到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

有一些报纸在报道某一件事时,往往并不如实地描述,每份报纸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女工安帕罗则并不这样以为。她则是百分之百地相信她所读的那些报纸上白纸黑字表达出来的言语、观点。就这样,安帕罗从嘴里说出来的话与报纸上的几乎别无二致,谈论的事件和地点也都是每天报纸上提到的那些地方。她的口齿越来越清楚,观点越来越像报纸上说的的那样,当然,有一些报纸上的话语,她有时并不全懂,但是她也照搬不误,陌生人听来,好像她就是报纸的喉舌。此时,祖国正处在大动荡时期,人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进去,只有那些偷机分子、机会主义者蹲在阴暗处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安帕罗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炼,简直成了一位演说家,有的伙伴则干脆直接地称呼她“铁嘴”。整个车间都被她的政治热情煽动起来。她之所爱,也是车间女工们之所爱,她之所恨也是她情同手足的伙伴们之所恨。大家都一致反对、蔑视那份主张建立君主制的保守派报纸,称它

为“蠢驴”。我们才不需要“蠢驴”呢！拥戴“蠢驴”的那些家伙，一个个都是阴谋家、野心家，他们都想在官场上捞个肥缺，或者弄个什么驻某国特命全权大使当当。什么布拉沃，普里姆呀，谁替她们想想，他们都想的是自己。假如他们有机会当国王，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这时候，在全西班牙人们对共和制拥护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过去了 1896 年的革命的冬天，1897 年的夏天来到了，革命热潮越来越高涨。马里内达市卷烟厂的女工们个个摩拳擦掌、抑制不住心中的振奋，一场政治大地震就要来临了。但是每当太阳光强烈时候，女工们热得难受，谈话的热情也就不那么高涨了。厂房里的空气有点让人窒息，卷烟女工一个个显得无精打采。工厂的车间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烟草味道。女工们的手机械地动着，此时这个车间卷的是质量差的雪茄烟，味道愈发呛人。女工们郁闷地做着她们必须做的那份工作。工作是如此地单调乏味而又繁重，有的女工竟累得趴下了，脑袋耷拉到卷烟板上。还有的女工困得受不了，索性就伏在卷烟板上睡着了。睡觉的女工比谁都幸福。你看那些正在给烟叶喷洒水的女工吧，她们一条腿跪在那里，右手拿着水管，往眼前的烟叶堆上喷洒水。就这样连续工作几个小时，才能站起身来稍微伸伸腿，直直腰，否则她们一个工作日下来是挣不到几个钱的。在女工们身边有许多苍蝇不停地乱飞，一会落到她们头上，一会落到烟叶上，一会落到她们手上，有时还会落到浆糊瓶上，可就再也不用想飞走了。工厂里苍蝇之多真是难以形容，它们无处不飞，哪里有饭桌哪里就有它们，饭桌上虽然没有什么残羹剩饭，但饭桌上的气味就足够它们吸食的了。还有，因为工厂就在海边，本地人又喜欢吃鱼虾，什么鲱鱼、黄鱼、鳕鱼、鱿鱼，光鱼刺、鱼骨头就

够它们享用的了。天气这么热,谁还有胃口吃饭呀?再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工厂开始让女工们在厂里吃一顿工作餐,那是什么饭菜呀?女工们都习惯地说:“臭鱼烂虾都往工厂送,专喂我们这帮卷烟工。”

终于熬到下午4点,闷热的午后过去了,海风变得稍微凉爽了。轮到她们听读报员读报的时间了。

她们读马德里出版的《新闻报》,也读一份地方报。《新闻报》有时登载一些重要人物的演说,如卡斯特拉的,那时他的演说可是非常有名。他的话语多漂亮,而且措词严紧,一环扣一环,滴水不漏,有的段落像诗歌一样押韵。实际上,他的话,大部分女工都听不大懂,尤其是他文章中提到的那么多外国人的名字,她们听起来都觉得怪怪的。只有安帕罗能够流畅地读出来。但是有些话确实绕圈子,虽然她不能确切地说明其含义,但是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是站在人民这一边而反对独裁君主制。虽然大多数女工对时事政局都不是很明了,但是她们都知道安帕罗的话没有错,她们都反对君主制而拥护共和制。

有一次,她没有读卡斯特拉的演说,而是读了一篇社论。社论很长,涉及许多方面,讲社会正义,工人权利,实行义务教育,工人们应相互支持等等,安帕罗越读越激动,到最后竟动情地流下眼泪,女工们都被感动了,说:“喂,瞧人家读的多好呀!”到最后一段,社论说“一个新的纪元就要到来,人人平等自由而幸福,让我们举起双手欢迎它的到来!”把大家说得都很感动,放下手中的活儿,站起拥抱她,亲吻她,又把她抬起来,举到空中,口中喊道:“安帕罗,好样的,我们的领袖!”

有一次读到一篇关于民防队的建立与作用时,女工们听得特过瘾,她们就像喝过酒一样激动,一个个坐也坐不住了,

人群像海上的浪潮一样喊声震天。人们的愤怒也是相互感染的。虽然，平常这些心地善良的女工们连个蚂蚁也不忍心用脚踩死，但此时她们竟敢要求惩罚那些成千上万的吸人民血的鬼，要求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第十章 政治历史研究

现在地方报纸更受欢迎,而官方报纸则受到了冷落,此类地方报纸难免有点夸大事实,如《联邦之声》,共和阵线的机关报《民主青报之音》、《人民救星》等。由于地方报纸的社论常引导人民讨论某些大家熟悉的大事,更能引起本地读者,尤其是女工们的兴趣。一般人很难想象得出某些文章的题目能够在她们中间引起那么大的共鸣,例如,《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一文。

“喂,喂!别说了,嚷嚷什么呀!”安帕罗刚一开口读此文,她的听众们便抑制不住激动起来,议论纷纷,唧唧喳喳,如同一群麻雀在争抢觅食,“文章肯定地说,大概两天前三名宪警正在‘黎明’咖啡店喝咖啡时与其他人在政治观点上发生了冲突,最后他们中的一个年轻人被一个警官抓了起来……”

“抓起来,太好了,宪警们都是宫庭的走狗!”

“别吵了,闭上嘴巴!”

“该抓!把他们关进监狱里才好呢!……”

“不过,能随便抓人吗?不违法呀?”

“什么随便抓人,他们正在值勤,为什么钻进咖啡店喝咖啡,还和群众争论……”

“后来他们的上司出面说情,才把那个人放了出来。从

此规定执行公务的宪警不能进‘黎明咖啡店’，也不许进‘北方’，什么咖啡店也不能进。”

还有一篇文章说某某宪兵队“侵犯人权”，无端地干涉咖啡工人的事情……

“把咖啡工人赶出种植园，他们吃什么呀？”

“他们倒是干多干少都有固定的工资……”

“宪警们干的这些坏事真是没法形容，太过分了。现在不同以往了，‘自由’的伟大旗帜会保护我们的……”

“对，对，我们要平等自由！”

“我同意，一定要争取自由和权利！”

“有了自由，让非正义见鬼去吧，自由万岁！”

“那些独裁者们肯定坐不住，他们感到屁股底下起火了，肯定要动用武力干涉的，他们会乱杀无辜的，这种事情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专制者还以为是在奴隶制社会呢？奴隶主要是高兴的话，他们竟有权剖开奴隶的肚子，把肠子拿出示众！今非昔比了！”安帕罗说。

听到她这么说，人人都喊叫起来，说还有这样的事，太残忍了，但是也有不支持安帕罗的人，就是那些年纪大的女工，她们一个个循规蹈矩，胆小怕事，从没有见过这样喧哗的场面。一个年纪大而又有些耳背的老女工，高声问道：“你们说什么呀？还有这样的事！”

“上帝啊！太骇人听闻了！”

“我从未听说种事！”

“开膛，那不是开人的膛吗？”

“只要有天主的地方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那些可怜的奴隶呀！”聋大姐问道。

“是呀，你感到不可思议吧？还有更糟的呢？”安帕罗说，“开奴隶的膛，为的是用人家的血去暖和主子的脚……”

“上帝呀！你别再说了！”

“我胃里的东西都快要翻出来了。”

“太可怜了！”

“什么时候能成立起联邦政府，让那些暴君都去见阎王爷！”

在安帕罗的那个车间里有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不论什么消息她们都能从自己的立场上去理解，去评论。有时安帕罗给她的听众打手势，意思是不要嚷，她要给大家讲一件振奋人心的消息，然后慢慢地轻声说：

“我们处在一个历史重要关头。说不定哪天历史的车轮就会倒转……”

“我说，现在这种局势由坏人操纵。”

“我们期待的新时代会到来吗？”

“现在还不会，不过快了。马德里那面情况更好，对我们有利……”

“让天雷劈了那些坏蛋、吃人肉喝人血的家伙们！”

“喂，不要嚷了，闭上嘴，听我说！”

“从革命的头一天起，形势就应当有利于我们，可是太曲折了，斗争太复杂了，现在看来曙光就在眼前，但是我们还要战胜许多困难，还有许多隐藏敌人……”

“隐藏的敌人？你告诉我们，都是什么人？是市长他们吗？”

“他还算不上，不过他是王后的表弟，与王室穿一条裤子……”

“我是指法国那边，就是拿破仑，他们容不下一场革命。”

“你们听，报纸上这样说的：‘他们正在窥测革命的进程，很可能出奇不意地策划一次政变来扼杀革命。但是，我们要保持警惕，不能坐以待毙，尽管有这么多反革命，革命终究会排除万难，会取得胜利的。’请大家注意：千万提防那些隐藏的反革命，他们像饿虎扑食一样，一旦他们得逞，他们是不会轻饶我们的。”

“你说得好，说得对，比方太棒了！”

“饿虎正在那里窥测机会呢！都给我听着，下面这样说：‘最危险的敌人是那些妄想通过革命这么一场运动，达到政权的顶峰，他们把革命当成了台阶往上爬，他们要是背叛自己的理想，扼杀革命可是再容易不过了！’”

“说得多好呀！我也常对你们这么说吗？”读到这里，读报员安帕罗插话道，摸了摸她自己手上的水泡，又继续说：“最危险的敌人是来自革命阵营的上层……就在宣布共和国那天，波旁王朝已经对我们的共和国恨之入骨了，他们早就瞄准了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必须予以除之而后快。我要是当了头儿，我会马上颁布一道法令……”演说家这时伸开右手用一支雪茄烟做写字状，“我宣布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我利用我手中的权利宣布所有的将军、统治者、内阁大臣们以及一切有权有势的人都从他们的位置上滚下来，让位于我喜欢的人。”

“太好了！太好了！”

“就这样干吧！”

“就这样定了，我们就听你的！”

“我说，姐妹们，你们都知道有些官员就是专制政府的人，他们一点也没有变化，跟过去一样。要他们干吗？”

这时，鼓动演说家安帕罗放低了声音，下面的听众开始嘀咕什么。只见这一班的班长师傅，走过来，她高高的个子，块

头很肥大,平时寡言少语,常常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持冷漠态度,她严厉地说道:

“每个人都去干与她自己有关的事情吧!手中的活儿不能停下,快卷你们的雪茄烟吧!”

“我们没有说坏事情。”安帕罗辩解。

“说坏事情好事情,我不加评论,但是最近你们大家都有点心不在焉,干活粗心大意,一心不能二用,你看你们干的这活儿,多粗糙,能骗得了我吗?就算我放你们一码,交活时质检员也不会放过你们。怎么办?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

班长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一个个都低下了头。女工们知道这几天的活儿也确实没有干好。班长难道说得不对吗?有什么办法呀?那就等着受罚吧!

第十一章 纸 烟

安帕罗想换一个车间工作,便提出申请到烟卷车间去,她喜欢卷纸烟的工作,又喜欢那里的伙伴。

雪茄烟车间在纸烟车间的下面,但纸烟车间与雪茄车间大不一样,可以说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从卷纸烟的车间窗户上能看到外面大海景色很美,还有不远处的山景令人赏心悦目。从大窗户上射进的阳光,使纸烟车间的光线充足,空气流通。这个车间的屋顶很高,大梁都是铁制的,十分牢固,横梁是木头,一进去使人觉得它的建筑风格有点像教堂,大屋顶下有几个分隔间,那里的光线不太好,但是因为人数少,倒也不觉得憋闷。不像下面卷雪茄烟那一层,人拥挤得很,空气又不怎么流通,光女工们呼出的气散发不出去,就让人受不了。

同样,纸烟车间的工作也是更细致而干净,颜色也悦目,使人觉得阳光把墙壁照射得玲珑剔透。卷烟的纸又白又洁净,烟盒的颜色有黄的、蓝的、灰的,看了也让人舒服。

纸烟车间里马里内达市的女工占绝大多数,几乎没有乡下姑娘。因此,在这个车间里有许多身材苗条而又光彩照人的女孩。而在楼下的那个卷雪茄车间里,大部分女工都是当了妈妈的妇女,他们来上班只是为了给孩子们挣口饭吃,哪里还有心思去关心自己的穿着呢?家务活本来就很累,上班时

还要聚精会神地工作,一个个累得体力都透支了。即使这样也难免使他们不牵挂丢在家里的孩子。有的人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照看,有的妇女索性把她成群的童子军锁在屋子里。有一位妇女,乳房高高隆起涨得难受,不时用手去抚摩几下,乳汁自然往外溢,而她的出生刚一个多月的婴儿待在家里饿得嗷嗷待哺。楼上的姑娘们情窦初开,一个个都知道把自己扮得入时一点儿。头发好的姑娘们在头上别几个颜色鲜艳的发卡,身材苗条的姑娘则穿一件紧身上衣,突出那些应该突出的部位,皮肤白皙的姑娘则在脖子上系一条蓝围巾,分外引人注目。

幸好安帕罗到了这个车间,她自己早就认为卷纸烟车间应该有她一席之地。她在这个车间很快便受到同伴的欢迎,而且交上了两个好朋友:其中一个处处护着她,名字叫瓜迪亚娜,因为她就出生在本市的守护神瓜迪亚教堂门口。她自己说总有一天会交上好运的,当然也说不定是在阴曹地府,而不是在今生今世,因为自从她来到人世间就没有过上一天舒坦日子。还在她只有十岁的时候,父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撒手人寰。他们便成孤儿,兄弟姐妹一共四个人,她是老大,下面有病病歪歪的两个双胞胎弟弟,一个患有癫痫,一个患肺结核,两个弟弟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刚三岁,得的是佝偻病,而且还是个聋哑人。年少的瓜迪亚娜便承担起照顾三个弟妹的重任,做饭、洗衣、采买等等。那时候她经常待在瓜迪亚守护神教堂门口向前去拜神的人乞讨。她把要来的剩饭剩菜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有时候,天气好时,干脆带上他们一起去乞讨。她自己则经常就着水啃干硬的面包。突然,那个患癫痫病的弟弟头上长了个大疱,越长越大,她找医生给看病,医生说,这病谁也没法治,听天由命吧!不久后,那个头

上长瘤子的弟弟便死去了。医生是个好心人,是大善人,不仅不收她的钱,还对她们的处境极为同情,并且托了熟人,把她介绍到卷烟工厂,于是,也便十分荣幸地当上了一名卷烟女工,瓜迪亚娜本人高兴地说:“我就像一步登天了。”工厂对她来说,如同衣食父母。从那时起她的弟弟妹妹们的命运改变了许多。她工作起来特别卖劲,从不知道累,因此她挣的钱比谁都多,用这些钱给弟弟妹妹们买生活日用品,还给他们买零食吃。夏天买水果,秋冬天买栗子和甜食。安帕罗也显得慷慨大方,只要“秤砣”来到工厂门口,他的背箱里还有蛋卷的话,她就毫不客气地倒个净空,让瓜迪亚娜带回去给她的弟弟妹妹们。整个车间所有的女工对她的处境也都表示同情,异口同声地说:“幸好那几个小家伙命运好,要不早就饿死了!真是老姐比母呀?”大家都力所能及地帮助瓜迪亚娜。瓜迪亚娜不仅承担起拉扯弟弟妹妹过日子的沉重负担,还对其他女工表现出同情怜悯之心,她说:“别人都帮助我,我也应该帮助别人。”有一次,一个女工友死了父亲,她还给那位女工口袋里塞了一些钱,说:“别嫌少,拿着吧!我的一点心意。”

安帕罗还有一个亲密伙伴,也是住在马里内达市老城区。工友们都叫她“银鼠”,因为她个子小小的,小巧玲珑,虽然三十岁左右,可是她总是穿一些颜色鲜艳的衣服,又活泼可爱,显得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大家叫她“银鼠”,她一点也不生气,实际上她的名字叫阿娜。别看她矮小,她可是有个性的女孩,没有人敢欺负她。她的手虽然又小又瘦,干起活来特别麻利,她的工作是负责把别人卷好的烟卷往木板上摆放,她摆得比谁都快,因此她挣的工资也比别人多。除了给家中一小部分外,剩下的大部分都归她自己花销,买零食、买化妆品和衣服,她说话尖酸刻薄,但是也很有分寸,可以说她不失为

一个有一定教养的大姑娘。除了工作与爱好买衣服,她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她有一种“辣妹”式的性格,年近三十而未嫁,恐怕与她那有点孤傲的性格有关。她总把自己的较好的社会关系挂在嘴边:一个表兄在“工业家俱乐部”当秘书,一个姑姑是布匹商,在埃弗伦大街有她的布店。她的许多女朋友都开裁缝铺,有几个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高级裁缝。此外,她对本地的那些公子哥儿小姐少爷们也略知一二,对他们干的那些事她是早有耳闻。

三个伙伴都坐在靠近窗户的位子上工作,这是一扇很大的玻璃窗,不远处就是海港。玻璃虽然有些脏,但由于天气晴朗,金色的阳光照射进来给人一种明亮而舒畅的感觉。三位年轻姑娘都正在兴致勃勃地做着各自的活儿,偶尔能听到邻近车间有节奏的切割烟草的声响。只见姑娘们的手动作很快,一支支烟卷一眨眼就卷好了。三个卷烟工的工作效率都不低,说不上谁更快更慢来。但是,就在她们旁边有一个年仅八岁的学徒童工,坐在一个垫子上,不声不响地低着头闷闷不乐,笨手笨脚地卷着纸烟,卷了一个多小时,也卷不了一打烟卷。瓜迪亚娜正在非常耐心地教她这样那样用手劲。这个小姑娘使她想起了自己的聋哑小妹妹,对她备感同情。这时“银鼠”一边做着手中的活儿,一边给她讲自己的所见所闻。有一天,她们谈论起姑娘聚在一起时经常谈论的话题。“银鼠”不打自招地说,她曾经爱过一个海军上尉,那时俩人经常约会。她又问瓜迪亚娜恋爱过没有,瓜迪亚娜声明道:她可从来不敢想交男朋友,对她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谁愿意取一个媳妇带上那么多小弟弟妹妹?她怎么能自己去结婚而丢下弟弟妹妹不管呢?就算是塞拉诺(当时很有名的一名进步将领)将军提出向她求婚,她也不会答应的。有不少的人对

她提起过此事,也有不少男孩子追求她。但她说,她压根儿就没有想要结什么婚,难道把弟弟妹妹送到孤儿院吗?天哪,我可做不出来!更不用说为了开心去交那些不三不四的男朋友了。她还说,圣母玛丽亚是她最信得过的朋友。受到伙伴们推心置腹谈话的鼓舞,安帕罗说有一个少爷是个军官曾经跟踪过她多次。

“我知道他是谁。”银鼠尖声叫道,“他是索布拉多家的。”

“是谁告诉你的呀?”安帕罗惊奇地问她。

“她什么都知道。”阿娜一本正经地说。

“不过,我说亲爱的,你疯了?那小子只不过拿你消磨时间,玩玩你罢了。他们索布拉多家的人,从老子到儿子可是知道怎样与女人周旋!我太了解他们了,对他们家的人,我比谁都清楚。因为给他们家的人做衣服的裁缝是我的一个要好的女朋友的姐姐,那位女裁缝师傅说,他们家的人都小气,抠门。他妈妈和他叔叔更是小气得很,别人喝他几口白开水他们都心痛。他老子倒不像老婆那样,但是他是个窝囊废,怕老婆,你们知道她惧内惧到什么程度吗?连切块面包吃都得请示老婆。为了给她的女儿们做身衣服,提前六个月就开始算计了。让做衣服的人早早就到她家,不到天黑不算数。有一天请客人到家去,都是在沿街货摊上买些便宜货招待客人,从来不下厨房做几个像样的菜。她可是爱财如命。

安帕罗听傻了,这与她的慷慨大方差得太远了。怎么越有钱越抠门,越铁公鸡呢?

“他妈妈表面上笑嘻嘻的,人称笑面虎。从不让一般的姑娘踏进她的家门。还是大醋坛子。给她们家做衣服的女裁缝,做了两次就受不了,不再去啦。他们家就大女儿是个好人。”

“有一次还给我们糖果了……她看起来满和善的。”安帕罗想起东方三圣节那天见过她的样子。

“大女儿呀？她确实心善……但是家里的人都不听她的。二女儿跟她妈妈一样，小抠门。有一天，大人问她长大了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猜她说什么来着？人家说：‘我和叔叔伊西德罗结婚，他最有钱……’他叔叔简直就是一个又丑又胖的猪！”

瓜迪亚娜听后笑破了肚皮。安帕罗想起了她在报纸上见过的一句话，便脱口而出：

“利益可以驱使人放弃道德，或者说见利忘义。”一边摇头，“我是说着玩的。”

“对，对，一点不假，利欲熏心吗！他们家的人都半斤八两，说不上哪个好多少，不过，我说的话不包括追求你的那个少爷。你知道他同时在打堂娜·加西亚的女儿的主意吗？那个女孩可非同一般，她早就想攀高枝了……怎么，你不喜欢听我的这些故事？”

“我是不喜欢听。”安帕罗生气地说，“你还以为我迷恋上那个公子哥儿了吗？见鬼去吧！真是可笑至极。继续讲下去呀，这样时间过得更快。”

“我对你们说，那个叫巴尔塔萨的可不是东西，他追求堂娜·加西亚的大女儿，只不过是出于好奇，想品尝‘小鸡’的味道。堂娜·加西亚太太陷入了马德里的一场官司中，她的男人曾经当过经纪人，让炒股票的人给套进去了。总之，谁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获胜她会变成百万富翁，索布拉多太太让她去找堂娜·梅林德里托斯，如果败诉了就溜之大吉……瞧，他们是些什么货色的人呀？”

安帕罗低头不语，心里老是想着一只“银鼠”说的巴尔塔萨的

事。瓜迪亚娜直在胸前划十字。

“说到底，堂娜·加西亚也挺可怜的。”瓜迪亚娜自言自语，一个女人，怎么能经受起这样大的打击呀？

“那么，另外一个家伙怎么样？你们知道不？”“银鼠”继续反问他们俩，看来她是下决心把她知道的事都抖出来。“我是说那个留八字胡的家伙，他讲起话来不清不楚，嘴里像是含着个铁球似的。”

“噢，我想起来了，我听别人叫他波伦，对吧？”

“就是他。一个讨厌鬼，见了女人就拉不动腿，他总能找到话儿与你搭讪。但是，没有哪个女孩喜欢他，他太俗气！”

说到这里，“银鼠”停了停，看了看安帕罗的神态，又补充道：“你还有一个追求者，你不说就是了。”

“谁啊？你这个家伙，别胡编乱造。”

“就是那个卖蛋卷的男孩呗，从他看你的眼神我就能猜出八九不离十。”

“啊！你说那个畜牲！”安帕罗惊叫一声，“那个丑八怪！求你，宝贝，别给我提他了。”

第十二章 那个畜牲

那个畜牲干起活来可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干得快而利索。要不是他的话，谁去干所有的家务活儿呢？主人罗森多一天天衰老，体质也大不如前，只有那个瘫痪在床上的所谓家庭主妇的病情一天天见好点。她躺在那里看着自己的丈夫吃力地干活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日子久了，没有丈夫的体贴与温存，她未免感到孤独。罗森多师傅已经干不大动重活了，只有在重大的节假日时，因为需求量大，销路好，他才烤一些，让“秤砣”上街去叫卖。幸好，家里还有“秤砣”，烤蛋卷的活儿他也能干了，即使这样老师傅还是受不了火烤，只感觉一进那烤房便喘不上气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家要是没有‘秤砣’，‘地球’真的就不转了。”“秤砣”一呼百应，简直成了万应药方，家里的什么活他都能干。他头顶星星就起床，开始一天的劳作……，先把蛋卷摆进背箱里，然后拿起扫帚把院落和门廊扫干净，把厨房收拾干净，把炉底下的柴灰掏出来，堆到院子的角落里，继而马不停蹄地到水站去打水，到码头边上的市场上买回沙丁鱼，洗干净，煎出来，把汤锅放在灶头上……总之，所有的家务活全由他一个人干，甚至包括一些女人们干的活儿，他都能做。在他的腰包里装着针、线，哪里破了，他就立马缝一缝，掉了扣子他就钉上，甚至他穿的那件破衬衣破了个洞，他也能剪块布，打上个补丁。只是没有小姐的盼

咐,她从不踏进她的闺房,他感到那是一处禁区,男孩子是不应贸然闯进去的。他帮卧床的太太翻身扶她坐起来,然后把她弄到破沙发上靠在那里休息,迅速地把她身子底下铺的垫子拿到院子抖一抖,再铺上,整理一下女主人的卧室,再扶太太躺下……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小雇工如此听话顶用而又不可缺少,却受到虐待、斥责,甚至侮辱。随便犯一点小错,主人们便对他大发雷霆,没完没了地斥责、辱骂。“秤砣”成了名符其实出的出气筒。

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如果发生在穷人对穷人身上会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秤砣”就像一头驴子那样被他的主人役使,不仅无休止地干各种活计,还受到男女主人的欺凌,简直还不如一条狗。狗只要对主人摆摆尾巴,主人还会可怜它,给它点好脸色,甚至给它几块骨头啃。

有一天,卖蛋卷回来晚了。当“秤砣”朝女主人床头走近时,准备把口袋里的零钱掏空交给她时,正好安帕罗小姐也在那里,小伙计一进门,她就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怪味,小姐马上捂着鼻孔叫了起来:

“你快滚开!你身上散发出一股臭味道,让人受不了!快滚!”

“秤砣”被弄得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

“你身上这是什么臭味?你这小子,干什么坏事了?”瘫痪妇人追问他。“是不是你抽烟了?是劣质雪茄味?”

“不是,妈妈,是酒味!”安帕罗斩钉截铁地说。

“酒味!”瘫痪妇人大声惊叫起来。因为本地人确实有喝酒的习惯,但都是成年男子汉,谁见到小孩子喝酒呢?“肯定这个小崽子喝酒了!你这不是找死吗?”

“我，可是我没有要……”小伙计结结巴巴地说，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知道自己犯了大错，这会儿可闯下祸了。

“你，你怎么的？你敢说你没有喝吗？”瘫妇人更加火冒三丈，“你过来，靠近点，靠近我点！”“秤砣”颤颤惊惊地走近她，“给我大呼一口气！”小伙计便大呼一口气。“再使劲呼、使劲！”“这时瘫妇人一把抓住他的乱蓬蓬的头发，闻了起来，真的，一点不假，这兔崽子身上有一股酒味。“你到哪家酒馆喝酒了？快给我说！”

“我——，我没喝烈酒。喝了点……”

“今天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我说实话，太太，您别急！在埃尔达酒馆门口碰到了一个熟人，他是个当兵的，对我说：咱们去喝酒怎么样？少喝点，没关系。于是他就拉拉扯扯地把我拽进了埃尔达酒馆，我就喝了……”

“你闭上嘴吧！看你喝得满身酒味……下次，你要是再敢喝酒，我就告诉罗森多，用皮带狠狠地抽你！你这个小崽子，胆子越来越大了，竟敢喝起酒来！人家怎么不请我呢？今天请你喝酒，明天还不知要你干啥哩？滚开，看见你这个样子我就烦。”

安帕罗代替母亲一把把他推到门外的黑暗处。不久，“秤砣”便蜷缩在角落里躺下了。他毫无抗争命运的能力，只能顺从地听从主人的安排。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些许遗憾，因为从今以后不能接主人家的小姐，不能再看她一眼。现在他只要能看到小姐心里就舒坦，就像过去看磨剪刀师傅的那个砂轮一上一下地转动一样，他感到很好玩儿。

他听到小姐讲话那么自然悦耳，就感到心里很舒服。他们乡下人哪有讲话这么好听的姑娘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

情呀？小伙计自己说不清，但旁观者一看就知道，这叫单相思、单恋。他想起小时候在乡下，怎样和那些小姑娘们逗着玩。有时候轻轻捏人家一下，有时候弄个树条从背后蹭一下小姑娘的脖子，小姑娘生气了，就去追赶他，有时候，故意在走路时给小姑娘下个绊子……但是，对安帕罗小姐，他从不敢动手动脚，而小姐却经常推搡他。推他不是和他逗着玩耍，而是每每生气时，就推他，但是，对他来说，生气也好，不生气也罢，奇怪的是这样一位年轻姑娘的肢体一接触他，他就周身过电……

然而，对安帕罗而言，她是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一个地地道的城市姑娘，她怎么能看得上一个乡巴佬呢？她都从来没有正经看一眼小伙计，她认为他是一个白痴，一个只知道干活的畜牲。安帕罗一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瞧不起他的大嘴巴，瞧不起他的小眼睛，看不惯他的走相，恶心他大口大口咕咚咕咚喝汤的习惯，看不惯他邋邋遢遢的作风……尤其叫安帕罗大为不快的是他竟然不理解不支持姑娘的政治抱负，他竟出言不逊地说：“你干的这些事没有谱儿，迟早有一天警察会找你麻烦的，说不定会把你抓走关进监狱……”

第十三章 从城里来的女工与 从乡下来的女工

安帕罗还发现工厂里从乡村来的那些女工对联邦制度不太热情,不大支持。她们持怀疑态度,甚至有时还对共和制表现出些许敌意,有些女工摇头晃脑地说,共和制能让我们摆脱贫穷吗?有几个甚至简直就是反动分子,公开反对共和制。总体来说,她们持农民特有的那种悲观主义、宿命论观点,因为他们从祖辈以来就世代受穷,她们不相信变革,即使发生变革的话,她们的命运只能变得更坏。这帮女工的爱国热情实在是难以点燃起来。她们坚持做什么事情都要四平八稳。只有当她们看到农民们少缴赋税,而耕种的土地上打出了更多的粮食时,她们才会相信世道真的要变了。因此,她们在工厂里名声不太好,城市的人说她们贪婪、吝啬,爱钱如命,利欲熏心,为了能挣几个小钱,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城市的工厂。但是,与乡下女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从马里内达市区招来的女工们则胸怀大志,思想先进,受的教育比乡下女工多。虽然女工们之间有这些差别,但是面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她们的态度转变得也很快。安帕罗从报纸上看到的几句话很能鼓动她们热情,她对她们说:“以后不要缴税了!”所有的女工,不论是从乡村来的,还是从城市来的都激动得敞开心扉,支持共和制。

假如共和制真的像一些主张共和的报纸上说的不要缴人头税,我们举双手拥护,为了它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在纸烟车间里,虽然有许多年轻女工,她们用不着缴人头税,但是只要一提取消人头税,个个都举双手欢呼。

“你们看”,安帕罗说,“现在的当局把母亲的儿子强行征兵出去被发送到前线,为国王去打仗,当炮灰,值得吗?所以,我们要共和制度,共和制度是民主的,是神圣的,实行联邦共和制后,马里内达也就成了省会,维拉莫达也是省会,还有东边的阿德帕达也将成省会,对大家都有好处,只有马德里不高兴,马德里的那些高官们就喝不到我们的血啦,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中央集权制分权,也就是说王权,国王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快要完蛋了,马德里就不能对我们发号施令。现在马德里的权贵们不是靠我们大家才能生活得那么奢华吗?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们身上的肉就不是人肉了?姑娘们,难道没有必要砸碎套在我们脖子上的枷锁吗?姑娘们,行动起来吧!”

对当时西班牙政府的两种形式,我们的演说家安帕罗是怎样形象化地解释呢?她看到报纸上配有说明的两幅讽刺漫画,觉得很有说服力,于是她说:君主制就像一个衰老的老太婆,满脸皱折,鸱鸒鼻子,弯腰驼背,身背紫色斗篷,拄的拐杖上鲜血淋淋,她的身边布满了刺刀、枷锁等刑具;共和制就像一个年轻姑娘,体格健壮,血气方刚,身穿白色长袍,头戴天蓝色帽子,左臂上挎着一个象征丰饶的羊角,从羊角底部冒出一条条铁路线、蒸汽机等现代科技,周围都是鲜花与钱币。当她讲到高兴处,把披肩横挎在身上,把红头巾往后一拽,显得无比优雅,仿佛她自己就象征着年轻的共和制一样。只是可惜,现场没有一位画家,否则那可是一幅美丽的画作呀!

于是,这位姑娘逐渐地成了一个政治人物。马里内达市的居民们开始认识她了。有一次,在马约尔大街上,听到车上的人这样的议论:“就是那个漂亮的女卷烟工,她鼓动大家起来造反!”在她居住的那个区里,人们也都不停地议论她,连对面理发店里的那个小学徒工,见到安帕罗路过时高喊:“共和制万岁!”还有一个老太婆看到她打自己门前过时,沙哑着嗓子对她喊道:“祝你好运,姑娘,愿你成功!”安帕罗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喜欢逛大街的野姑娘变成了卷烟女工,从女工到读报员,从读报员到演说鼓动家并非一朝一夕。她是在实际行动中逐渐被人们认识的。发生的这些事还不到一年,至于今后怎么样,谁也不敢预言。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推动运动。我们的这位女演说鼓动家已经把她的双脚深深地扎进这场运动中去了。天天都参加群众和平游行,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在西班牙和法国边境上,已经有卡洛斯派(保守党)在集结了,他们勾结外国势力,企图向联邦共和派发起进攻。而且还听说,在首都马德里(君主政权所在地)正在加紧制造枪炮子弹。有的人见到街上贴上了“卡洛斯七世”这样的标语。在维多里利亚市一群群青年人戴着白色贝雷帽、手里拿着棍棒喊道:“卡洛斯七世”、“卡洛斯七世”。虽然在南部有的驻军与首都唱的不是一个调子,他们欢呼联邦,在塞维利亚有一千多名共和人士集会反对波旁王朝派一个叫安东尼奥的家伙当西班牙的傀儡。在巴塞罗那郊区,一些农民拿着锄头、长柄草叉追赶他们的镇长,镇长吓得裤子都尿湿了,关在深宅大院不敢出门。

面对这一切,当时的国家政权,掌握在塞拉诺摄政王手中,而他受普里姆将军控制。普里姆感到这场伟大的革命快要失败了,因为外国海军已经大兵压境,他就想还是君主政府

为好,只有王权才能平定西班牙乱轰轰的局面。西班牙就要面临军人的背叛,他们背叛自由主义的大旗,而倒向君主制,从农村到城市,声势越来越大。马里内达的卷烟工厂也不例外。这场伟大的革命快要夭折了。

每天上午,当她们进到工厂之前,总能相互碰面。一见面从城里来的女工们就与从乡下来的女工们对骂,好像是两个对立的政党,就要进行一场内战。妇女们对骂的原因是城里的女工们感到惊奇,为什么从乡下来到工厂要走三四里地的路,她们竟能在太阳出来之前就赶在城里的女工前面到。

“她们都特别能起早呗!这有什么奇怪的。”

“要么她们都骑着马来的吧?”

“天不亮她们就起床,连床也不收拾,连孩子也不给喂奶,就像是后妈一样!”

“你们是不是脸也不洗,头也不梳,穿上衣服就往这里跑?”

“你们天天起得这么早,是不是一边走路,一边睡觉呀?”

“怪不得干活时你们一个个都没精打采呢?一天卷不了十几根烟卷,能挣几个钱呀?”

“趁早辞了工作,在家侍候你们的老公,喂养你们那一群群小崽子吧!”

双方越说越不客气,那些乡下女工口吐唾沫星子,不干不净地骂起来:

“哼,还说我们呢!我知道你们有你们活法,你们可以从少爷们、公子哥们那儿弄钱,还来工厂干活干吗?

“我们是挣的辛苦钱、血汗钱,花起来心里舒坦!”

“闭上你的臭嘴吧!我对你说不干不净的话了?”

“真无耻!”乡下女工们不甘示弱。

“你们都是奴才，保皇党！”城里的女工们反唇相讥。

“你们都是异教徒，背叛了上帝。”乡下女工受到辱骂后反驳道。

越骂越出格，有的人控制不住便推搡对方，有的抓对方一下，有的揪对方一把，有一个乡下女工抓住了一个城里女工的一把头发使劲拽，扯得对方嗷嗷叫。一边撕打着一边往工厂大门赶路。但是过不了一会儿便来到工厂大门口，这时都像机器一样停了下来，乖乖地走进车间。因为工厂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不许打闹，违犯者要被开除公职。

第十四章 果汁冰糕

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到拉斯费拉斯林荫大街上散步游玩时,何塞菲娜·加西亚小姐打扮得与众不同。她的体形可塑性很大,因此她也在梳妆上下大工夫。首先,她善于经常变换发型,一会儿梳个高高的发结,一会儿留个刘海儿,一会儿扎两条小辫子,一会儿又梳一条粗辫子。她扎的绸条有各种不同的颜色,配各种颜色的服装。何塞菲娜小姐的个头既不高也不能说矮,中等身材,长脸蛋,脸部表情丰富,眼睛不大不小,说不上美,但也不丑,炯炯有神,有时候人们会发现她的眼神咄咄逼人,有时候又会发现她的眼珠滴溜溜地转动或含情脉脉或放射出询问探求的目光。难怪有人说,她的眼睛表情与她的年龄不相符,她笑起来既不张大嘴吧,也不闭嘴,经常抿着嘴笑。她喜欢穿一件紧身上衣,显得胸部丰满,走起路来故意摆胯,以突出略显发达的臂部。总而言之,她的言语谈吐举手投足,不像是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姑娘,给人一种少妇的感觉,或者说,她是一个早熟的苹果。正因这样矫揉造作,许多人不喜欢接近她,拿她开心。与她谈论些简单的问题时,她也能表现出些许机敏。然而,每当谈及严肃的问题时,她就耸耸肩头以少女特有的忸怩,娇声娇气地说:“求您了,别说那些政治的事,我一窍不通,换个叫人高兴的话题不好吗?”她的这种表现与她同龄的少女们都觉得优雅,模仿者大有人在。

那一年,夏天女装开始了一个新潮流,超短裙。不少的年轻姑娘为了赶时髦,把自己的长裙子截成短裙,只有个别思想保守的女孩子仍然穿着几乎托地的长裙。何塞菲娜在穿戴上是激进派,喜欢赶时髦,你瞧她,穿一条黑色真丝短裙,一双黑长丝袜,一件紧上衣,头上扎一条蓝头巾,戴一条闪闪发光的丝绸面纱,给人一种超凡脱俗而又神秘的感觉。走起路来故意提臂挺胸扭胯以便突出那些应该突显的部位。她的这一身打扮,索布拉多家的二女儿,克拉拉很感兴趣,撒娇地对她母亲说,给她也做一身,遭到妈妈的极力反对后才不嘟囔了,但是好几天都闷闷不乐。那天晚上天公作美,万里无云,一轮圆月高高地挂在天上,向大地撒下一缕缕银光。海港虽说风平浪静,但偶尔飘来一阵潮湿而略带咸味的海风,吹到游人的脸上备感舒适凉爽。这是一个仲夏之夜,正是恋人们谈情说爱的大好时刻。巴尔塔萨陪着几个姑娘正在林荫大道上漫步,他自始至终都与何塞菲娜并肩而行,而他的两个小妹妹还不懂得男欢女爱的事,在他们中间钻来钻去,当陪衬。他们谈论的话题无所不包。

“到这儿散步有意思吗,巴尔塔萨?”

“有意思,很有意思呀,你为什么问这个呀?”

这时巴尔塔萨看了何塞菲娜一眼,姑娘也会心地一笑,含情脉脉。

“我觉得你好像有心思,是不是……”

“可是我觉得很没有意思!”巴尔塔萨的大妹妹洛拉插话,就这样转来转去,有什么意思呀!随便到什么别的地方都比这儿好玩。要不是圣希拉里奥节的最后一天,我才不会出来呢!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认为今天缺少好多人。这到底为什么呢?你知道不?何塞菲娜。”

“我可不知道。”何塞菲娜兴味索然地说。

“我知道为什么。”巴尔塔萨提高了嗓门，“因为有许多人去码头等候坎塔布连的代表。”

“代表？什么代表呀？”何塞菲娜一边玩弄着手中的小扇子一边诧异地问道。

“是坎塔布连地区的代表，来签署北部联盟的声明。”洛拉解释说，我倒是喜欢看人们在码头下船。

“我就在码头上下过船呀！下次，我提前告诉你，你去接我，好吗？”

“喂，姑娘……我有个主意！”何塞菲娜放声大笑说：“我可要回避他们，我讨厌人多，乱哄哄的，可别把我给挤坏了，踩伤了。总而言之，代表与我有啥关系呢？你说，巴尔塔萨·索布拉多，玩得开心吗？”

“说实在的，说不上开心不开心。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你听有人喊‘万岁’，还有人喊‘滚蛋’！有人吹哨，你看还有不少人和他们握手，拥抱。”

“好啊，喂，使劲吹哨子呀！”洛拉说，一边拍巴掌，“我就要去看热闹，我也要吹口哨，用门钥匙当口哨吹。”

“伊西多罗叔叔说”，克拉拉打断姐姐的话，“继续这样闹下去的话，商店可就要关门了，之后，工厂也得停工。”

“教堂会不会关门呀？”洛拉问道，“这帮人太不像话了，这简直就是骚乱。吹口哨吧，吹吧！把人都吹来才好呢！”

“喂，小声点，看在上帝的份上。”何塞菲娜恳求说，“人家注意我们了，然后就会说我们掺和到政治里面去了。”

“那好吧，我就是要掺和到政治里去。现在人人都参与政治。”洛拉不容分说地回答。

“我可不，你听她说得多荒唐！巴尔塔萨，对不对？对政

治我可是不感兴趣,我啥也不懂。”

“这么说,你对政治没有自己的观点?”

“没有……也就是说我不喜欢乱哄哄的场合。有时候在剧院看剧,一遇这样的场面,我就觉得很乏味,真想马上穿上衣服一走了之。”

“不过,说归说,你总得有自己的倾向吧? 要么,你是拥护保皇党的卡洛斯分子?”

“不,不,我可不是。宗教裁判法让我心惊肉跳。”何塞菲娜笑着说。

“那你是共和党的拥护者?”

“多吓人呀! 更不沾边啦。”

“那你是温和派的支持者?”

“也许吧,我是同情温和派的观点的,看到可怜的王后受攻击,我很同情她。”

“好吧,既然你是温和派,那就让我到那边去告诉他们,他们会把你当做同谋分子抓起来。”

“不,不,看在上帝的份上。咱们还是别议论政治上的这些事吧,你越说我越糊涂,让你见笑了。还是给我讲点别的好玩的事情吧,好吗? 我问你,你知道剧团里那个变戏法的魔术大师上哪儿去了吗?”

“你是说那个匈牙利魔术师吗? 鬼才知道他在哪儿骗人哩,我可不喜欢这类玩意,什么枪击箱内活人呀,都是障眼法。”

“枪击箱内活人我也不喜欢,吓死人啦,太让人讨厌了。一看那人在给手枪上子弹,我就赶忙捂上耳朵,吓得大叫一声,她们都笑话我,可我没有办法,人家害怕吗? 妈妈就说:‘别闹了,大家都在看你呢!’可我控制不住自己。”

“看你就看你呗！观众看看你，说明人家喜欢你……”巴尔塔萨对他的妹妹说，但是他一语双关，他的意思是说喜欢身边的何塞菲娜。妹妹自然不懂他的含意，但何塞菲娜可是心知肚明。

就在他们这些年轻人谈得兴趣正浓时，他们的母亲们也跟在身后，她们找了个凳子坐了下来，谈论她们的家长里短，但是她们的眼神一刻也没有离开他们的孩子们。洛拉又向他们提了个问题，就在此刻何塞菲娜轻轻碰了一下巴尔塔萨的拐肘，两个青年人的胳膊马上靠在了一起，同时，两只手也不失时机地握在了一起。巴尔塔萨趁势将一个白纸条放在何塞菲娜的手中……这时槐树飒飒作响，仿佛情人们在窃窃私语，大海的浪涛声由远及近为他们的亲密接触做掩护。

然而，这瞬间发生的一切，并没有逃脱孀妇加西亚的眼睛，也没有骗过堂娜·多洛莱斯鹰一般的眼神。一见此情此景堂娜·多洛莱斯的脸马上变了颜色，心中很是不快，马上站了起来说，到时候，该回家啦。于是两个家庭从拉斯费拉斯林荫大道朝马约尔大街走去。一边往回走，堂娜·多洛莱斯一边煞费苦心地想怎样摆脱加西亚太太和她女儿们，以便单独跟儿子谈一谈。马上就要走到“黎明”咖啡店门口时，她的主意涌上心头，然后假惺惺地对孀妇说：

“那么，现在你们要干什么呢？我们想进去喝点冷饮……陪我们一起喝点吧……，随便什么都行。”

“不行，不行！”孀妇坚定不移地谢绝对方的虚情假意，“我们还有许多事做，得赶快回家。”

“巴尔塔萨！”堂娜·多洛莱斯喊他儿子，儿子这时与姑娘们走在前边。“巴尔塔萨，进来，到里边，我们吃点果汁冰糕。”

“你们也都来呀！小姐们。”巴尔塔萨以为连孀妇一家也在邀请之内。

“不，她们不来，人家什么也不想喝！”堂娜·多洛莱斯赶忙对儿子说，眼睛死盯着儿子的表情。

孀妇加西亚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只不过现在处境有点困难，就遭到这样的冷遇，实在是难以咽下这口气，一转身毫无表情地对两个小姑娘克拉拉和洛拉说再见。对堂娜·多洛莱斯和她儿子不屑一顾。悻悻地拉着女儿们的手便匆匆离去，不一会儿便消失在黑夜里。巴尔塔萨则转过身对母亲说：“妈妈，你这怎么的了？”

“小点儿声！”妈妈把嘴巴对着儿子的耳朵放低了声音说，“你是个木头人，竟敢在大厅广众之下和她的姑娘们拉拉扯扯打得火热，他们一家惹上麻烦了！说不定会流落街头。我对她说了，我也很同情她。我是通过管这桩诉讼官司的人得知的，对她很不利。又掉转头对她自己的姑娘们说，孩子们坐下吧！来四杯奶，配上四个蛋卷。”

“我不喝……”巴尔塔萨说。

“那就三杯奶……儿子，你听我说，你要跟她好的那个姑娘，我一点儿不喜欢，她会让你倾家荡产，而且你还得管你将来的小姨子和那个孀妇……”

“可是我还不想和她结婚呀！什么事到您那儿都得夸大。如果事情就这样了结，别人会怎么说呢？那不给人以话把了？不是您要我陪她们的吗？”

“请让一下，上牛奶了。”咖啡店的跑堂儿的小伙子说，他把三杯牛奶放在桌上，又把一个小筐放在中间，里面装了四个蛋卷。克拉拉和洛拉开始喝她们各自的牛奶，装着若无其事地不关心妈妈与哥哥的谈话。

“是我让你陪她们的，是我……可是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麻烦。要是输了官司，她连诉讼费都付不起……只好向别人借钱，向谁借？当然向熟人借了。谁又肯借给她呢？如此说来还是离她们远点好。”

“不过，不管您怎么说，我是认定何塞菲娜了，谁我也不找了……您还是好好想想吧。我不能今天找一个，明天不要了，后天再找一个，这不太荒唐可笑了。人家会说我见异思迁，玩弄女人……”

“说就让他们说好了，玩不玩弄女人也不能那么早地下定论。”堂娜·多洛莱斯一边说着，一边把蛋卷放在牛奶里蘸一下，这样吃起来更痛快更顺畅。

第十五章 马 赛 曲

确切地说,巴尔塔萨不是本世纪的青年,而是上世纪最后三十年代的青年,他更像那个年代青年人的特点。太太们都说,这个青年人殷勤;他的同伴们说他是一个极为平常而有点可爱的男孩;他叔叔说他伶俐,甚至可以与她谈论商业上的事情。他的道德品质说不上高尚也不能说低下,他对什么事情都没有热情,更不用说激情了。缺乏青年人那股热情奔放的劲头,总之,是一个不温不火的青年。既不赌博、不酗酒,也不好色。

在政治上,他只是停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哪一派也不加入。她妈妈说巴尔塔萨是一个有光明前途的青年,肯定能干一番大事业,因为家里给他的零花钱,他从来一个也不乱花,而是把它积攒起来,但口袋里也总是装着钱,以备急需之用。他报考了军官学校,但他并不真心喜欢军人这个职业,而是听了家长的忠告,为的是光宗耀祖,父亲还对他说在当今的世道军人最吃香,谁掌握了兵权,谁就掌握了国家,乱世出英雄,说不定我儿子也能当上个英雄,指挥千军万马呢?虽然他不酷爱军人这个行当,但他的胆量也不小,没有胆量,没有不怕死的精神不用想在军营里混的。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当军官工资高而且稳定,穿上那一身军官服,走在大街上多风光多气派呀!而且,他就在老家住的城市里,还可以经常回家,用不着

在首都,在国防部的官员们的厉声喝斥下畏首畏尾地服役。

巴尔塔萨一向尊重舆论,为了要生存就要学会遵纪守法,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理有节,而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他的个人信仰从不轻易暴露,谁也别想从他嘴巴里问出他赞成哪一派反对哪一派,这有点像一颗活动了的牙齿,是不能用它去啃咬硬东西的,否则会掉下来。他生活得潇洒而滋润,闲来了读点书,但从来不迷恋那些骑士小说。巴尔塔萨中等身材,皮肤白净而细腻,头发微黄色而有稀疏。他的脸部表情没有什么特色,下巴短少,嘴唇薄薄的,在这点上特别像他妈妈堂娜·多洛莱斯。总而言之,他的脸很秀气,像个女孩,只有他的鼻子尖尖的,前额宽宽的,与有点光秃的头顶连在一起,使人不会把他当成女孩。

从咖啡店出来,就碰到一个熟人,朝他背上拍了一下。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波伦,后者前几天到首都南部一个城市去了,现在返回马里内达市。两个人便一边走一边聊。波伦对他说南部有很多漂亮的女孩,波伦发现他心事重重闷闷不乐的样子,他早就知道巴尔塔萨喜欢何塞菲娜,肯定与那个姑娘有关,便开导他说:

“别太认真了,找点别的事或者找个别的姑娘散散心。你还年轻,这样怎么行呢?天无绝人之路,芳草处处有。”

“这件事真伤我的脑筋。在这个小城市里,不论什么事一下子就传开了,大家就都知道了……然后,还有人填油加醋,无中生有,弄得你如坐针尖,不得安宁……我真想让上司把我派到南部安达鲁西亚或者到东北部的巴塞罗那,眼不见心不烦……在这里我倒经常碰到一个姑娘,可是我不想自寻烦恼……”

“一个姑娘,你说的姑娘是不是孀妇加西亚的女儿呀!”

“不是她，这个女孩让我过目不忘，铭记在心，想她想得觉都睡不着。她是个卷烟女工。”

“好家伙，你这鬼精灵，卷烟女工这么多，你喜欢哪个？怎么连我你也信不过。”

“就是你指给我看她的，你还对我说起过她，她是蛋卷师傅的女儿。”

波伦信服地点了点头。

“我早看出来啦。那是个有点特别的女孩，放心地去钓她吧。我早就说过你是一个有艳福的家伙。”

“不过，我对你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我还什么也没有做，你不要胡思乱想！”

“当然，我知道，什么事都得一步一步来，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他们一边说着，又来到一条大街。突然他们发现有一群人站在一个娱乐社团所在地门口，他们走近一看，里面的灯光很亮，有许多人举杯祝酒，大家都向站在主位上的一位先生频频举杯祝贺，不停地说着什么。

“他们是红色社团。”波伦说，“他们正在款待坎塔布连地区的代表。”

“他们刚刚从海上来。听说有人要赶他们走。”波伦中尉惊叫起来，“怎么没在海上把他淹死！你怎么看这帮起哄的人？巴尔塔萨。”

“我怎么看？无祸之众成不了大气候。两个月前，在纳瓦拉省不是死了一些人吗？”

“是啊，死了不白死了吗？他们还能死而复生不成？”

“我说，波伦朋友，我看你对政治问题也是不太在行，不过对女人，对姑娘你可是有一套。不过，你看这儿会有好戏

看,请你相信我,我说的不会错。你看一个军人,他叫埃里奥也在那蹦蹦跳跳,是在跳舞呀!这伙人是有组织的,有些事情发展得很快,就像下过雨后草地里的蘑菇一样,一下子就蔓延开来。有的人已经在巴塞罗那动起来了,那边的工厂多,我看最糟糕的是有人想把西班牙吞掉。”

这时,一群人涌到他们所在的大街上,打断了波伦的反驳话语。借着明亮月光,可以看到这群人敲打着各种乐器,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他们来到“红色社团”的总部,在社团门口乐手们各就各位,组成了一个乐队,乐队指挥站在前面,一挥指挥棒,奏起了西班牙国歌,听众中有人叫好,有人反对,还听到有人高声喊:

“奏马赛曲!”许多人齐声喊道。

于是乐队便演奏起雄壮而略带悲怆的马赛曲。这时“红色社团”总部的窗子打开了,这时一部分外面的人涌到里面。站在最前边的是那些刚刚涌进去的听众。“马赛曲”刚刚演奏完,有人就带头喊:“代表万岁,坎塔布连万岁!”一个姑娘挤到“红色社团”的前面,用响亮的嗓子带头喊道:“让我们为人民干杯!”

只见一个代表回到桌上,手里拿着一只杯子,里面盛满了香槟酒,递给了那位年轻的女子,她把杯子高高举起,继续喊为人民干杯。只见她的脸色红扑扑的,就像寺庙里的拜占庭圣者一样容光焕发,英姿勃勃。巴尔塔萨碰了碰波伦的胳膊,指着那个女人说:

“你看到她了吧?她就是我说的那个卷烟女工!”

“我看到了,瞧,她有多漂亮呀!”

“但是,她也搀和到政治里,我很反感。女人嘛,就应该守女人的本分!”

“是啊，我也这么看，不过谁让她这样干的？真是奇怪！”

“这事就像传染病，传的很快，吃饭时说，干活时说，政治口号不离口。我看西班牙快要变成疯人院了。要不是在这种场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见到她这样，我会……我问你，与她一起举杯庆祝的那个人叫什么？”

“好像叫什奥罗维索·诺尔曼。不过，明天就会知道的。”

第十六章 革命派与反对派面对面的斗争

既钩花边又卖花边的姑娘卡米拉来到卡斯特罗斯大街，由于营养不良，她脸色苍白，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花边手里不停地钩着，一边听安帕罗绘声绘色地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卡米拉由于从小就这样低头俯身地劳作，她都有点驼背了，但是由于她接触的人很多，养成了她能应对各种各样人的本领，在她的言谈语吐中也不乏诙谐的笑料，她为人仁慈心地善良，从不与人争斗，愿与人人和平相处。安帕罗正在那里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她说北部地区的代表们下船时，许许多多的人都在码头上欢迎他们。她原本想一大早起来去看圣伊里奥节的最后一天游行，但是一听说代表们上岸了，她就拼命地往码头上赶，终于艰难地挤到了欢迎人群的前面。她说，代表们一个个都很帅，是些很健谈的人，都见过大世面。见了谁都笑嘻嘻地打招呼，他们说：“尊敬的共和制拥戴者们，你们好，你们大家都辛苦了”，这话可说到安帕罗心坎上了，她高兴得跳了起来，不停地拍巴掌。那位叫玛丽亚的太太，大家都叫她‘大善人’说要陪代表们到‘红色社团’总部去，走上前去当着众人的面与每一位代表热烈而长久的拥抱。小乐队站在码头的一边，不停地演奏迎宾曲，我还听一位代表发表了演说，说得可棒了，那位代表是一位慈祥的老人，简直就是一位圣人，接下

去又一位代表讲话,但是后面这一位有点严肃,而且气色不怎么好。

“他们都说什么呀?”

“他们说了许多事,让我大开眼界。要是那些说联邦制会给他们带来不幸的人都在场听听人家的演说多好啊!那老人说,以后不会有独裁专制啦,大家都尊重人权,他们坚决支持拥戴共和制的人民……”

“你的记忆力可真好!我可是一点记性都没有,我连鸡的脑子都不如。那另外一个人说什么了?”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讲起话来慢条斯里,他说的话我听起来也不大懂。他说了许多关于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工作问题,还说北部地区联盟代表什么……,噢,想起来啦,代表劳动人民。他说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就很大,就无所不能。你听清楚了吧?可是竟然有人说共和派人都说的是坏事。可不是那么回事,人家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和平相处,自由平等,工作权利,诚实待人,手脚干净……”

“你再告诉我一件事,安帕罗。”

“别说一件,两件也没有关系。”

“联邦共和国是什么意思?我弄不明白。”

“意思是……,意思是什么来着?他们代表说过了。”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呀?共和国与现在的政府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有……马德里政府就不能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了,到那时有自由、和平,人人都有工作……”

“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去年闹革命那会儿,不是说到时候你刚说的这些都会有吗?去年没有兑现他们的许诺,今年会不会也让我们失望呀?”

“不可能，不可能，这些人和去年那些人不一样，这些人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你别瞎猜！”

钩花边的卡米拉淡淡一笑，她仿佛将信将疑。

“他们说给我们大家工作，难道这儿没有工做吗？我听人说他们要取消烟草生产，那你们卷烟女工靠什么生活？到街上要饭吃？”

“这个嘛，我三言两语说不清。”安帕罗提高了嗓门，她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话语，“你听着，我把它说明白点，明亮到跟阳光一样。现在当局让我们在工厂做工，对吧？可是我们挣多少钱呀？还不是他们说了算，高兴时多给点，不高兴给的再少，你也拿他没有办法。他们吸我们的血汗，是我们把他们养肥了，肥得浑身流油。我们挣得越少，他们就赚得越多。还不应该让他们滚开吗？我们才是主人呢？我们用双手创造了财富。比方说，烟卷、雪茄烟，我们不做烟的话，卖烟的没的卖了，抽烟的也没的抽了……你懂不懂？你可真够笨的！”

钩花边女工摇了摇脑袋，还是不停地一针上一针下地做着她的活儿，但是此刻她心情变得愉悦了，于是嘴里哼起了小曲。

“其实，你说得不错，我明白点了。我还想问你一下，现在有人要进工厂当女工吗？”

“有啊，有的是，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听我说，那么多人都希望在工厂搞到一份工作，可是她们从早到晚干十几个小时，能挣几个钱呀？不久前，我姑姑教我钩花边，钩好后，我们还到附近的波多马尔市去卖。现在我手上钩的这个式样很时髦，钩好后可以配在头巾上。”

于是，她就打开她的小包，拿出一条头巾给安帕罗看，演说家发现卡米拉的钩针活做得很细，很精巧，往自己头上一

试,说:“挺漂亮的,很好看!”

“问题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干这个,竞争得很厉害,买主们把价钱压得越来越低,做得再多也只能糊口。”卡米拉说着叹息一声,“有时候不得不在晚上点灯钩花,可是时间长了眼睛疲劳得受不了。我姑姑的眼睛就不行了,钩不了活了,只能挨家挨户地上门去推销我钩的花边。”

谈到挣钱糊口的问题时,安帕罗也有一肚子话要说,她仍然热情高涨地继续说:

“等到北部地区的代表们从陆地上到咱们城市时,我们要搞一个很大的欢迎仪式,庆祝庆祝,你等着瞧吧!”

“好啊!我就喜欢看热闹。”

“用车去迎接她们……”安帕罗停顿一下,看看自己的话有什么反应,“我们还要举着火炬呢!”

“圣母玛丽亚!你说的什么呀?用火炬?迎接神灵才用火炬呀?”

“我们把他们像神灵一样看待。”

“都谁去?你们工厂的女工?”

“对了,我们工厂是去一大批人,早就说定喽!”

“你的女朋友去吗?就是你的那两个形影不离的朋友?”

“是去,但是安娜不能去,因为她男朋友是一条商船的船长,她不想让人看到她举火炬。她说要是她男朋友那条名为“美丽的路易莎”商船到达码头时,让他瞧见了,她会害羞的。而瓜迪亚娜则说,她只有在瓜迪亚保护神节游行时才举火炬。”

“我不怕你生气,还是要说点我的想法。我也认为只有教徒们才对他们崇拜的偶像举火把游行。对大活人举火把,我没见过。”

“闭上你的嘴巴,我看你比谁都保守。”

“我还听说,北部地区的代表们不仅给人们以自由,还有更邪乎的呢!他们要把修道院的尼姑们赶到大街上,不让办修道院啦!”

安帕罗听后无比惊讶,紧锁眉头,不停地划十字。

“你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呀?谁说他们要废除教堂和修道院了,这是造谣中伤。不过,难道你也想将来把自己关进修道院里去?”

“是啊!从小我就有这个想法。不这样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家这样穷,我嫁给谁呀?谁会娶我呀?除非上帝让我发一笔大财……”

“卡米拉,你听着,虽然我并不富有,但我还有点积蓄,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你,你尽管说就是了!”安帕罗发自内心地对她说。

钩花边的姑娘听后无比激动,紧紧地拥抱着她崇拜的偶像,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她的脸上顿时露出幸福的微笑。

“你真是个大好人,我是需要钱,不过我会慢慢挣的,也许需要许多年,但是我有耐心。”

“这么说,你不去修道院关在大围墙里面与世隔绝了?”

“当然,在里面的滋味,我想也不会好受,但是起码看到树木和菜蔬一个人的心情会好一些的……”

第十七章 激动无比的女英雄

时值夏季午后,太阳无情地把它的光辉洒向大地,气温未免升高。马里内达市的区党委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车队,准备去迎接北部联盟的代表们。从市里到市北的老城门,不过几里路,但沿街两旁早已挤满了自发前来欢迎的民众。他们早就来到大街两厢,占领了为数不多的高地。人们已经在那儿站了几个小时,许多妇女都戴了遮阳伞。也有不少人戴草帽,但是还有不少的人啥也不戴,他们风趣地说:这点阳光算什么,晒一晒皮肤变得黑红,秋冬天不得皮肤病。有的人渴了,就到附近路边公共饮水处咕咚咕咚地喝个够。一个女工说:“今天工厂里没有人去上班,大家几乎都来欢迎代表,老板气得眼珠子都凸出了。”欢迎的民众一边兴致勃勃地聊着,不时地抬头遥望,翘首以待,“怎么还不到啊!”耐心地等吧,人们簇拥着代表,车队走不动啊!有人跑到前面去探听情况,回来后向大家报告说。只见有一个戴眼镜的青年男子,一介书生气,在那里大讲北部联盟在北部的影响多大,做了什么好事。一位中年妇女,凑近他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呀?”“前几天我生病了,回家休息了几天,我就是那儿的人呀?”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在那里滔滔不绝讲演。只见一位长者,拄着一根拐棍,凑到圈子处,不无威严地对发表演说

的人说：“青年人，当心哪，说话要有根据。”说完便扬长而去。听众中有一个说：“他是个退休警察，别理他！”

马里内达市的大部分居民对北部联盟的到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许多人家把家里旗子挂在门上，没有旗子的住户，挂块红色头巾，还有的把一条床单挂在窗户上以示欢迎。有的街道上用树木、树枝、树叶搭成了一个凯旋门。当迎宾车队载着代表们走近欢迎的人群时，人们不停地鼓掌，欢呼，“欢迎北部联盟光临！”

“北部联盟万岁！”喊声此起彼伏，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有的人手掌拍痛了，还在不停地拍，有的人嗓子已经喊哑了，还在尽情地呼喊。为了凑热闹，有几个小伙子用铁锅当锣站在街旁一边敲打一边喊口号。街两旁的宽广处，有民众自发地组成的小乐队，吹打着各种乐器表达他们欢迎的心情。与这种气氛不协调的是从郊外木栅栏围场附近不时传来阵阵枪炮声，“难道他们是对着我们而放的吗？”但是人们根本不予理会，他们权当这是在燃放鞭炮给代表们助兴。

从老城北门到市里走了整整一个下午，这时，太阳已经落到山后去了，天气凉爽了许多，人们欢迎的热情更高涨了，马路两旁的照明灯全都亮了起来，甚至不远处的山上也打起了探照灯，在空中不时划过，表示对北部联盟的欢迎。人们发现有一个好奇的老大娘手提灯笼拼命地往人群前面挤，说想看看代表们究竟是人还是神，她说，“这种场面除了复活节期间抬着耶稣像游行时才见过。”有人诙谐地对她说：“大娘，他们现在是人，将来会变成神仙的！”惹得众人放声大笑。

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少不了那些不务正业专门挑逗妇女的地痞流氓。当他们发现人群中有年轻而漂亮的姑娘时，就

说一些甜言蜜语引起姑娘们的注意：“喂，小姐看看你长得多俊呀！你是谁家的闺女，还没有朋友吧？”“瞧一瞧我呀，小美女！”要是碰上又老又丑的妇女时，他们也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语：“我说，大姐，在家待着多好呀！出来亮的什么相呀？”这时，人们发现走在欢迎队伍前面，在红旗底下有一位年轻而漂亮的姑娘，她就是安帕罗。他们一见到她便抛出一大串恭维她的话语。她手里拎着一盏大灯笼，里面点燃一支大蜡烛，在烛光的映照下，她脸色绯红，光彩照人，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闪着光，头发被风吹得一会儿披在肩膀上，一会儿又耷拉到脸前。巴尔塔萨与波伦穿着西装，戴着圆顶礼帽，一见安帕罗随着队伍走了过来便挤到前面对着她的耳朵不知说了多少甜言蜜语，但是安帕罗根本就不理睬他们俩，她的整个心被巨大的政治热情所吸引。

安帕罗感到热情奔放，无比激动。这是多么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时刻呀！她早就得知这种欢迎方式，夜里激动得不能入睡，一大早便梳洗打扮好，拿上小旗子，投入到欢迎的人群中了。然而，她毕竟没有斗争经验，她哪里知道，她们的共和运动正面临着巨大的潜在危险，反对派誓死要扼杀这场运动，要把人民自由的呼声镇压下去。而且更危险的是当时的马德政府肯定知道在马里内达市有一名卷烟女工，人称英雄，正在那里为共和制而不遗余力地呐喊。当然，在安帕罗的心里，北部联盟就像福音书上说的那些布道者们，他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这里的人民有救了，为了他们宣传的理想，她可以做出各种努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年轻生命。她甚至想到，我为崇高的理想而牺牲，就是一位为自由而献出生命的女英雄，我的雕像会和马里内达中心广场上玛丽亚娜·皮内达塑像放在

一起的。

然而,想归想,说归说,现实毕竟是残酷的。后来,安帕罗及其他同工厂的几个伙伴,由于她们在思想上激进,在行动上背离了工厂的规章制度,最终不让她读报了,取消了读报的活动,她们被老板无情地开除了。

第十八章 人民的英雄

红色社团想尽一切办法要举办一个盛大的晚宴款待北部联盟的代表们。虽然“红色社团”没有财大气粗的会员，比方说“工业家俱乐部”，“朋友之家”等，但是“红色社团”人心齐，大山移，人人都表示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必要时砸锅卖铁，也要举办一个像样的晚宴。“红色社团”里有一个很有缘并且办事能力特强，他被红色社团的主席叫了去。主席对他说：“请你出来，为咱们的社团办一件大事，就是由你出面，或者说挂帅操办一个盛大的欢迎晚宴，就在咱们社团的院子里，你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它办好。”

“我保证办一个本市居民从未见过的大型晚宴，主席先生。”

“不是保证，而是……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是用共和联邦的方式，明白吗？”

“明白，放心吧，主席先生，凡是我答应的事，没有办不成的，您就等着瞧好吧！”

那人也真是说到做到，短短几天挨家挨户借来了十几张精制桌子，围成一个大圆圈，说这是共和式的晚宴。然后，他把宴会上吃的头道菜，主菜，开胃酒，席间喝的酒，饭后甜点及咖啡等，分别包给了几家餐馆与咖啡店。

主持人故意让晚宴开始得晚一些时候，刚开始喝了一道

野菜汤,吃了一份土豆泥,天色就有点暗了。饭店跑堂的就把木制百叶窗关上,把周围的灯、饭桌上的蜡烛都点着了。出席宴会的人都是本地红色社团及个别外围社团人士,连北部联盟的代表加在一起共有六十多位。只见桌子上面摆放的金银餐具,发出忽闪忽闪的银光,桌子中间摆放的一瓶瓶鲜花散发出沁人肺腑的香味。“红色社团”主席向周围扫了一眼,感到由衷的自豪。

事实上,宴会场面也确实十分豪华。就餐者个个都显得很文雅,人们轻轻拿刀叉,听不到餐具的碰击声,嘴嚼食物也听不到巴达巴达响声,喝汤也很斯文。侍应生在桌子周围走起路来几乎听不到脚步声。当吃过第一道菜时,人们开始说话了。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侍应生们走起路来胆子也大些了,不那么轻手轻脚了。

一位白胡子老先生主持晚宴,他气宇轩昂,令就餐者肃然起敬。老先生的右边坐着“红色社团”的主席,他的左席是一位讲话深奥让人费解的演说家,安帕罗曾经这样形容过他。在老先生的周围交替坐着北部联盟代表与新闻界及党部的头面人物。

人们一边吃一边聊,声音也越来越嘈杂,差不多都饭饱酒醉了。那位受到大家都尊敬的老人,我们权且称他为首席代表,他对谁都笑,对谁都点头表示赞许。但是有一位代表始终眉头紧锁东看看,西瞧瞧分明是在寻找机会讲话。当上来了第三道菜时,那位紧锁眉头的北部联盟代表站起来,开始放炮了。他先是批评私有制,又讲资本论与中产阶级。这时“红色社团”的主席,他也是这处场所的东家听后有些不快。稍后,那位银发长者也流露出些许愤懑,老人对代表说的什么起义权利,武力手段感到刺耳,他认为这些都不合法。在他看来

只有友爱、和平、兄弟情谊才是建立联邦制的基础。这不仅在坎塔布连地区行之有效,扩大了说,对全西班牙都适用。每个人都发表意见,争论越来越热烈,记者们自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他代表们有的坐在另一端也争先恐后地发表看法。有人说,别争了,还是喝酒吧,没有人理睬,他恳求地说:“诸位,请听我说一句话……”还是没有人听他的。在桌子的中间那些人争论得异常激烈,只听到有人高声说:“那是乌托邦主义,乌托邦主义要不得!我举些历史事实来说服你们,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谈谈这个问题。……法国大革命……那是在另外一种制度下发生的;我们不要混淆不同的历史时期……您错了,先生,一事实并不能构成一条历史规律。这一点普里姆不是说过吗?坎图是个反革命分子……血的洗礼,多么可怕多么恐怖呀!”争论归争论,侍应生照样不停地上菜,这会又上烤肉。有了肉酒下得更快了,香槟酒尤其受欢迎……

只见“红色社团”的一个人侧过身子对着主席的耳根说了点什么。主席站了起来离开宴席,一会儿又返回来,身后跟着一群妇女。

走在妇女们前头的是安帕罗,她神采奕奕,穿一袭浅色印花布连衣裙,肩上搭一条鲜红的大披肩,是从菲律宾的马尼拉进口的,但是它的原产地是丝绸的故乡——中国。披肩的鲜红颜色,加上她身上的浅红色头巾与灯光相映成趣,愈发显得她光彩照人。她的右手拿着一束鲜花,孟加拉玫瑰,花束底下还系有几条飘柔的丝带,上面写着“献给北部联盟代表团”。艺术家会说她是本地区的保护女神,是“红色社团”的灵魂。她的整个人在这么多红色的映照下,就是“红色社团”的象征。

姑娘无所畏惧地往前走了几步,举着手中花束,另一只手

扶着就要到耷拉到臀部的大披肩。当她看到首席代表旁边的那位北部代表站起身来准备接受花束时,她便朝首席代表十分崇敬地看了一眼,老人心领神会地站了起来,只见他的白胡子被风吹得晃来晃去,老人不仅胡子白,还有一头稀疏的银发,虽历经风霜,背有点驼,但他站在那儿宛如一尊白玉雕塑。而银发老者在这一刻则把安帕罗当成年轻人的象征代表。这时,安帕罗心中顿生敬意:“这位老者就像一位大主教一样令人肃然起敬。”而老人则想:“这个姑娘就是自由的象征。”

这时,安帕罗要说话了。起初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发颤,好几次不得不用手去揩擦额头上大颗大颗汗珠,又晃了晃手里的鲜花,花带像水蛇一样飘来飘去,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桌子上的就餐者则在私下嘀咕着什么,耀眼的灯光使她周身感到热烘烘的,酒的香味与香槟酒的泡沫让她不饮自醉,她感到周身热血沸腾,激情洋溢,于是便讲话了。她的语速不快也不慢,声音不高也不低,音色与音质无与伦比,措词严紧而又时髦,就餐的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卷烟女工竟有这样的口才,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相视而笑,交口称赞,不时听到人们呼喊:“好啊,说得太棒了!”当人们听到她说,她本人代表马里内达卷烟厂拥护联邦共和制的女工们向北部联盟以及本市的红色社团敬献鲜花时,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白胡须老翁一会儿把手放在胸前,一会儿又放到嘴边,他感到由衷地钦佩姑娘的言词,而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北方联盟的代表也不时地点头表示赞许。这位女演说家在讲话即将结束时把鲜花献给了白发老翁并喊道:“祝诸位代表们,身体健康,联邦共和万岁!”

白胡须老翁接花束又把它递给了“红色社团”主席,主席拿在手中半晌不知说什么好。安帕罗和她的同伴们也被这突

如其来的安静弄得不知所措，便大着胆儿向四周望去，她们被所谓的共和宴会的豪华场面惊呆了。此时，代表们是不是只顾尽情地享用美酒佳肴而把拯救祖国的大业忘到脑后了呢？老翁又向安帕罗那儿靠了靠，只见他那干瘪而满是皱折的面颊红润了。

“谢谢，姑娘们……”他激动得有点结巴，不停地晃动脑袋，“谢谢，孩子们。靠近我点，人民的特里布娜……愿我们的拥抱能够把大家都团结在一起……人民的特里布娜万岁！北方联盟万岁！”

“万岁！”安帕罗更是激动得不能自己，声音有些哽咽，“祝您老先生长命百岁！”

这时白须老翁紧紧地拥抱着年轻姑娘的颈项，眼睛里噙着泪花，良久，良久才分开。

第十九章 北部联盟

当心,天气热!

城门堡垒附近的旗杆上彩旗飘场。微风轻拂,蓝天白云。半圆型露天剧场的舞台背景处全是用绿树枝绿树叶扎成的花环布置起来。舞台中心摆好了一些桌子,中间的位置留给北部联盟的代表和红色社团,两边的位置留给了当地青年组织。北部联盟的全称应该是伊比利亚海岸北部联盟组织代表大会,他们今天要在这个舞台上与马里内达市的红色社团签署一个共同联合声明。其实文件早已起草好,各方也都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在这个历史性的舞台上履行签字手续而已。但是,因为事关西班牙北部广大地区的群众利益,事关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进程问题,不仅马里内达市的广大群众感兴趣,一定要到露天剧场亲临其境,邻近其他城镇的居民们也有许多拥护联邦共和制的人,他们也不想放过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群众像潮水般涌向露天剧场。有不少人打着小旗,还有举花束的,举花环的,他们不约而同地高唱在当时颇受欢迎的雄伟而悲壮的马赛曲。声势浩大,群情激昂,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沿街两旁的居民们大多数对革命表示支持,情不自禁地从自己的屋子往街上行走的人堆里扔鲜花、花束、花冠,还有的人家把头巾、帽子也扔出去以示祝贺。不可否认的是也有

少数人家对这场革命不理解，他们对游行群众的激越情绪有所害怕，赶紧把大门关上，不敢抛头露面。有几个情绪过激的青年见此状况，顿生愤怒，从路边拾起石块或抓起一把烂泥往人家门上砸……

代表们先是宣读了共同联合声明，接着各方在文件上签了字。但是，就在签完字那一刹那，人们高昂的情绪达到了极点，有的欢呼雀跃，有的互相拥抱，有的高呼万岁。有少数人不顾阻拦，跳到舞台上与代表们握手、拥抱、祝贺……群众过分激动，秩序有些失控……这时，只见几个高大青年人像猴子一般迅速爬到舞台上挂花杯的杆子上大声疾呼：冷静！冷静！欢迎代表们讲话……原来他们是红色社团的成员，早被委以维持秩序的重任。说来也怪，在广场上的两万多人听到他们呼叫后，立即鸦雀无声，这时，只见两位摄影师站在高处给签字的代表们照相，把这一庄重而且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刻如实地记录下来。

也就在这时，人们从广场的某个角落里听到有人叫喊：“柠檬水，冰镇的！蛋卷！”人们都知道罗森多师傅不失时机地来到了广场叫卖他自己制作的享有名气的产品。

就在代表们签字那一刻喜欢凑热闹的巴尔塔萨与波伦也在那里，他们站在高处见到银发长者，也见到了北部联盟的代表，他们十分关注时局的发展，认为这是西班牙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时刻。

“我认为这里有问题。”波伦说，把身体侧向他朋友巴尔塔萨。

“当然了，要出事！你看这有多么混乱……他们会把西班牙弄得四分五裂！”

“不会吧，他们说要联合起来，这样我们就能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团结一致,你没听见吗?这叫‘联盟’。”

“我才不信这一套呢!不信你试试,把一个指头切下来,然后用唾液把它粘上去,行吗?”

“我敢说,一个国家并不像一只桔子,可以轻易分成四瓣……你知道台上那个老家伙的故事吗?就是那个白胡子老头。他是一户有钱有势人家的老二,老大把什么都独吞了,就给他一栋老房舍,加上痛苦的记忆……老大后来变成了一个坏蛋、恶棍,而他,老二成了个慈善家,再后来成了进步人士,现在又成了联邦共和党人,他现在可受欢迎了,和谁都笑嘻嘻打招呼,对谁都好,但他内心想的是什麼,鬼才知道呢。”

“那一个,就是那个戴夹鼻眼镜的代表,是干什么的?”

“他呀,他主张把西班牙的殖民地拱手让出去,坚持什么独立自主的原则,说他主持正义,巴拉西奥说他精通方程式,在逻辑学与谬论之间可以立方程式……为了说服人们相信他的理想是正确的,他能把你说得哑口无言、心悦诚服……”

“我才不信呢?你让他说服我看看……”

“你嘛,只有在事实面前才低头,怪不得人家说你不見棺材不落泪呢……,不过,我们不能什么都怀疑,什么都不相信。你看台上那个留一把黑胡子的家伙……他站在白发老头左边,他为了挤进代表的席位,倾家荡产,还吃了不少的苦头,曾经被迫移居国外,坐过牢房,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一言难尽。后来不知怎样就一下子当上代表啦。在当今世界上,什麼谣言都有……有人甚至说,上帝造人时,专门造了个姑娘,就是那个姑娘,让她去干男人们干的政治大事。”

当他说这话时,用手指了指安帕罗,她一身红色装束,被几个姑娘围在中间。

“你说的是她呀,她可是巾帼不让须眉呀……你知

道吧？”

这时，广场上的人又开始骚动，人挤人，越挤越乱，有人受不了，就喊叫起来：

“挤死我了！”

“热死人了！”

“快刮阵凉风吧，受不了啦！”

“您别挤呀，快把我挤扁了！”

“上帝呀，受不了啦！”

“挤什么呀？再挤我就不客气了！”

“你要干么？”

“我想拿块手绢擦擦汗，连手也挤得动不了。”

“天呀，别挤了，把我的肚皮真的快挤破了”。一个大腹便便的男子高声叫喊。

这时有人仍在高声重复联合声明，但只能听到片言只语，什么“神圣保障……自由、人权、理想诚实而自由的人民……突然，广场上，人群中有人把大束大束的鲜花抛向天空，而成群的白鸽也被放了出来飞向天际，不一会儿又放起了烟花……人们尽情地欢呼、跳跃。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两个人用胳膊架起一个老头，半托半拉地向广场外面挤。

“老头儿突发心脏病了！”有人猜到了八九不离十。

第二十章 小伙子与姑娘

做蛋卷的师傅罗森多那天晚上再也没有清醒过来,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便命归西天了。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吗?可是,他在军队服役时头顶太阳军训的数千次,那时他在热带的古巴岛,那儿阳光炎炎似火烧,比西班牙的不知要强烈多少倍……是因为他那些天太累了吗?因为他知道有许多人来参加集会,便夜以继日地干了好多天,好在广场上多卖点货、多赚点钱……难道就像几个邻居老太婆说的,是因为看到了她独生女那样风光,在集会上那样受人重视又有那样滔滔不绝的口才,而过分激动,得了心肌梗塞了吗?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得出答案的谜。尤其是那几个老太婆的话更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就在不久前,老师傅还打破沉默,对他女儿推心置腹地讲,你这是自己往火坑里跳。这样闹下去的话,你怕连工作也保不住。由于他多年在军队做事,养成了绝对服从的习惯,他认为女儿的做法有悖情理。女儿与她争辩,他可气坏了,睁大了眼睛沙哑着嗓子威胁女儿说,要是再在工厂里去读什么报的话,就打碎女儿的肋骨。要是在前几年的话,他根本用不着去费口舌,三句话不过,早就动手打她了。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当他看到女儿那样肆无忌惮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什么演说,顿时心血涌上心头,得了中风更为可信。

总之,他父亲就这样一命呜呼了,家里就剩下她们母女

俩。起初两人都感到无比悲痛。女儿失去了往日的欢快,而变得寡言少语;妈妈则怨天尤人,以泪洗面。虽然父亲突然去世,给她女儿的打击很大,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还可以维持。因为不久后,工厂又给安帕罗恢复了工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小顾工“秤砣”一个人可以承担起做蛋卷的全部工作。他就像骡子一样,一天到晚地干活,从不知道休息。每天自己做、烤蛋卷,然后到街上叫卖,到了晚上把卖得的钱如数上缴给那个瘫痪在床的女主人。他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从来也不向东家提增加工资的事,虽然那时他的工资很低。看来这样女东家倒十分满意,好像自己又多了个儿子,他们俩都能挣钱养活她这个吃闲饭的。但是,安帕罗心里还是很不踏实,因为他发现小伙计“秤砣”的态度与行为有不少变化。首先,他对这个只有两位妇女的家庭很感兴趣,言谈语吐中流露出他也是这个家的家庭成员。另外,他又开始到工厂门口去等安帕罗,如果哪天他把蛋卷卖完了还陪安帕罗一起回家,还时不时与安帕罗开句玩笑……总而言之,自从老师傅罗森多死后,他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看成是这个家庭的保护人乃至家长,好像他的雇工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安帕罗则一如既往地把他当成雇工,特别讨厌他这个乡巴佬要替她做这个做那个的。她更加粗鲁地对待他,尤其让她不能忍受的是这家伙还学城里人用文雅词与她说话,有一次还抄了一首蹩脚诗给她。还有一次,他听她谈起玻璃耳环的事,他便放在心上。一天晚上他便送给她一副这样的耳坠。安帕罗不屑一顾地看了看,让他拿走。他说我要它有什么用。但是安帕罗从来也没有戴过它。

有一天早晨起来,安帕罗正在房间穿工装准备去工厂上班,她感觉到有一只手在拨门闩,她一回头惊奇地看见这位乡

巴佬竟然戴着一顶礼帽,穿得比以往整洁了许多,嘴里还叼着一支雪茄烟,脸色有些微红,神态自若地站在门口,就像一位公子要对小姐求爱一样。姑娘马上穿上工作服,还没来得及系扣子,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但是这位有备而来的小伙子一点也不害怕,依然站在那里。

“你来干什么?喂,你说呀?”卷烟女工大叫起来。“有什么事?快说!”

“我就想说两句话……”

“什么两句话?我可没有时间听你啰啰嗦嗦。”

“我,我想说……因为我学会了做蛋卷的手艺……我可以继续做……否则那些家伙也浪费了……你爸爸还欠我一个月的工资,这个月完了,我就可以走了,不过,我也可以留……”

“你到底是今天还是明天走人?说清楚,别吞吞吐吐。”

“我是说,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留下来,我们俩可以结婚……”

安帕罗一听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她觉得眼前这只癞蛤蟆真的想吃天鹅肉!

“因为,因为我有决心有信心,我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就喜欢你……但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我真的很喜欢你,晚上都睡不着觉……至于说工作,干活,我想你很清楚,我什么活都能干,累死我也不怕,我会把这个家支撑起来的……”

“小子,你再说下去,不滚开的话,可别说我不客气。”姑娘这时已经火冒三丈,使劲往门外推了他一把。

但是姑娘的手一接触到他的胸部,他不仅不往外退,只觉得浑身像过了电,顿时热血沸腾,而是张开双臂要去拥抱姑娘。这时安帕罗往昔在街上游逛的野性突然发作了,她从地

上拾起一只鞋,用鞋后根朝乡巴佬的脸上狠狠地打了过去。可怜的小雇工被打懵了,捂着脸痛得直叫。姑娘还不解气,又顺手抄起一把椅子朝他打去。小雇工吓得魂不附体,一头栽倒姑娘床上,把脸藏了起来,嘴里不停地喊着,“我的妈呀,饶命吧!”

安帕罗顾不上再与他纠缠,急忙走出家门,大步流星地朝工厂走去。她还得加倍地做活,因为父亲的葬礼把她们家的钱以及她自己的私人积蓄花得精光。下班后回到家把早上的事讲给她妈妈听,妈妈则说她做得不对,应该答应小伙计提出的结婚要求。妈妈指责她说:

“你,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过是一个卷烟工,和我一样,他呢?他是个会做蛋卷的小师傅,像你爸爸一样,可惜他现在在地下安息。你别听别人说你怎么样好看,怎么样能说会道,他们那是云山雾罩……‘秤砣’怎么样?他知道干活,他会干活,这还不够吗?干活,吃饭,这是天经地义的,其他的都是胡扯蛋……”

女儿不想再听妈妈没完没了地啰嗦,就打断母亲的话说,和他结婚,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而且斩钉截铁地说,明天就把小伙计赶走。省得早晨起来穿衣服时还得插门……女儿越说越激动,并且说宁肯活活地让毒蜂蜇死也不嫁给他。瘫痪的母亲听后只能不停地唉声叹气,要是没有这个小伙计的帮助她们可怎么活下去呀?看来母亲的打算难以实现了。到了傍晚,“秤砣”回来了,他像往常一样,只是情绪不高,低着头,耷拉着眼皮,把一天卖蛋卷的钱全部缴给了瘫痪女东家。缴完钱后,安帕罗便命令他说: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在这里干活了。小雇工听说后心灰意冷,无精打采,不知所措。他知道自己必须走人了。此时,妈妈侧身对女儿说:

“等等,我们还欠他的工钱哩。”

“等着吧! 我会把工钱摔到他脸上的。”安帕罗鄙夷地说。

仅仅过了两分钟小伙计就回来了,手里拿着烤蛋卷的全套工具,什么火钳子呀,盘子呀,盆呀,甚至还带来一把柴火。一见到他这副样子,安帕罗有点莫明其妙,见他不紧不慢地把这些东西都整齐地堆放在角落里,然后用脚踢了一下那里的一小捆柴火,便悻悻地连头也不回离开了主人家。

第二十一章 烟 丝

几天以后,安帕罗得知“秤砣”想到卷烟厂的切烟丝车间当切烟工,因为在格拉内拉这个地方什么事也不用想藏着掖着的。人们传说小雇工曾不知趣地向安帕罗表示过爱慕之心,但遭到安帕罗的一顿臭骂。为了能接近他崇拜的偶像,能经常看到她,他便想尽办法要到切烟丝车间工作,尽管他早就听人说过,那个车间人称地狱,活着进去,别想活着出来。但他啥也不怕,不听人劝告,不听人吓唬,终于如愿以偿进了切烟丝车间。因此,安帕罗便能经常在进出工厂时碰到他,看到他无精打采,像一条被主人棒打过的狗那样低声下气地夹着尾巴,连摇尾乞怜都不敢,只是简单地说一句,“再见,祝您好”之类的话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帕罗也把“秤砣”愚蠢而鲁莽的求婚之事淡忘了。只想到他的长处:日以继夜地工作,从不贪婪,把卖蛋卷的大小钱如数上缴,等等。因此对他心生怜悯,便主动开口与他打招呼,问他过得怎么样,工作怎么样,而且安帕罗还答应到他工作的车间去看看,因为她只是听人说那里怎样辛苦、危险,还未曾进去过。

“银鼠”阿娜陪安帕罗去的切烟丝车间。她们一起先到了底层,想从底层看起,都看遍。如果说卷纸烟车间是天堂的话,卷雪茄车间是涤罪所,下面的切烟丝车间就是名符其实的地狱。当然,在这一层有一个个长方形的风干室,还有比较干

净的烟架,车间主任的办公室也在这一层,仓库与行政办公室也都在此,还有黑暗的去烟叶梗车间以及令人望而生畏的切烟丝车间。

去烟叶梗车间一进去就让人觉得不寒而栗,拱形顶篷是毛石工程,底上铺着黑瓷砖,看起来像一座地下坟墓。许多妇女,大部分为老年妇女蹲在大捆大捆的烟叶中间,用颤抖的手抽去烟梗,车间里又潮湿又冷,女工们顾不上这些,只有不停地工作,多去梗,才能多挣几个钱养活她们成群的孩子。“银鼠”阿娜怕踩到烟叶上,几乎是蹦跳着走。她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便和她打招呼:

“喂,你好,波科娜太太!”她朝一位眼窝深陷而嘴巴撅着的妇女走过去热情地问候她,“怎么样?您还好吧?你们那些亲戚帮助过你没有呀?”她又转脸去对安帕罗说,“你不知道吧,波科娜太太是吉德拉斯的亲戚,就是住在海滨大道的那位富商吉德拉斯,他有两个女儿,有时他也到这个工厂来,波科娜太太说他们是亲戚,可他不承认,有钱人是不敢认穷亲戚的。“我说,波科娜太太,您不能去求他的两个女儿吗?瞅准了看她们哪一天心情好的话,去找找她们说一说,没准会帮你一把的。”

“去找她们,还不如去求福音教哩!”波科娜太太声音有些颤动地说。

“那您给我们讲一下是怎么个亲戚关系?”安帕罗也半开玩笑地问她。

波科娜老太太把她那满是皱折的双手举起来揉了揉充血的双眼,下嘴唇不停地颤抖着说:

“我敢对上帝起誓,我不会撒谎,你们听着,我对你们说一说到底和他,吉拉德斯家什么亲戚关系,就是说我母亲的爷

爷,或者说我的曾姥爷和他的爷爷是亲兄弟,难道我和他的关系不近吗?”

“听说吉拉德斯特抠门,从来都不接济你们家,还说不认识你们。”银鼠阿娜在往火上浇油。

“可不是吗?我爸爸在一家饭店碰见到了他,刚要开口和他搭腔,他赶忙提着裤子钻到厕所里去,说是内急。”

“这是什么气味呀?怎么怪怪的?”

“我怎么闻不到呀?上了年纪,嗅觉也不灵了。”

“上了年纪,那您到底有多大呀?波科娜太太。”

“我多大了?”老太太托着嗓音说,“说实在的,我也记不清我是哪年出生的,不过……”她放低了声,沉思了片刻。这个工厂刚开办时,收了十六名女工,我是其中之一。

“工厂的基石上有建厂的年月日。”这时安帕罗扯了一下银鼠的衣服,示意她不要折磨老太太了。看到她那么衰老,还在工厂里做工,打心底里同情这位老年妇女。他们又到风干车间,看到里面有成千上万的雪茄烟捆晾在那里。另外一处,还有做好的纸烟,也都晾在那里,待打包,贴标签、装箱,运往西班牙各地。上等的雪茄烟和纸烟运到我们强大的邻国——法兰西,贡献给皇族皇室。

最后,她们来到制烟丝车间,虽然车间的墙壁用白石灰粉涮过,但是到处黑糊糊的,窗户倒是又高又大,但是玻璃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又密密实实的关着,要保持车间内一定的湿度,以免烟叶干了,粉碎时弄成烟面。两位姑娘看到在这么一个狭小的车间里,竟然有二十来个人在同时工作。他们都穿着粗麻布衬衣和肥大的裤子,挽着衣袖,不停地干着各自的活儿。可以说他们是在烟叶堆里工作,切割烟叶的是一架用脚蹬的切割机,一个人用手不停地往刀口下输送烟叶,一只

脚不停地蹬着连接切割机轮子的皮带。另一个人则专门负责把切好的烟丝从切割机下挪开,放到大托盘里,还得及时地把烟叶挪到蹬机器的那人身旁,挪到他伸手可及之处。应该说最危险的是那个从刀口下挪动烟丝的工人,一不留心,就会把手或者手指头卷进去,给切断……由于是计件工资制,大家谁也不想停下手中的活计,一个个汗流浹背,气喘吁吁……与当年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强迫印第安人在矿上开金挖银别无二致。工人个个都像他们身边的烟草一样,土黄色,由于这样长期机械地工作,吃得又不好,他们的胳膊腿都变细了,伸着长脖子,脸色发白,面部毫无表情,比骷髅也好不了多少。车间里面切割烟丝的粉末飘飘扬扬,呛得人呼吸都困难。据说,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吸烟的爱好,否则,在里面成天累月乃至年复一年的干下去,让这样浓重的烟味也给熏病了。安帕罗看到他们工作的样子,便脱口而出说:

“天啊,他们一个个都像猴子!”

“秤砣”一眼看见她们俩走过来,马上停止了手上的活儿,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沾满的烟丝,脸上头上冒着汗珠,走过去。

“我们工作得都很卖力气。”“秤砣”沙哑着嗓子,颇为得意地说,“用血汗挣钱,自己养活自己!工作累些,这有什么呢!”

“好啊,不过,你看你瘦得皮包骨头!”银鼠惊叫了一声,这时安帕罗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番,既讨厌他的神态又同情他的处境。这才刚刚过了多少天呀?怎么人就变了个样子,喉结显得很大,肩胛骨与尺骨十分突出,皮肤像蜡一样白,眼珠凸出来,脸腮干瘪,仿佛得了肝炎。

“你怎么这样傻呀!”安帕罗的语气中充满怜悯之情,“你

瞧你，浑身像一头斗牛一样直冒汗，你站在门口，这里有过堂风，会把你吹病的，你不想活了？”

“没有关系！习惯了，得不了病！你再看看，我们磨刀的那地方。”他指了指院子里的磨刀处，那儿风更大。”

“我们体内有足够的热量，抵得住的，要是心里没有了热气，那可离生病不远了。”“秤砣”指了指自己肚子，很是得意，她们俩竟如此理睬他。

“我看你离得病不远了，你这该死的家伙！”“银鼠”阿娜没好气地说，“吃什么了？是不是喝酒了？”

“过去他只在过节时才喝一点葡萄酒。”安帕罗说，“现在，在这样的环境里，就喝白酒呗。你就喝吧，离得肝炎不远了。”

“为什么人家楼上的卷烟工都不喝酒，而你们……”阿娜反驳。

“她们是女人吗？我们没有女人，不喝酒干吗？”秤砣不服气地说。

“你小子，越说越离谱了，看我怎样治你！”阿娜威胁他说。

“说她们呀？她们干的那活太细，是小姐们的特长，我们老爷们还看不上呢！男子汉嘛，干一天活，出一身汗，酒吧里喝个够，一头睡到天大亮，明天干活不发愁！你们看看我是怎么样工作的吗？”

说完便坐到那里又操纵起切割刀，干了起来。

自从这次到“秤砣”车间看过之后，安帕罗对他已不抱有恨意，而是更加同情他，因此两人便和好了，有时“秤砣”还陪她走上一程，但从来他也不敢重提旧事。

第二十二章 卷烟女工的狂欢节

狂欢节前几天在工厂里就宣布“疯狂时刻”已到,这期间女工们可以开各种各样的玩笑。有一个女工被别人骗出了车间,待到返回时,她坐的椅子被人搬走了。那么多椅子堆在一处,她到哪里去找到她的那一把呀,而这时,其他女工都看她的笑话,一会儿这个说“在后边呢!”一会儿那个又说“在前边呢!”她跑前跑后,不知所措。大家便开怀大笑。上当受骗的女工再返回时,有一个人在外面找个尖尖的羊角藏起来,待到发现谁是主谋时,就把羊角拿出来吓她一大跳。还有的女工找一张纸叠成个小毛驴,然后趁人不备时把小纸驴用大头针别在某个女工身上。还有一个玩笑就是找一个中了彩票的号,对某个有点傻气的女工说,你中奖了,去领奖吧!这些开玩笑的方法,每年都大同小异,但是却能引起人们的欢乐笑声。

星期四是传统的教母日,这一天规定不上班,可以在工厂里大大庆祝狂欢节。从一大早女工们就手提筐子,里面装满了化装的衣服,可以跳舞,还可以扎花车。平日里黑乎乎的车间也装饰得色彩缤纷。北部联盟成立这年的夏天,工厂里的狂欢节很有特色,女工们把这一个狂欢节办得欢乐愉快,尽力尽兴。总共扎了五辆花车,每辆花车都光彩照人。前头两辆有年轻的村姑和年轻“小伙子”组成,他们都穿着从附近农村

借来的典型民族服装；第三辆花车上站的是“水手”；第四辆是“少爷和太太们”。第五辆也是最后一辆是“女学生”。但是头两辆也不一样，第一辆花车上的村姑们头饰都很华丽，而且个个都身材苗条，令人赞不绝口。高个的卷烟女工穿的衣服更显眼，麻布男短裤，呢子上衣，腿上绑着裹腿，头戴帽子，帽子上还插了孔雀羽毛。村姑打扮的卷烟女工长相最漂亮，头上戴发网，腰间扎着红绸带，见了人还故意扭扭捏捏，愈加妩媚动人。第二辆花车上的女工们穿的衣服都是当地有特点的装束，让人觉得都很慷慨大度。裙子扎在腰间，头上裹着羊毛头巾，头巾的穗头飘来飘去，手里擎着一个枝型架，上面挂满了小面包圈，有人说这种打扮只有在赶庙会时才见过，还有的穿一身高黑衣，粘着胡子，戴着一顶宽沿大礼帽，俨然一个印第安人首领打扮，他身边有两个河口地区打扮的农夫一左一右护着他。学生打扮的花车上的女工们都穿着黑裙子，手里拿着吃饭用的特大木制刀叉。水手们的花车上姑娘们都穿着白麻布上衣，但衣领是蓝色的。那辆老爷们的花车上，什么都有，有戴脏手套的，有戴破帽子的，有穿旧的跳舞服装的，但是每个人头上都戴着假面具，做着滑稽可笑的动作。

在通往普通卷烟车间的半路上，有一群人围住一个清洁工又唱又跳。清洁工差不多是一个中年妇女，长得矮小而又粗壮，是圆形，因此人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木桶”。她站在人群中间又唱又跳，披一件破斗篷，背上塞上两个圆形东西，看起来像个双峰驼，手里举着一个扫把，脸上抹了黑灰，背上还用大字写着“玩笑万岁！”一边用扫把撞地，打拍节，一边唱，但是，不一会儿，花车上的女学生成了人们观看的中心。总共有大约十二个女学生，有打手鼓的，有打响板的，齐声唱着“美丽哈瓦那女郎”，声音清脆、甜润、悦耳，不少会这首歌

的姑娘们也跟着她们唱,跟着她们扭动自己的腰身。在这辆花车上最引人注目的当数瓜迪亚娜。她头上戴着一顶三角帽,一件蓝上衣,配一条红裙子,手里有节奏地敲着手鼓,尽情地唱呀跳呀!这位可怜而又令人可敬的姑娘,自有生以来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义务,就不知道什么叫欢乐。今天,她终于能够忘却一切烦心事,而尽情地享受女工狂欢节给她带来的愉悦。

阿娜和安帕罗在“水手”的那辆花车上。“银鼠”阿娜打扮成一个调皮而又滑稽的水手,安帕罗则装扮成一个最帅的小伙子。这一身男装使得她在众多水手中鹤立鸡群。不知道她女儿身的人还以为是个经验老道见过世面的海员哩。花车在工厂内部从一个车间走到另一个车间,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拍手欢迎或高唱歌曲,或翩翩起舞,同庆同乐。今天是一个欢乐的日子,这里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但是,在所有花车里,那辆满载着“村姑”与“小伙子”们的花车最受欢迎,最受青睐。在最前头的是一位已婚妇女,但她却打扮成一个未婚姑娘,她叫罗萨,虽然穿着女性的紧身上衣,外面套了一个绸子坎肩。但腰身未免显得过肥。短裤紧紧地贴在她那略显肥大的臀部,头上裹着一条蓝色丝巾,就像农夫那样缠在头上,把头发几乎都盖在里面,一边打着手鼓一边唱着一曲民谣。一个海边长大的皮肤有点黑的姑娘与她一问一答地对唱。对唱的内容都是根据场景即席而编的,说的是人人皆知的事情。看她们唱得扭得那么起劲,招来不少观众也加入到她们对歌的行列。

在那辆“太太”们的花车上,有一个姑娘歌唱的声音特别甜美,而且具有磁性。人们听她唱一首民谣都凑过来听:

“在波涛汹涌的海边上

有一位姑娘在等待，
等她的心上人打鱼回来。

.....”

但是，谁还有心思干活呢？狂欢节的喧闹声让正在当班的女工们无法集中精力。她们只好充耳不闻，屁股坐在那里，但心早已飞向外面。大约下午三点左右，狂欢节达到了高潮，女工们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手不动作了，眼睛注视着花车上那些唱歌跳舞的人。就在这时，脱烟梗车间发生了一件事：女工们不想干活了，她们往一处一凑，然后又弄了辆花车，许多人都加入到她们当中。那些年纪大的女工们，索性把大披肩往头上一蒙，只露眼睛，排成两队，前面四个人，又从墙角处找了一床旧席子，让最年长的最受人尊敬的波科娜躺在席子上闭上双眼，扮成刚刚死去的车间女主任。就这样抬着在工厂里转，人们都感到好奇，发出感叹，说：“车间主任复活了，你们女工们就有好看的啦！”有人说这与鬼节宗教游行时，走在后面的那个魔鬼相似，干脆就叫它魔鬼花车吧！

卷烟厂女工这一年的狂欢节影响很大，附近的许多居民都涌到工厂里面去看热闹。平日里许多不被人注意的姑娘们，在这一年狂欢节上，由于穿了件新衣服，脸上涂指抹粉，抹上了红嘴唇，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还有的姑娘因为扮成男孩子，比她的女儿身更能引起小伙子们的兴趣。因此可以说，狂欢节给许多女工提供了展示个人才艺的机会。跳舞跳得好的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神，唱歌唱得好的招来不少人青睐。就连那些半老徐娘的女工们，在节日里也异常兴奋，穿上了平日里不敢穿的衣服，尽情地跳，忘情地唱，“女工们的狂欢节嘛为什么不乐，为什么不闹呀？”你们看，那个身体微胖的女工，她一身非洲女工的打扮，连脸上都抹了黑灰！她图什么？图

的是欢乐，乐而忘忧吗？车间里已经没有人干活了，人人都到了院子里，与前来观看热闹的市民混为一体，四千女工，加上不计其数的市民，这是一个多么伟大而盛况空前的狂欢节呀！

大约到下午四点钟，天气依然炎热。那些穿厚厚的农夫服装的女工们喊道：“受不了啦！快把人热死了！”有的人用帽子当扇子扇风，但无济于事，有的找个阴凉处停下来喘口气歇一歇，有的人大口大口地喝着冷饮……这时，“银鼠”阿娜提议道：“咱们干么不能到厂外面去，这里人太挤，实在受不了！”

这个提议妙极了。于是所有的人都到了工厂外面的空地上。这时天空晴朗，阳光透过光秃的树枝照射到早在初冬时被霜打蔫的绿草地上。今天的气温可以说是马里内达二三月份常有的不冷不热天气。轰轰烈烈的欢乐人群一拥而来，把原本在那里安静地吃干草的牛羊和觅食的鸡鸭猪狗们吓得落荒而逃。因为这附近这里是唯一一片空地，空地的一边有一堵残垣断壁，另一边有许多堆积成捆的散发着臭味的烟梗，还有一边便是烟厂的外墙，烟厂与格拉内达的其他楼群相去有一段距离。不一会儿，人群围成了两个圆圈，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也大多了，不那么拥挤了，凉爽的气候让人们的双腿不愿站着不动，而是要摆开姿势大跳一番。

要是卷烟女工们知道这时就在附近的一处高坡有两双好奇的眼睛在窥视他们的话，她们是会更加起劲地跳，还是会跑到坡上把那两个家伙拉出来训斥他们一通？其实当卷烟女工们在工厂院子里狂欢时，他们俩就站在一个高坡上不停地观看了。其中一个倒是经常来这带转悠，但是他从未见有什么人在这里玩耍，只看到几个石匠在石坑里凿石头，偶尔也能见

到几只公鸡在追逐母鸡。巴尔塔萨不知道卷烟女工们的狂欢节是怎么回事,便不停地问波伦,而波伦当然无所不知便耐心地给他讲解。

“一般情况下女工们戴着假面具狂欢,都在工厂的院子里面闹腾,但是今天太热,于是她们就出来了,到厂子外面来跳舞,你看,这有多巧呀!”

“是巧呀!你说的有道理。我在哪里都能遇上巧事。”巴尔塔萨少尉说着用手指了指装扮成水手的那辆花车上的姑娘们。在这辆车上的农民青年们跳的是带有地方特色的舞蹈,一边敲打乐器一边扭动腰身,而“水手们”则选择了一种具有踢踏舞特点的渔民舞。这种舞节奏明快,充满活力,原本是男性跳的舞蹈,经这些男扮女装的姑娘们一跳,这种舞又增加些许妩媚色彩。你看她们双手放在臀部,头部微微后仰,不时摘下帽子,在眼前一晃。在这些水手姑娘们中间,安帕罗也在那里极其天真地跳着,她的舞姿优美,而且富有神韵,完全陶醉在踢踏舞的激情中,就像任何一位少女,当她认为没有男性在窥视她时,她会极尽风流之能事。你看她的身段扭动得时而潇洒时而轻盈,潇洒时如同武士一样威风凛凛,轻盈时如同仙女一样飘逸……张着嘴巴,喘着粗气,露出一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玫瑰色的舌头,当她摘下帽子拿在手里跳时,一头秀发随着舞姿或前或后,高高隆起的乳房也诱人地晃动着。有时站在原地使劲地跺着脚,身体一会前倾一会后仰,双手里的响板有节奏地打着,一会向下,一会向上,仿佛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不停地上下翻飞,要冲破牢笼到广阔的天空去自由地飞翔。

第二十三章 诱 惑 者

巴尔塔萨和波伦从瞭望台上下来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夜幕笼罩着工厂,换上便服的烟厂女工们也在夜色中喧闹着离开了。巴尔塔萨安静而专注地走着,波伦却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巴尔塔萨少尉看起来心情不错,似乎看了特里布娜跳舞让他非常高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兴趣和爱好:这个人喜欢生锈的钱币,而那个人却酷爱无聊的古老书籍;这边这个人喜欢骏马,而那边那个却喜欢收集邮票和火柴盒……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漫长的将来,波伦这一生所执著的却是欣赏女性漂亮、迷人、完美的魅力。他像一个艺术方面的专家一样,虽然不从事艺术行业,却学会了鉴赏,能准确说出一幅画的成功之处,一件家具的风格,一座纪念碑的朝代。他的这种鉴赏力,这种特别的眼光,使他能发掘美人,尤其是发掘美人的迷人之处。没人能像波伦一样善于发现尚不为人知的美人,预测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姑娘是否“值很多钱”,是否拥有那个被称为端庄优雅、妩媚动人、亮丽时髦、摄人心魂、纯洁可爱、懂事可人等等可以有上千个不同的词来形容,而事实证明这是个难以准确定义的谜。

而奇怪的是,尽管波伦对女性是如此的热爱,在实用美学方面的知识是如此的丰富,在他身上却从来没发生过哪怕是小小的一次爱情轶事。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强烈的爱情电

流的氛围中,爱情火花却从未伤害过他。在爱情上,他是最纯粹无私的利他主义者。如果他没和姑娘们一起谈她们的追求者们,那么肯定是和小伙子们在一起谈论某个姑娘,他会说得小伙子们热血沸腾,鼓励他们去追求某个姑娘,或者同他们谈论某个女孩脚：“伙计,那是一只只能一手掌握的小脚啊。”或是另一个女孩的肤色：“哥们儿,那可真是滑若凝脂啊,真令人难以相信那是天然的。”波伦认识那些负责传递情书的女仆,知道到哪些偏僻地方散步容易假装跌跤,哪些地方适合谈情说爱,剧院里哪些座椅最方便调情。他总能第一个嗅到不寻常的气息、婚礼、丑闻、桃色事件早期的征兆。波伦不是一个爱替人说媒的人,因为,一般来说,替人说媒的都坚持某种道德目标,而对波伦来说,道德——坦白地说——他一点都不在意。如果故事的最后以婚礼告终,那很好;如果不是,那也无所谓;波伦是为艺术而艺术,他觉得爱情本身就已经足够了。

马里内达所有的陷于恋爱中的人,尤其是军营里的,他们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要把这件事告诉波伦去。”而波伦就会像一面令人愉快的镜子——那种美化了事实的镜子,映照出他幸福的形象,一个并不准确,而是夸大了、美化了、加倍了、更加容光焕发的形象。“我们去我女朋友家门口转转。”他的朋友们拽着他的胳膊对他说。然后波伦就会整个下午都在一个街区转悠,分享着某个刚刚陷入热恋的小伙子不断发出的惊呼：“窗帘拉开了……她在探头呢……不对,这是她姐姐……现在,对,就是她,看她看我的眼光多么……嗨,她披上披巾了……”波伦从来都是不知疲倦地担任着反衬者和评论者的角色;而那些女孩子们,凭着她们一贯正确的直觉,都当他是一个不具威胁性怯懦无用的人;尽管他对她们表现得非

常爱慕、亲昵和殷勤，她们也从不把他当回事。

巴尔塔萨原本没找他当自己的爱情顾问，而是波伦自己主动提出来帮忙的。不仅如此，他还煽风点火，言谈中充满煽动性，不断鼓励巴尔塔萨。那天下午，当他们一起往城里去的时候，最不安分、最激动的是摩斯菲特^①；浮士德^②保持着沉默，考虑着几个村子里的一些难办的麻烦事，毕竟他的家人和熟人都住在这儿。与此同时，摩斯菲特，可怜的魔鬼！还在不停地称赞着见习水手有多好。尽管第一眼看去波伦有一张很男性的脸：粗硬的胡须、浓密的眉毛、高高隆起的鼻子，同西班牙通常被安置在粮仓和磨房前面的木头警察挺像：尽管有可怕的大胡子，还是很容易就能认出来是木偶。但是，每当他们经过一个路灯的时候，昏黄的灯光晃动着照在他的脸上，使他的脸看上去有些变形，显得光怪陆离，很滑稽。

“我跟您说，波伦，”巴尔塔萨说道，他终于决定说出来他的想法了，“您不明白马里内达这个地方……也不知道我妈妈这个人。他们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的苦恼，无数的麻烦……我讨厌丑闻。”

“嗨，你们的青春多么乏味啊！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以后……”

“对我来说不合适，就像我已经跟您说过的，如果他们把我派到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会很高兴的。如果我留在这儿，很容易……而且，您知道那个工厂是怎么回事儿吗？一个女人的共济会，即使今天她们互相揪头发扭打在一起，明天她们就会像一个魔鬼军团一样互相帮扶。她们会使我威信扫地，她

① 歌德名著《浮士德》中的魔鬼，此处指波伦。

② 此处指巴尔塔萨。

们会给我制造麻烦的。”

“刚才您可没这么担心。”

“真的，波伦，如果真要有点什么事，那么比起战场上中弹受伤，我更害怕流言蜚语。可能这样很蠢，但我确实非常讨厌成为别人说闲话的对象。”

“好了，伙计，别绕弯子了。您其实就是担心会不小心陷入那个女孩的网中，然后不得不结婚……”

巴尔塔萨毫不掩饰地笑了，笑得有点暧昧，所以波伦耸了耸肩。

“那么……”

“一方面，没错，您说对了：我的确还怀有这样的疑虑。但是如果一个人就这样平淡地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那几年，然后怎样呢？他老了，却什么也没有体验过……”

说到这儿中尉就停下了，一个可笑的想法让他又一次笑了，他想起来少尉正属于即将步入老龄的情况，而他却既没有能献给上帝的礼物，也没有可讲给魔鬼的故事。与此同时，波伦正热烈地赞同着巴尔塔萨的最后那几句话。他从新的角度解剖和思考着这几句话；总之，他的目的是让火焰烧得更旺一点。他把自己魔鬼的职业做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巴尔塔萨同意了第二天同他汇合，一起想一个进攻计划来征服那个坚贞的女演说家。但是当他赶去赴约的时候，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在咖啡厅的中间地带，波伦意识到巴尔塔萨有了一点新变化。

“没必要制定什么计划了”，中尉勉强地笑着说，“我没跟您说过吗？我被派到那儿去了……，去纳华达。那儿的事情进行得不顺利。”

“切！……四个匪帮东窜西跳的，伙计，只是散乱的匪帮

而已。”

“散乱的匪帮？……看着吧，几个月后您就知道了。事情越来越不妙了。在那些想强行进入教堂和开玩笑地朝圣徒们的画像开枪的野蛮人中，和另外那些截断电报、放火烧火车站的加勒比人中……您看着吧，您会看到他们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果子。这儿没人明白。您看着吧，甚至看起来很靠得住的蒙庞谢公爵^①也会卷进这场愚蠢的战斗中的！他想成为国王；但是他没头脑地杀了他的表兄，这让他失去了王位，也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撒旦不亲自来管理我们，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有烟吗？给我一支。”

波伦把烟盒递给他，巴尔塔萨紧张地点上一支香烟。

“好吧，依你看有几个王位候选人？”他接着说，一边朝屋顶喷了一口烟，“如果您有耐心的话，您就慢慢数吧。埃斯帕德罗^②……一个。您会说他是个呆子，对，但是激进党的其他人，还有某些天真的神经错乱的家伙，都拥戴他。您没看到店铺里的那些巴尔德梅罗身穿皇家礼服的画像吗？~~巴尔塔萨~~，~~世~~的儿子，第二个，他母亲退位了或者即将退位。这个人，至少，代表着一点什么；但他很年轻而且又没有什么~~经验~~，只是在踢皮球的时候还有用罢了。王位继承人，第三个……您看，这家伙引起了很大反响，现在所有人都叫他卡洛斯七世了。他一个人的拥护者就比其他所有人的加起来还多，而且他还很能吃苦、很勇敢。阿奥斯塔公爵，一个意大利人……是第四

① 即法国国王路易一世之子安东尼奥·德·奥尔良(1824—1890)，其妻是西班牙公主玛丽亚·路易萨·德·波旁，因而获得了西班牙王子的头衔，是当时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之一。1870年在一场决斗中开枪打死了其表兄西班牙王子、塞维利亚公爵恩里克·德·波旁·波旁·多斯-西西丽亚斯。

② 巴尔德梅罗·埃斯帕德罗，西班牙著名将领和政治家，曾是西班牙王位候选人之一，但他自己拒绝了。

个。一个德国人,名字是奥……奥什么来着,总之,一个很难的名字,那些可笑的报纸把他变成了“奥莱”^①,“奥莱,如果你们选我……”,这是第五个。三人摄政团……第六个,更确切地说,是第八个。还有安赫尔·普里麦罗……九个。啊!我还忘了葡萄牙的那个了,老是有气无力的那个……再加上蒙庞谢,十一个。怎么样?”

“但是……这样以来,正式的候选人……侍应生,咖啡和白兰地!”

“不要,谢谢,我在家喝过了……当然,严格的候选人,今天看来,是堂·卡洛斯和共和制。问题是这两者对咱们都没什么好处。我马上就要走了。您想要我帮您从那片山野老林里带点什么吗?”

“太遗憾了,伙计!我们正要向那个卷烟厂女工发动进攻呢,那可是黄金一样的人儿啊。”

“唔!如果没什么意外的事情阻止的话……回来再说吧。”

^① Ole 的音译,意思是“好啊”。

第二十四章 宗教冲突

自从立宪会议投票赞成君主制以后,安帕罗和她志同道合的战友就处于愤怒之中。时间飞逝,而北方的联合却没有实现,报纸上的预言也都落空了。今天吧!……明天吧!……看来是永远也不可能了!热切盼望的联邦是不可能成立的了,相反,会有一个国王,肯定是一个独裁者,或许还是一个外国人!鉴于此,人们觉得政局是每况愈下了,大家都恨不得让“犹大把政府带走”。而其中发生的两件事尤其惹恼了卷烟厂的女工们:卡洛斯党的壮大和对圣母圣徒的攻击。尽管来自农村的女工指控来自城市的女工“反对上帝”,而事实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所有的女工在宗教方面的态度还是很一致的,虽然她们多多少少都有点知识,但大家依然对宗教非常虔诚和狂热。的确,每个车间里都有一个粗糙的陶立克式^①祭坛,女工们把自己的披巾、雨伞、食物袋子等杂物放在祭坛上,但是这种随便并不是缺乏尊重的意思,就好像是经过神圣的祭坛的时候,大家都会在胸前划十字并行屈膝礼,这只是一个习惯而已。奇怪的是,随着革命的爆发,工厂里的拥护共和制的力量的增长,宗教活动也得到了发展。祭坛旁的施

① 古希腊建筑样式,起源于希腊本土,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可以发现其踪迹。陶立克式是一种朴实稳重的样式,没有太花哨的装饰,大都用于建造神庙,现今最有名的当属雅典的帕特农神庙。

舍箱里,以前发工资的时候每个女工都会往里投几个钱,但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满满地装满铜币;平常放照明蜡烛的抽屉如今也塞满了烛台和蜡烛;九日斋期间有六十多支蜡烛日夜照耀着祭坛;对于卷烟厂女工们来说,她们宁可没有水喝也不会缺了每天在她们最喜欢的宗教画像前——一位比平常的画像大一倍脚下匍匐着俘虏的施恩会圣母,一位穿着饰满金丝带的粗呢大衣的圣安东,一个穿着肥大的衣衫手里拿着蓝色地球仪的圣婴——供的灯油。圣何塞的九日斋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举办得那么盛大,所有的女工都在一边工作一边祷告,她们把脸转向祭坛念着祷告词和连祷词,在最后一天更是虔诚地大声唱着颂诗,尽管唱得并不是很合拍。也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参加圣葬游行和多洛莱斯九日斋。最后,工厂的保护神,安帕罗圣母,在没什么特殊原因的情况下得到了很多的捐赠、祭礼和施舍,而她的竞争对手,海洋之星,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航行的水手们的保护神瓜迪亚娜圣母,也没有被遗忘,收获颇丰。

格拉内达确实会有那么几个敢于冒犯宗教毫无顾忌地胡说八道的坚强灵魂,但是在大多数人的监督下,他们也不敢大放厥词,至多是说说神甫的坏话,骂他们道德败坏又贪婪,或者诽谤他们参与政治,还拿起了武器想带来“黑暗时代和宗教法庭”,影响更加深远的事情他们是不敢煽动的。如果有人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肯定会被嘲笑兼辱骂的唾沫星子给淹死的。

“这个世界堕落了!”安帕罗那一队的师傅,一个眼神忧郁,自从看到她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是她的骄傲——死于天花以后就一直穿着丧服的上了年纪的女人说,“世界动荡不安,姑娘们!你们不知道国会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吗?”

“能发生什么事呢?”

“一个据说是来自加泰罗尼亚的议员说,说是上帝是不存在的,又说圣母这样那样……上帝宽恕我,耶稣保佑。”

“他没有被当场打死吗?卑鄙,无耻的家伙!”

“胡说八道,毒舌!他是没有上帝的,肯定的;他永远也得不到上帝的眷顾!”

“说得对。还有一个人说了另外一些很可怕的话,我记不起来了。”

“坏蛋!应该往他嘴里灌辣椒粉!”

“啊!还有一件可怕的事!听说住在省城的人都很害怕,因为发现了一家专门偷小孩的公司。”

“我的灵魂的天使啊!为了什么?是为了把孩子的头砍下来吗?”

“不是,女人。是新教徒干的,为了把那些孩子们带到英国去按他们的方式来教育。”

“公正的上帝啊!世界上有多少邪恶啊!”

听了这些话,就可以明白那个开始的时候还是在工厂里悄悄地、没声息地流传,然后就像“我将孤独地在王宫之中”^①里著名的咏叹调一样,逐渐从和风变成飓风的谣言所产生的效果了。要明白消息的严重性,听听人称“保姆”的瓜迪亚娜和她的邻桌的谈话就足够了。

“你没听说吗,瓜迪亚娜?‘蜥蜴’入了新教了。”

“新教?那是什么东西?”

“是英国佬那边的一种宗教。”

“真不明白为什么允许那些宗教传到这儿。不知道是哪

^① La Calumnia, 意大利歌剧大师威尔第作品《堂卡洛斯》中的片段。

个混蛋把那些魔鬼带来的。那个不务正业的‘蜥蜴’，您看吧。我一向都不喜欢她那张黄黄的脸孔……”

“他们给她夸儿托^①了，女人，他们给她钱了，……不然的话你以为……”

“如果是我……就算给我一千比索的金杜罗^②我也不干！我是个穷人，很穷，我很需要钱，即使只是为了让我的孩子们穿好点……唉呀！”

“为了一千比索出卖灵魂！我也不干，姑娘们。”师傅插嘴说。

“您站开点儿，师傅，站开点儿……我宁愿一辈子吃玉米饼——感谢上帝的赐予——也不愿做这种丑事。”

“喂……，那些新教徒让‘蜥蜴’做什么下流勾当？”

“他们让她每天下午去一个兵营，听说他们在那儿有个小教堂，……他们让她用另一种语言唱一些……她不懂的东西。”

“唱的应该是粗话和罪孽吧。他们，他们是谁？”

“一些结了婚的神甫……”

“看在上帝的份上！神甫结婚……像我们一样？”

“就像我结过婚一样……言归正传，他们就出现在公共场合，手里牵着小孩，无耻之极。”

“天哪，真好玩！那副主教没有把他们投进监狱吗？”

“问题是他们反对副主教，反对牧师，反对罗马教皇，反对上帝、圣徒和圣母瓜迪亚娜呀！”

“那个被洗了脑的‘蜥蜴’……但愿她让野狗给吃了！”

① 西班牙古货币名。

② 西班牙古货币名。

不,既然她已经投靠那个异教了,逮着机会我会跟她说道说道的!”

“加上我!”

“还有我!”

仇视就这样产生了。在那个叛教的,由于发黄的肤色、顺直的头发、阴郁粗鄙的眼神而被称为‘蜥蜴’——国内一种带有黄黑斑点的蝶螈——的女人头上盘旋着一股厚重的乌云。这是一个为了攒一个马拉维迪^①能把鞋掌都吃下去的女人,她的话题从来不离英镑或面值5块的多乌隆^②,只要是钱她都不会放过。她挣到钱以后就会把钱和以前的积蓄缝进一只袜子里,但是这并不能让她好过一点,因为大家不喜欢她。如果她走近一个同伴身边,这个同伴就会转过身背对她。她的桌子上什么也没有,因为没人愿意坐她旁边干活。她把披巾放在隔板上,马上就会有人从另一边悄悄地推,使披巾落下来弄脏了。她把饭盒放在祭坛上,马上就看到十只手同时伸出来厌恶地把饭盒扫到地上。师傅以侮辱人的精细和不信任的表情检查她的烟卷。有一天天气非常热,她就向最近的一个女工要点儿水喝,那个女工刚打开一个装得满满的玻璃水瓶来喝水,却干巴巴地回答:“我一点儿都没有。”结果‘蜥蜴’就指着瓶子,脸上有着隐忍的怒意,而那个女工却站了起来,拿起瓶子,一句话不说就把里面的水都倒在了地上。‘蜥蜴’的脸都绿了,下意识地抓起了半圆形的刀子,但是车间里的各个角落都响起了挑衅的笑声,迫使她只好吞下侮辱,结果还是几乎被上千只愤怒的指甲给撕成碎片,使此后很长时间她都不敢回工厂。

① 西班牙古货币名。

② 西班牙古货币名。

二十五章 特里布娜的第一项英雄事迹

城墙外,马里内达的碉堡脚下,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聚餐会”,这是卷烟厂女工们的特殊节日,很有特色。到了那天,女工们从箱子底翻出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穿上,再带上一盘还算可口的点心来到聚会的田野。这是一片荒凉而贫瘠的土地,只长着苏格兰刺蓟和荨麻。从公共洗衣池到“圣水坡”的高处,在这片风景秀丽宜人的田野上,人们三三两两地坐着。大家都尽量坐在墙阴下或坡面上,实在没地儿了就在旷野上随便坐。没人带雨伞或太阳伞,尽管实际上,这两样东西很有可能是必要的,因为有一阵突然来了一大片乌云把太阳遮住了,原本明亮的天空一下子暗下来,好像要下雨的样子。而过了一阵,原本沉闷的空气中突然刮过一阵风,一阵沙拉拿风^①,预示着暴风雨的到来。

然而唱歌跳舞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面包圈和点心摊子也没有减少,人们依然吃得非常高兴。这边在听吉他和十二弦琴,那边则回响着鼓声,风笛入耳悠扬,如泣似诉。一个卖骑士小说和侦探小说的瞎子反复播放着一首摇把琴^②曲,

① 是夏季西班牙东南海岸的一种东风。

② 一种古乐器。

听着就像大黄蜂的嗡嗡声。在离吃东西的人群几步远的地方,一群恶心的乞丐在哀求乞讨:一个患象皮病的乞丐露出了他蜕皮的脸,一个患疱疹的乞丐露出了光秃秃的长满脓疮的脑袋,这个乞丐伸出去一只干巴巴的手,那个露出溃烂了的大腿,乞求圣母玛格丽塔把我们从“奇怪的病痛”中解脱出来。在一辆小车上,一个没胳膊没腿,大脑袋包在破布里,戴着绿色眼镜的怪物发出一声粗哑的哀叫声,而一个健壮的姑娘站在车旁收人家施舍的钱。两桶葡萄酒已经逐渐见底儿了,但空气中依然飘荡着芬芳的酒味,还有炖肉和冷盘的味道。喝过葡萄酒的嗓子嘶哑地唱着歌,无人照管的孩子在哭泣着。

安帕罗和几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在一起,她们已经享受过一顿丰盛的下午茶点。“银鼠”也在那儿,她在马里内达有一个在“贝亚·路易萨”船上当船长的姘头,这让她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虚荣心膨胀地让人难以忍受。因为船长大人不愿意来这个看起来还不错的下午茶会,所以他们约定聚会结束后他再来陪她。“保姆”也在那儿,她也显得非常高兴:因为她把患了淋巴结核病的弟弟和聋哑妹妹也带来了。对于弟弟,把他带到有人的地方去这种事是想都别想的,因为他会马上发病。聋哑小女孩静静地、深思地看着周围,那个她只能看到图像的世界;那个小男孩大概已经有十三岁了,如果没有结核病和那过于肥厚的嘴唇,他本该是很可爱的。他脸上挂着委拉兹克斯画的“傻瓜”一样的无知的、半兽性的傻笑,很是享受节日的热闹。“保姆”没有开怀大吃:她把最好吃的都留给了她弟妹们。

“你怎么样,瓜迪亚娜?”安娜满面春风地问她。

“女人,我这样子好像已经好几天了……很累。我必须得找人帮我把肩胛骨治好,不然它肯定会掉下去的。”

“振作，振作。安帕罗，唱‘年轻人德雷马克’吧。”

安帕罗和卷烟厂的另外两三个女工，因为天太热，又吃得太饱，已经在碉堡斜坡上的一小块平地上横七竖八舒舒服服地躺下了。有几个解开紧身背心的扣子，拿着丝手绢扇风，还有几个，脸朝下躺着，身体支撑在胳膊肘上，下巴搁在手掌里。还有几个像土耳其人那样坐着，为了防止腿抽筋，时而抬抬左腿，时而抬抬右腿。干黄的草地上散乱着瓶子盖、沾了油污的纸、鱼刺、碎杯子渣、一个丝手绢、一张大餐巾纸。

吃饱喝足之后，在如复活节般的欢乐氛围中，在沙拉拿风和葡萄酒的刺激下，女孩子们的情绪激昂起来，渴望找个人来吵吵架，大声喊叫几声，弄出点噪音来。她们醉了，不是因为喝了那点葡萄汁，而是陶醉在节日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了，陶醉在鲜亮乍眼的色彩中了，陶醉在高低起伏的声音中了。只有聋哑小姑娘还是那样无动于衷，用她那双儿童的清澈眼眸看着周围的一切。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出有趣的闹剧，给了精力充沛的姑娘们一个发泄的机会。

当时，她们看到一个面貌奇特、身材高瘦、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袍子的人朝她们走过来，而他旁边是一个跟他形成强烈反差的男子，那人又矮又胖，脸色血红，穿一件很短的美式灰色短上衣。一看到这一对有趣的家伙姑娘们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穿长袍的那个好像是个神甫。”“保姆”说。

“他不是神甫，”“银鼠”肯定地说，“你没看到他满脸的络腮胡子吗？”

“但是，女人，他带着教士领巾啊。”

“什么教士领巾！那是黑领带。”

“那个胖子是个英国佬。”

“耶稣啊！他的下巴好像用番红花给染了！”

“那又是什么？我的天哪，只有一只眼睛上戴了眼镜，而且悬在空中！看哪，看哪！”

“闭嘴，他们朝这儿走过来了。”

“是啊，他们直接来这边了。”

“不是，女人。”

“好了！他来了，他们都来了。你信了吧，固执的家伙！”

“因为他们喜欢你吧。”

“不对，他们喜欢你。红下巴的那个家伙过来跟你成亲了。”

“那个阴沉沉的教士老看你呢。”

“呸！你们闭嘴，他们已经过来了，你们这些好惹是生非的犹太。”

“闭什么嘴！他们愿意就让他们闭嘴。”

然后安帕罗和安娜两个人就一起唱起来：

“我喜欢公鸡，
我喜欢公鸡，
我喜欢公鸡，
鸡肉番红花……”

无视女孩子们散发出的敌意，这两个家伙满脸严肃一本正经地靠近了她们的圈子。那个穿长袍的家伙刚走到近前来就说：“大噶（家）好哇，女丝（士）们。”听到这话，要不是还有点好奇心，女孩子们都要差点笑翻了。这个活宝从哪儿来的啊！一口那么奇怪的安达卢西亚口音，把“S”音发成“C”，还咬字咬得那么厉害！……

“我很赢（荣）幸地，”他继续说，手插在他那宽大的粗呢外套的口袋里，“给你们介绍一本对精神很有益处的苏（书），

我希望散(善)良的你们能印(认)真读一遍,我请求你们思考一下苏(书)里的内赢(容),我的女丝(士)们。”

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三四本装订好的书和一捆散着的书页。没人伸手去拿那些“苏”,于是他就把书轻轻地放在女孩子们的膝盖上,那个大腹便便的英国人就在旁边用他那闪闪发光的独目镜观察着。

“请上帝拯救我!”安娜是第一个开口说话的,“我知道这些居心不良的家伙是什么人了!喂,芭芭拉,这个家伙不就是那个在军营里建小教堂的吗?”

“就是他……就是每个下午在那里又喊又叫的家伙。”

“给‘蜥蜴’钱的那个人?”

“对,女人。”

“这个人,听说是神甫不是吗?”

“据说是,在他的国家担任神甫,现在是‘蜥蜴’他们的神甫,而且他还结婚了。”

“结婚了!”

“对,跟一个寡妇搞在一块儿,而且他们已经有……”女孩子开玩笑地模仿了一下新生婴儿的啼哭声。

“那另外那个混蛋呢?”

“他是……”女孩子食指和大拇指摩擦了一下,做了一个全世界通用的表示撒钱的动作。

在她们低声地谈论着的时候,安帕罗已经看了几页宣传纸的题目:“真正的耶稣教会”,“拯救你的灵魂”,“基督和巴比伦”,“净化过的基督教信仰”,“罗马,在真理的照耀下”……听着不时钻进耳朵的女伴们的谈话,看着纸上的某些片段,一种神秘的感觉渗入她的心中。她严肃而坚定地站起来,就像她在红色俱乐部的宴会上发表演说那天一样。

“您听着，”她非常轻蔑地说，“您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我们也一点儿都不想要。您拿这些东西骗傻瓜去吧。”

“女丝(士)，您没明白我的意思……”

“您以为我们像别的倒霉蛋一样用一毛钱就能收买吗？您听着，讨厌鬼！在这儿就是波多西^①的银矿也别想让我们像犹大一样背叛我们的宗教。”

“女丝(士)……我的姐妹们……请你们印(认)真思考一下，你们会发现我的目的很蠢(纯)正，就是样(让)您了解耶稣我们的救世主的真理……”

安帕罗愤怒了，她闪电般地跳起来，愤怒给了她双倍的力量，她一下子就把装订好的圣经撕破了，把那些散页也撕成碎片，然后把它们扔到教义传授者又尖又瘦的脸上和那个安静的英国人红润的胖脸上，而这两个人，肯定已经习惯面对这样的场景了，掉头就想尽快溜到人群里去。不幸的是，那个地方人非常多，很拥挤，所以他们要么就得退后一点，然后绕路从这群女孩子前面穿过去，要么就得冒着被挤扁的危险挤进人群中。他们选择了第一个办法，结果这个选择对他们来说是错误的，因为安帕罗，就像一匹闻到血腥味的战马一样，一边张大鼻孔，眼睛兴奋地闪闪发光，准备重新开始战斗，一边激励着她的同伴们。

“他们是新教徒，把他们赶出去！”

“把他们赶出去！万岁！”

“他们还会再来的……加油……看看谁能打中他们。”

“来啊！来啊！好戏上场啦！”

^① 盛产银矿的地方。

两个如惊弓之鸟的传教士紧紧挨在一起,企图在不被那些已经撩起裙子准备战斗的姑娘们看到的情况下溜走。看到他们在射程之内,姑娘们开始拿东西砸他们,这个扔块面包,那个扔一块包子,那个扔一个梨,而愤怒的安娜因为手头没啥可扔的,就拿起一个土坷垃扔了过去,结果居然出乎意料地打中了那两个传教士;一块奶酪击中英国人的脸,把他的独目镜打碎了;“保姆”的弟弟扔出去的一串樱桃在牧师的后颈开了花,把他的脖子染得一塌糊涂。这群勇敢的姑娘们一边轰炸敌人一边开骂。

“接着,看能不能让你们翘辫子。”“银鼠”尖叫着。

“这是替我们的圣母扔的。”“保姆喊道。

“让你们再去花钱做坏事,”安帕罗喊着,一边很准地朝教士扔过去一把木叉子。

大不列颠国的儿子好像拳击手一样攥紧了拳头,脸涨得通红,蓝眼睛里射出凶狠的光芒,朝女孩子的队伍坚定地走过去。毫无疑问,他是想来同这些巾帼英雄们打一仗。他的这种威胁的态度激起了娘子军更大的怒火。

“您来呀,来呀,我们就在这儿。”安帕罗右手攥着一个瓶子,大声朝他喊,此时被怒气点燃的她像只被激怒的狮子一样眩目美丽;安娜气得脸色苍白,顺手拿起了一个之前用来盛菜的锅,其他女战士们也都寻找类似的武器。

这时候,这边的冲突已经吸引了很多围观者,他们也都是反对这些传教士的,而他们中也有很多人认识这两个人;那个牧师,已经吓得脸都绿了,颠三倒四地劝他的同伙小心地撤退。

“别管她们了,斯(史)密斯三先生……别管她们了,她们不知道自己在做森(什)么……别管她们了,她们不会把咱们

怎么着的，怎（真）的……看我给您做一个孙（顺）从的榜样……”

被食物炮弹搞得非常恼怒的斯密斯先生没理他；但是他还没走到姑娘们面前牧师的预言就灵验了，来了三十多个人把倒霉的传教士们给围了起来，把他们挤得几乎没法呼吸。不远处一个警察在处理一处口角事件，尽管他用眼角足够清楚地看到这边所发生的暴乱事件，他却没有表现出一点要插手的迹象，直到他看到那两个传教士在人群中艰难地开路像丧家之犬一样逃了出去，后面还跟着一片嘲笑声，他才回过头走过来，漫不经心地问：“这儿发生什么事了，先生们？”

二十六章 弱 点

对于“银鼠”来说,节日这天是以令人愉快的方式结束的:傍晚的时候开始下起大雨点来了,商船船长来接她了,提供自己的肩膀和一把雨伞为她遮风挡雨。路灯下,湿湿的地面映着微弱的光,安帕罗看着这一对恋人离开,心头忽然充满了悲伤,而这在她这种开朗的多血质性格中是很少见的。自从她丰富的想象力不再纠缠于政治,自从随着北方联盟的喧嚣消失,她恢复了以前单调的女工生活,不再有那些密谋和传奇插曲,这种忧伤就袭上了“特里布娜”的心头。为了让自己开心点,她同安娜谈论的更多是一些恋爱八卦而很少谈政治了。安娜对这种话题表示出很大的兴趣。特里布娜终于记住了“贝亚·路易萨”船的船长,他的习惯,他的旅行,他的任性,还有那个因为各种正当理由老是被推迟的结婚计划——而对此安娜总是非常清醒理智地解释。如果她想跟某个普通的工匠结婚,比如说一个鞋匠,那她早就已经有丈夫了,但是,为了什么?为了有家庭负担,为了过奴隶般的生活,为了忍受一个没有教养的男人?不,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那如果拉伊蒙多甩了你呢?”安帕罗问,“拉伊蒙多”是船长的洗礼名,安帕罗跟安娜一样直接叫他的名字。

“他怎么甩呢,女人……他要怎么甩!十年的感情啊!我跟他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这种感觉是谁也没法懂的,是谁

也没法从我这里夺走的。

安帕罗反驳说：她不了解那种人；他们无时无刻都希望能够光彩照人，对他们来说，就像联盟那些先生们说的一样，最要紧的是保持道德高尚、诚实正直的形象。

“你难道不盼着”，安娜恶毒地反驳说，“索布拉多的那个家伙跟你结婚吗？”

“索布拉多的那个家伙？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上次他就跟你后头，他要不是现在在外地，上帝知道……得了吧，女人，得了吧，我有好几次都碰到他在工厂附近。”

“好吧，好吧，那又怎样呢？想象一下，为什么他一定不可能和我结婚呢？不错，我和其他和我一个阶层的女人是一样的材料，但是现在……你认识内格雷罗那个女人吧……那个穿着天鹅绒大衣，戴着白纱帽的漂亮女人……知道吗，她最开始是在码头卖沙丁鱼的，后来在卷烟厂做工，然后上帝就给她送来了那个有钱的丈夫……阿尔巴莱斯那个呢？这儿的人都记得她在这儿卷过烟，现在人家有一栋三层的小楼，在圣艾弗伦大街上还有很好的生意……还有那个嫁给萨拉戈萨军团上校的女人，……她以前也是卷烟的……更别说现在有各阶级平等的说法；那个从外国来的国王说他尊重所有的人，他的老婆在马德里拥抱了一个洗衣女工，如果来了联邦制，那……”

“对，对，这些事你跟索布拉多的堂娜·多洛莱斯说去吧。”

“这……耶稣，圣母玛利亚！您别再靠过来了，再过来我就给您弄脏衣服了！我觉得索布拉多家的人不是贵族阶层的那些人，也不是富人区的那些。甚至还有人看到他们在那个

加泰兰人弗莱合的仓库装过车呢,他们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妈的!还不是跟你我一样都是工人。”

“但是,女人,虽然大家都知道是这么回事。他们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使他们的灵魂更高贵的。可他们却因为儿子是军队的,就想着只有阿斯图利亚斯的公主才配得上他……你看着吧,加西亚家的小姐们输了官司,索布拉多家就几乎和她们吵起来了。……而索布拉多家的大闺女罗丽塔不想同她的女伴分开,还是往那边跑……”

“对呀,他们不喜欢我们这些人,可我们这些人没有他们也照样过得很好……我不需要向他们要吃的,而他们的儿子,如果想对我说什么,那得当着神甫的面才行,不然的话……”

“银鼠”放声大笑,举了好几个卷烟厂里面的例子。安东尼亚、贝比塔、雷奥卡迪亚身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这几个女人都是最常被谈到的,最要强逞能的。跟同一个阶层的人在一起的还好点,而那些攀上老爷们的……

“这些事,”“银鼠”补充说,“没什么办法,通过这些我们也看到了黑白两面……”

“我要想堕落”,安帕罗深受侮辱地喊道,“不愁找不着门路,大家都一样。”

“好了!那是因为你没找到门路,女人,如果有机会,你也会跟她们一样……也是因为现在碰到的那些男人你都不喜欢,毕竟有的男人令人喜欢得发狂,值得你为了他们去跳海;而有的男人即使腰缠万贯也没人看一眼……还有的时候你喜欢某个人,可他却假装不懂你的意思……不管怎样,闺女,活得三贞九烈地又能挣到什么呢?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穷女人的尊严的。”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这不是上帝的法则!”

“的确不是,但……你想怎么样呢?”

安帕罗沉默了。生产生活和人类无法避免的苦难本身带来了多少不道德的念头;相信自己面对邪恶无法抵抗,在不可战胜的环境里只能随波逐流,相信这就是命,而她又因此而产生了对令人无能为力的宿命论的思考,勇敢的特里布娜脑子里不停地思考着。或许,或许“银鼠”有充分的理由。如果最后人们既不相信也不嘉许,如果一个人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摆脱这种悲惨的生活,如果牺牲既得不到荣誉又没有利益的奖赏,那么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圣人呢?这些穷苦的、被人瞧不起、即使堕落也没人关心的妇女们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堕落她们还能怎么办呢?进入车间以后,她看到了多少美丽的、开始的时候很美好、却最终在战斗中屈服了的女孩子!

“但是……我们来看看,”女演说家又想到:“不管安娜说什么,难道这儿就没有一个好女孩了吗?比如说“保姆”,她比蜘蛛还穷,却比太阳还要干净!而且她一点都不丑;她是……这样的……消瘦,她经常忏悔,她说忏悔牧师总是给她很好的忠告……”

此后安帕罗就更加深思了。

“我,忏悔,我本想忏悔的……但是后来……要是神甫知道我参与到政治里头去了……呸!圣周的时候忏悔就够了……而且我也不是,谢天谢地,什么堕落的姑娘……我觉得。”

二十七章 鸟儿的婚礼

巴尔塔萨从纳瓦拉和外省回来了,并坚定信念要像挤压柠檬一样挤压生活,以求榨出更多的鲜美果汁。他这次有机会近距离看到内战,尽管“公报”上每天都说最后的游击队已经被击溃了,已经抓到了最后一个游击队头目,他却明白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而已,这将是一场激烈血腥的持久战。当然,在女人问题上他也更上一层楼,他急切地想要投入某个女性的怀抱,因为在前线的时候卡洛斯党的炮弹使他无法接触到女人。隔一段距离来看,老家的流言蜚语相比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决定采取更加灵活的办法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面对面地硬碰。

不止一次地,在军营的轻便帐篷里,或者在某个巴斯克村落,他想起特里布娜,仿佛看见她就在面前,围着红色的马尼拉大披巾,穿着蓝白色的海军服。他在那些地方遇到的通常都是些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乡下女人,对他没有丝毫的吸引力,偶尔碰到个巴斯克美女,却不但不对他这个英俊的长官回眸一笑,反而咒骂连连。另外,巴尔塔萨是个冷漠又孤僻的人,不是那种能在几个时辰里就能虏获一颗芳心的人。因此,回到马里内达以后,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围着工厂转悠,而是从第一天开始就决定看到安帕罗出来就陪着她,并且他也以

一贯的认真劲儿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特里布娜搬家了，这也大大方便了他的陪伴。她现在住在上圣伊拉里奥斜坡，一座面朝奥尔梅达的小房子里。自从罗森多·青多先生去世以后，位于卡斯特罗街的那栋在一楼的房子对于两个女人来说就变得非常昂贵奢侈了。由于奥尔梅达可以说是一片田野，具有大自然令人愉快的独特魅力，所以这块田园诗般的城市角落就成为恋人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即使不是那么诗情画意的恋人也很喜欢来这儿。

二月份的一个传统节日——圣烛节^①，见证了这份爱情的曙光。这一天，根据民间的说法，是鸟儿们举行婚礼的日子，它们在尚是光秃秃的树枝上共结连理，等春天来了就一起建造它们的爱巢。工厂里充满了浓郁的节前气氛：隔板上，祭坛上，女工们的坎肩里，到处都是一束束带叶的迷迭香，浓浓香气弥漫了整个工厂，甚至盖过了潮湿的烟草味。在一束束的迷迭香中间插着细细的白蜡烛，还有那种长长的黄色蜡烛，买回来以后可以根据需要截成很多段；插蜡烛这一习俗的来源据说是举行洗礼前死掉埋在净界^②黑暗中的小孩只有在圣烛节这天才能见到一束光明——就是他们的母亲一边思念着他们一边点燃的那束光。第二天，在教堂里，这些包裹在受过祝福的迷迭香束里的细小的蜡烛就被全部烧掉。

在马里内达的卷烟厂女工中——总共有四千名——有很多人想给他们死去的孩子送去这份阴间的温暖，盼望蜡烛的光热能融化死亡的冰冷；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还没有孩子也

① 天主教节日，每年的二月二日举行。

② 地狱和天国之间的境界，圣人和未受洗礼的不懂事的幼儿死后的住所。

没有孩子死掉的女工,也买了迷迭香,因为她们喜欢迷迭香的香味,还准备把它带到圣烛节的弥撒上,因为不管怎样,就像波科娜夫人的说教:这是“最伟大的日子中的一天,姑娘们……,因为这是圣母第一次感受到痛苦,因为一个叫西门翁的神甫告诉了她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所必须经历的一切。”

圣烛节这天下午,安帕罗胸前藏着一束迷迭香,浑身散发出一股好像同她融为一体了的香脂的味道。她身材健美,朝气蓬勃,这是一种在同恶劣危险环境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健康,是同环境斗争的胜利表现。如果说要求长期坐着的劳动、污浊的空气、冷硬的食物、贫穷和物资短缺,是工厂里造成贫血和疾病灾难的元凶,那么,能够战胜这些恶劣条件的人就会拥有双倍的力量和健康。特里布娜就是这种情况。

因为是节日,巴尔塔萨没有在工厂门口等她,而是直接去了离她的小房子不远的奥尔梅达等她。因为心中澎湃的爱情火焰,巴尔塔萨的心跳得很快。他的感情不是甜蜜温柔的,不是殷勤讨好的,也不是谦和有礼的,而是霸道又专横的,如果用一种生动而又形象的方法来比喻的话,就好像一个吸烟者想要不计代价地获得那支最吸引人的雪茄,这支雪茄不仅在马里内达从未有过,而且放眼整个半岛也是最好的。安帕罗,柔软的颈项优美地长在圆润的肩膀上,闪耀着琥珀光泽的蜜色肌肤如缎子般光滑,对巴尔塔萨而言简直就像一支制作精致、芬芳四溢、美味至极的雪茄在对他说:“来吃我吧。”当他靠近看那水灵灵的脸庞,明亮的眼睛,以及其他种种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的时候,都令他为自己能够亲近她而感到更大的成就感,也更加想要获得这支美味雪茄。更形象地说,特里布娜的衣服充满了雪茄香味,从她身上散发出一种强烈的令人

陶醉的香气,就好像是打开哈瓦那雪茄盒里的那层丝纸时感受到的那种香味。每当下午巴尔塔萨终于能够靠安帕罗近点儿并且低下头来跟她说话的时候,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沁人心脾的芬芳使他深深陶醉,感到一种顶极雪茄烟令人愉快的轻颤和刚开始抽的那几口引起的美妙的有点晕眩的感觉。这两种原本分开的诱惑之源此刻却融合在一起,产生了更强大的刺激;女人和香烟紧密联合在一起,女性的魅力和雪茄的尊贵相辅相成,足以把任何男性迷得晕头转向。

杨树林里已是日影西斜。在这种时节,树林里几乎是一片荒凉。巴尔塔萨和特里布娜在路边的护墙上坐了一会儿。周围一片寂静,斜阳、旷野、万物无声,他们似乎也陷入一片深深的消沉中,产生了一种懒洋洋的感觉。太阳也和他们一样暗淡无光;大自然在沉思;甚至海湾也昏昏欲睡;一艘漂亮的白色小帆船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两艘客轮也在打盹,红白相间的烟囱没了白烟的装饰,只有一只脆弱的如同核桃壳一样的小艇如箭般从圣科斯麦海滩由两个划手划过来,每划一下都带起一片闪亮的水花,似乎是小船飞扬的秀发。在天边那最后一丝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海浪呈现出墨绿的阴暗色泽;夕阳下,度上一层金色的鱼网飘荡着,似乎把海浪包裹了起来。

随着夜幕逐渐降临,从海上刮来一阵凉爽的风,不时掀起安帕罗的披肩角,弄乱巴尔塔萨的金发。夕阳照在巴尔塔萨的头发上,给他镶了一层金边。但是这金光很快就消失了,而远处的山也开始和水融为一体。马里内达的白色屋顶依然清晰可见,却也逐渐模糊,好像随着光明的逐渐消失屋顶和玻璃上的火红光辉也被带走了,马里内达也被笼罩在一团黑暗中。

很快,有几盏灯火亮了起来,在漆黑的村子里闪烁着,随后整个村子就像乌云中一闪一闪的星星一样亮起了一盏盏的灯光,黑夜已经完全降临,而黑夜是属于这些昏黄而冰冷的灯光的。这样的夜晚,这样晴朗的天空和清爽的空气,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上升的温度,都预示着春天的到来。巴尔塔萨和安帕罗,或许是因为天太冷的原因,彼此靠得越来越近,一边谈论着无足轻重的话题。

“不,毕鄂堡不是最漂亮的城市……桑坦德也不是,不管桑坦德人怎么说——他们很热爱自己的家乡。您知道马里内达有了多大的变化吗?它还会变得更好。这要一步步来:我们会有新的小区,很漂亮的,美式的,就在那儿,您能看见灯光的地方……很完美的:就在那一片,沿着碉堡的那一片。”

“那马德里呢?比马里内达好很多吗?”安帕罗随口问,手里卷着披肩的一角。

“啊!马德里啊,……不管怎样,那到底是首都,宫廷所在地啊……单说阿尔卡拉大街吧……”

这种温和的谈话掩盖了巴尔塔萨激烈骚动的思绪;但是他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知道安帕罗是一个诚实而骄傲的姑娘,她自食其力,不依靠别人,他明白对待她不能像对待其他贫贱的姑娘那样随便,而是应该表现出一点屈尊甚至尊重,一种乡下姑娘比那些已经习惯了被有礼貌地对待和尊重的贵妇更能敏感地觉察到的谄媚。看到自己被像那些小姐一样对待,特里布娜很高兴,所以她对这位匍匐在她的石榴裙下的先生很有好感。然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巴尔塔萨认为自己可以悄悄地握住一只柔软的像丝一般光滑的小手,却被安帕罗一下子甩开。

“您老实点儿……我已经跟您说过两次了,妈的。”

“您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呢?”巴尔塔萨假装难过地问,心里却在咒骂这种下层人的美德,“这有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安帕罗大声重复着,“因为我不会为您或者其他入而迷失我自己。我可不是那种不知道人家在耍她的傻瓜!你们和工厂里那些女孩子就是这样随随便便的,可她们也都是和其他小姐一样自尊自重的好姑娘。难道您也这样对待加西亚家的小姐,也这样对待和您一个阶层的那些小姐们?”

“他妈的!”巴尔塔萨想,“她不是傻瓜。”

于是,他马上改变策略,飞快地说道,他真的爱她,对他来说爱情没有阶级的区别,他也不管那些社会规范,对他来说安帕罗和那些上流社会的小姐一样高贵,他犯错不是因为不尊重她,而是他太爱她了,伴着这些话的是无数的甜言蜜语和讨好的语调。安帕罗高唱着她的信条和原则:她不想跟他认识的那些姑娘一样,爱上一个无赖就把自己给迷失了,她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非常清楚那些男人们是怎么看待村里的女孩子的,他们认为村里的女孩子是上帝给他们的玩具,而她,早已摆脱了这些,谈谈话是可以的,这没有什么坏处,但是某些随便的动作是不行的,跟她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巴尔塔萨一再地发誓说他的爱情是最纯洁无暇的,他的心中只有纯洁高尚的爱情。热烈的讨论中,两个人重新坐到了护墙上,而之前不易亲近的那只小手现在看起来更亲切了些,允许那两只男性的手握住它。

安静地过了一会儿,巴尔塔萨低低地说:“今天鸟儿们结婚。”

“圣烛节啊……今天是它们的婚礼。”她茫然地重复着,

掌心感觉到巴尔塔萨右手的温度,此时那只右手正温柔地握着她。

但他很谨慎,并没有滥用刚刚取得的胜利成果,因为他担心失去这已经获得的特权,也因为在荒凉的杨树林里开始起寒风了。安帕罗站了起来,抱怨着夜露的潮气和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的寒风。在卷烟女工的门前,两个人紧紧握着手,低低交换了两声温柔的抱怨。

第二十八章 顾问和朋友

安帕罗偶尔会回以前住的那条街去看望看望老朋友。圣烛节过后没几天,她就有股去那儿看看的强烈愿望。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理发师正忙着给一个士官刮胡子,看到她后笑着冲她打了声招呼;接生婆波莱达夫人在家门口乘凉——也有可能是晒太阳,因为她那个小破窝棚里既闷热又没有阳光。她坐在一个矮椅子上,姿势奇怪又可笑,两腿劈得很开,穿着布条编的便鞋的两只脚一只朝东,一只朝西,袜子的皮筋肯定松了,都耷拉下来了,两手放在巨大的裙兜里,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她的孙女,正在给她梳理满头零乱的白发,给她打了两个橡子大小的小髻,而这位优秀的接生婆也没闲着,正舞动着两根闪闪发亮的钢针勤奋地织袜子。看到特里布娜,她暧昧地笑了。

“嗨,姑娘……向你致以兄弟般的问候。你妈妈好吗?还有革命,我们什么时候闹革命啊?你什么时候宣布当西班牙女王啊?”

看到安帕罗快步走开不理她,老太婆就提高了嗓门,像生锈的滑轮一样吱吱嘎嘎地大笑起来,笑得她那个中国弥勒佛一样的大肚子也跟着一颤一颤的。

“好啊,你逃吧,逃吧……”她咕哝着,“你现在尽管逃吧……当你需要我的时候你就要低下你高傲的头了……喂,

你听见了吗,安帕罗? 当你需要佩芭夫人的时候,你就会像猪一样跑过来了……到时候看谁理你! 哎? ……”

“上帝作证,佩芭夫人,”安帕罗傲慢尖刻地回答,“别的女孩子会先去找您的,夫人。如果不是我结婚……”

“好,好,你就先逞口舌之快吧! 时间会征服一切的。”接生婆用预言般的口气说到,一边拿起一根她笑的时候松开了的线。

安帕罗沿着街继续朝前走,然后敲了敲织花边的女工卡米拉的门板。但是出乎她意料的是,大门没开,而里面同门厅相通的门却半开着,卡米拉兴奋地从里面探出头来,脸上光彩照人,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欢乐。

“进来,进来。”她对卷烟女工说。

她走了进去。房间里很乱,放花边的袋子收起来了,房间里放着一个打开了的箱子,几乎已经装满了。以前挂在墙上装饰用的锡箔片画和宗教画都没有了。

“嗨……看起来你要去旅行?”安帕罗问。

花边女工的回答是把双臂绕上了她的脖子,高兴地语无伦次地宣布:

“看来你还不知道,你不知道上帝给了我一个惊喜是吗? 我已经有出家费了,女人……我要去波多马尔,去看看能不能进那里的修道院! ……”

“但是听说不是已经没有修女了吗?”

“波多马尔的修女还在,女人……她们没离开……在马德里有一个自由党的大老爷替她们说话了……”

“可是……你怎么,谁给你的出家费?”

“你看……我每个月都花点钱买彩票……每个月都买。你知道我姑姑让我星期天上午工作,但是下午她总是说:‘好

了,去玩玩吧……去教堂祈祷一会儿吧。’可是我没去祷告,而是,我去干什么了呢?我瞒着姑姑做钩花边,卖给市场里的一个女人。我对圣母玛利亚说:‘我做的这件事不是罪恶的,因为我是为了去买彩票,为了能中奖然后有钱去当修女……’就这样我每个月都买彩票,为了能中奖,我买了彩票以后总是去教堂做点施舍求某个圣徒保佑。有的时候是圣胡安·巴伍蒂斯塔,或者是圣安东尼奥,有的时候是圣芭芭拉……但是什么也没有,连五个可怜的杜罗都没中过。于是我对自已说:应该去求最高层的,这些伙伴不管用。然后发生了什么呢?我买了一个很妙的号,一千一百二十,然后我就带着彩票来到了马德莱斯·德斯卡尔萨斯修道院的圣婴面前……我对他说:‘你看,耶稣,如果中奖,我就分一半给你……’我跟他说这话的时候圣婴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地高兴,真有可能是听懂我的话了。然后,谁能想得到?女人……”

强烈的激动使得她停了一下。

“谁能想得到……当我去卖彩票的地方看中奖单子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千一百二十,就像一个太阳一样闪闪发光?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好了,不仅如此,还是一个大奖:大概一千比索。只是,由于其中的一半是圣婴的,剩下的钱就只够出家费了……”

“那你姑姑呢?”安帕罗问,好像在指责卡米拉太过于开心一样。

“你知道吗,女人?我本来想把出家费先存着,先在家陪我姑姑等她去世了再说,但是她不同意。她说不,因为很明显上帝要我去他身边……她自己在在一个神甫家里找到了落脚点……由于她的情况,已经半瞎了,只能找份轻松点的工作。

啊,我心爱的圣婴耶稣啊! 没人的时候我掉了多少眼泪啊! 那是些怎样的日子啊! 卷烟比做花边好多了,姑娘。抽烟,总有人在抽烟,而冬天卖花边的……就好像是靠编蜘蛛网过活!”

然后她站起来,拿起一个放在窗台上的花盆,把它交给安帕罗。

“拿着,我很高兴你来了……好好照顾我的锦葵,我怕在路上陶罐会摔碎。”

安帕罗拿着花盆,把脸埋在那天鹅绒般光滑的叶子里,深深地闻着植物的香味。花边女工用她总是忧郁而严肃的眸子看着她。

“安帕罗。”她突然开口说。

“嗯? ……”特里布娜回答,好像被突然惊醒似的吓了一跳。

“我跟你讲件事情你会生气吗?”

“不会,女人……为什么我要生气?”她明亮的大眼睛盯着未来的修女回答。

“我想说的是……最近有人给你起了个外号。”

“一个外号? 这不好吗?”

“好不好……我怎么知道! 他们叫你‘演说家’。”

“谁这样叫我?”

“那些先生们……男人们。听说是因为宴会那天……你别生气,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善意的……在大会上一位先生拥抱了你一下……对你说……”

“他叫我‘人民的演说家’,”姑娘很自豪地喊道,“他确实是这样叫我的!”

“然后呢,那是什么,女人?”

“什么什么?”

“那个‘人民的演说家’!”

“这个嘛……是这样的,女人,因为你从来不看报纸……”

“我没这个需要……但是你来告诉我,来吧。”

“这是……一种说一个……一个在大家面前讲话的人,我们假设……”

“在大家面前讲话?……他当着你的面说的?……我的圣母玛利亚啊!”

“但这并不是胡说八道,傻瓜,不是的……谈的是人民的责任,人民应该做的,是教育人民群众……”

“好吧,就像学校里的老师是吧……耶稣,我还以为……我说嘛……为什么无缘无故地给你起这么个外号?但是由于他们每次提到这个就笑……”

“呸!……他们没事儿可做了,理他们!”

“那……我再跟你说件事?”

“你说吧……”

“他们跟我说……你别放在心上,只是闲话而已,你后面老有一位先生跟着……是个军官。”

“如果真有这么个人呢?”

“如果真有,那你真不应该去理会一个军官,女人……他们来找贫穷的女孩子没存什么好心思,绝对没有……他们也不找那些虽然穷但是很正经的女孩子,因为他们知道占不了什么便宜……”

“唉!我们别吵架了,卡米拉。没人为了占我的便宜而来接近我,而是因为他喜欢我所以我们才走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现在,不管那些保守派怎么说,教育使各

个阶级都平等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了……没有什么有特权的军官或先生了……”

“女人,我是为了你好才说这些……我只是想提醒你,因为我总是非常尊重信赖你的,你是这么的……不幸,内心里却是一个那么好的人……你别管什么政治了,别犯傻,也别理什么先生了……反过来说,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为了你好……”

安帕罗把陶瓷花盆夹在胳膊底下,准备要走了,热情的花边女工却先给了她一个大拥抱。

“我不想跟你吵架……你生气了?上帝很清楚我的想法……给我往波多马尔写信吧……我会把那儿的一切都告诉你的,一切。”

她把头探出门外看着女孩子优雅的背影逐渐远去,几秒钟后,她的印花细布衣衫在对面房子黑暗的墙上映出一个影子。

第二十九章 一次不法行为

自从阿马德奥一世来到以后,马里内达的卷烟女工们就有了发泄渠道,把工厂里所有令人郁闷的问题都归结为他的错。当这位新国王^①出发来西班牙的时候,在车间里大家都在以极大的热情读着那些预言说“他不会来”的报纸。可问题是他来了,这大为出乎女工们的意料,因为红色“报刊”曾经预言在文明时代君主制是无法离开坟墓的僵硬尸体。有的女工主张让这个维克多·玛努艾尔的儿子来当国王,因为他还算是一个开明的国王,平易近人,也不像其他人那么专横跋扈。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管怎样,国王永远是国王,君主制不是联邦共和国,这是很显然的事实,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也不得不承认。

还有其他一些令人愤怒的原因。由于缺少好的货源,那些烟叶刚被弄碎弄干就受潮腐烂。这样的烟对那些吸烟的烟民很有害,而卷烟的女工们也不能避免受其荼毒。把烟叶抻开做成卷的时候,叶子不但抻不开,反而碎掉了,而且以前能做两根烟的时间现在才只能做一根。而对女工们来说更大的耻辱是,要像补破衣服一样修补烟卷,这让诚实正直完全明白

^① 指的是阿奥斯塔公爵,维克多·玛努艾尔二世的次子,1870年11月16日被宣布成为西班牙国王,史称阿玛德奥一世,1871年1月2日抵达马德里就任。

自己的义务的她们感到非常羞愧。她们就像在表演一出令人绝望的哑剧一样,抬着手臂,双手放到头上、前额或胸脯上,用丰富的表情表现出面对这些有缺陷、不合格、无法加工的烟叶她们是多么的痛苦。在这么一片混乱中,每次师傅们走过的时候,都会拿一把烟叶放到她们鼻子底下,大声吼着“闻起来像卷心菜”;当监工来的时候,她们鼓起勇气做出同样的表情,如果头头来到车间,她们打赌肯定会出现同样的场景。几位师傅试图压制这一浪潮,保证说下月会来新货,但是没用:骚乱还在继续,因为那个可恶的政府,光给她们送来烟叶渣子还不够,居然还敢拖欠她们的工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工资还是没发,这些可怜的女人,开始还很害羞不好意思提,后来就生气地大声问师傅们:“到底什么时候发工资啊?”怨言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一场规模很大的骚乱。凭着直觉骚乱者们聚到了安帕罗周围,把她当作领袖,希望她热情澎湃的演讲能给她们带来力量。但是她们失望了:安帕罗没什么激烈反应。她听了大家的话,同意她们的看法,不给她们付工资确实是无赖行为。然后,她继续卷烟,没有发表演说、政治言论或类似的东西激励她们。骚乱者们面对这样的冷漠感到惊讶。如果她们能进入安帕罗的灵魂深处,在那些无人看到的角落,那些或许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藏了些什么的角落!如果她们能看到一个小小的人儿破土而出,小小的,遥远而又模糊的,就好像是在剧院里望远镜拿反了的时候看到的场景,但是这个小人儿在以令人惊讶的速度长大,这个梦幻的小人儿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索布拉多夫人”!如果她们注意到那位袖珍“夫人”,如何身着梦想的颜色,不断前进,前进,直到爬上以前特里布娜占据的最高位置,而后者已经退后到最里面,包裹在颜色越来越浅的红斗篷里!……

演说家的无动于衷被认为是另有原因。安帕罗有双灵巧的手,而且她只有一张嘴要养。经济危机对她的影响不大,不像那些有六个孩子,三四个兄弟姐妹,人口众多却全靠一个女人的工作来支撑的家庭。时间流逝,而店铺已经厌倦女工们的赊账,女工们不知所措了,怎样才能走出困境?总不能把街上的石头拿来给孩子们吃吧!“保姆”每次说起她的聋哑妹妹心就碎了,她宁愿死也不愿剥夺小姑娘的酥饼和新鲜面包。如果有必要,她会去乞讨的,这也不会是第一次。但是听到这话她的朋友们就打断了她:去乞讨!多丢工厂的脸啊!不!她们会互相帮助的,就像以前一样,条件好一点的会搜刮自己的口袋来救济需要帮助的伙伴,而实际上,她们也这样做了,看看募捐结果,总是成果丰盛。

有一天工厂里传出一件丑闻:里柏利亚的丽塔,一个女工,被抓到偷烟。偷烟!耶稣,那个娇小、瘦弱,眼睛总是哭得红红的,或许是因为牙疼的原因脸上总是系着头巾,像个圣徒一样的女人,居然偷烟!但是有些消息灵通的卷烟女工就笑了起来:牙疼?得了吧!那是因为她丈夫每天晚上都打她,她为了遮掩脸上的淤青和红肿才蒙着脸的。还有一次,她拖着右腿来的,说是有关节炎,而那关节炎就是她丈夫给她的一顿狠打。当这个犯错误的女工被带到主任的办公室的时候,她刚开始就知道哭,什么也不说,最后,挨了打,才在不停的问讯下决定坦白,原来她要是没有每天带回去三支烟她丈夫就会打她。“银鼠”滑稽地皱着她尖尖的脸,逼真地模仿着小偷断断续续的哭泣、抽噎和哀求。

“三支……支烟……烟,主……主管先生,只……只有三支,要是我还另……另外拿……拿了哪怕一……一小根烟……烟丝,就不让……让我活着出……出去。我不是因为

贪财,真的,万……万能的上帝在天……天上作证,因为我丈夫拿铲子打我,把我的右腿打伤了,原谅我污了您的眼,我可以给您看看那溃烂的伤疤,还没好呢……他只是想要烟……烟抽,不是为了卖钱或者做生意……现在我丢了工作,我和我的孩子们都要挨饿……因为,请您听我说,请您原谅我,他对我说:你已经一个月没拿钱回家了,如果烟也没有的话,贱人……”

整个车间的人都被安娜滑稽的表演逗笑了,但是也有人惋惜地叹气:偷东西是不好的行为,当然不好,但是也要站在每个人的立场上想一想:在丈夫的殴打和淫威下,这个可怜的女人又能怎么办呢?啊!上帝保佑我们摆脱那些邪恶的坏男人吧!总而言之,没有理由让丽塔的孩子们饿死:工厂施舍帮助了外面的很多穷人,没有理由不帮助厂里的人。于是师傅就把围裙兜起来当作募捐箱,绕着车间走了一圈,不同面值的夸尔托和硬币就像雨点一样纷纷落进围裙兜里。到安帕罗面前的时候,她做出一个深得人心的举动,又一次帮她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她已经一个星期靠赊账生活了,因为她买衣服花去了很多钱。当募捐人走过来募捐的时候,未来的索布拉多夫人身上连一个生锈的铜子儿都没有。但是,一个月前,她一时冲动用以前用来捐给大会的积蓄买了一对低成色金长耳环,这对耳环是她的骄傲。而这次,她竟然毫不犹豫地摘下了这对耳环,扔到师傅的围裙兜里。这一举动马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声的喝彩、嘈杂热烈的赞扬、尖叫、极为感动的低低的哭泣、断断续续的祝福声等,而且马上又有两三件值钱的东西,一个银戒指,一个银顶针从附近的人群里扔了过来,落进围裙里,同小硬币混在一起。

那天下午,出工厂的时候,女工们看到挂在门上靠近门轴

的地方的告示牌上写着：

“普通香烟车间3队11班工人丽塔·门德斯在登记检查中
被发现私带香烟，被永远开除出工厂。特此通告。——主管，某某。”

女工们站在楼梯两边，有秩序地走出来，然后坐到椅子上，等师傅们来检查。师傅们显得比平时更加严肃。女工们一个个地走上前，脸似乎是因为羞愧而通红，快速地撩起自己的衣服，表明自己没有夹杂或走私香烟……师傅们的手异常严格地检查着腰、腋下、胸部，她们僵硬的手指怀疑地翻看着腰包，分开裙子的皱折……而女工们则一个个地垂着头离开——她们都为别人的错误行为感到了羞辱。门厅里挂着的粗糙而破旧的木制摆锤钟，被涂成镀金的奇怪的黄褐色，像一个法官一样的严肃庄重，钟摆打了六下。

第三十章 女主人公住的地方

安帕罗住的小区是一个贫民区。住在这里的大都是卷烟厂女工,渔民和鱼贩子。每当有马车或汽车经过,就会在小区里扬起一阵尘土和喧嚣,但很快又会恢复乡下的那种宁静。在通向海边的公路护墙上,总是有很多水手,他们趿拉着肥大的木底鞋,腰上系着红羊毛带子,戴着加泰罗尼亚帽子,面色晒得黝黑,加上浓密的大胡子和坦率的眼神,无不表明了海上生活的自由和艰难。在离这群很少缺席的水手几步远的地方,杨树林和山坡交汇处,有一个小市场:在这儿可以看到盛着蔫蔫的蔬菜的菜篮子,鱼,海鲜,但是从来没有禽类和新鲜水果。

小区里最有特色的是小孩子们。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从低矮的破房子里面就出来了一队队、一群群讨人喜欢的小天使,年龄从一岁到十二岁都有。这里面有跑起来像受到惊吓的鸭子一样的长着罗圈腿的,有腿很直像长尾猴和松鼠一样灵活的,有漂亮的小天使,也有皱巴巴像泡在烧酒里的胎儿一样可怕的丑八怪。有的小孩拖着长鼻涕好像一辈子都没擤过一样,还有的好像被风吹过还没恢复过来,身上的天花脓包或麻疹淤斑还没消掉;有的孩子,脏兮兮的脸上露出苹果一样的健康红润;有的顶着一头鸡窝一样的乱发,但是如果有一双母亲温柔的手给他们梳理,本应是柔软的小发卷儿。

他们穿的衣服也是千奇百怪。那边有个小孩穿着哥哥的外套,那衣服对他来说实在是大得离谱,衣服的腰到了他的膝盖,由于没有用剪子修剪过,下摆都拖到了地上。相反,也不乏短得遮不住膝盖,一撩就能露出半个大腿的裤子。很少有孩子有鞋穿,即使穿了也是前面开了个笑眯眯的口子露出脚趾头,后面磨掉了鞋底的非常破旧的鞋子。白衣服已经只剩下了破布条,因为,谁会给他们穿上漂亮的衣服然后让他们在马路上打滚呢?更何况,他们每天都要挨揍,跟在车辆后面喊“冲啊……冲啊……”

每个人都不缺的是盖住脑袋的帽子:有的戴着粗硬的毛皮帽子,看起来像只熊,有的戴着千疮百孔已经看不出来原来的样子和颜色的毡帽,有的戴着监狱里的囚犯编的草帽,还有的戴了一个很大的棉布头巾,扎得这儿一个角那儿一个角,好像野兔的长耳朵。啊!这些幸运的淘气包们对他们服装中的这一部分怀着多亲切的感情啊!他们宁肯被切断小手指头也不愿被摘去帽子,他们不在乎晚上回家的时候裤子丢了一条裤腿或外套没了一个袖子,但是光着脑袋回家却是令他们最为难过的事情。

只要天气稍微温和点温度高点,整个小区的人就都到了街上。窗子和门都大开着,似乎在说家徒四壁不怕小偷进来,几乎窒息的建筑们也透过这些孔隙艰难地呼吸着,偶尔有一个女人一边梳着头发一边探头朝外望一眼,行人只能看到一段雪白胳膊和一头闪着黑色光泽的头发一闪而过;有一个女人在补一件破旧的裙子;一个女人正在奶孩子,孩子胖胖的小身子上被太阳镀上一层金光;有一个女人在一边削土豆一边一个个往一口粗糙的锅里扔……这个人戴着闪闪发光的耳环穿过喷泉路,那一个在抖着一件裙子,或者是在一边看着周围

一边把脸盆里的水泼出来；最这边那个女人迅速跑出来给了躺在地上耍赖的孩子一个巴掌，那边的那个女人带了条鳕鱼回来，她拿着鱼的腮，结果鱼尾巴甩来甩去打在她的衣服上。所有生活中的衍生物，那些在富人区掩盖在屋顶下的平凡营生，在这儿都被放到了太阳底下，在大家伙的眼皮子底下。可怜的尿布被放在栅门上晒干，放在门槛上的刚出生的婴儿的摇篮已经像母亲的衬裙一样破得无法修补……然而，小区并不显得凄凉，稍远一点的地方，树木、田野和邻近的大海都给它增添了勃勃生机，而不时经过的车辆使它喧嚣，孩子们像叽叽叫的麻雀一样在某些时候也给小区带来一些喧闹。几乎家家都有鸟笼子，里面养着鹌鹑或朱顶雀，每家窗台上都养着紫罗兰或罗勒。太阳刚出来，盛着大西洋鲱鱼的木桶就被打开靠墙放了，如同巨大的银车轮一样闪闪发亮。

也不乏一些店铺，它们遵纪守法，法律要求它们适应环境，于是它们就同小区的贫穷相适应了。有卖加泰罗尼亚印花布和手绢的狭窄的小商店，也有杂货铺，肮脏的橱窗后面，可口酥做成的先生和女士彼此相望，伤心着自己的满身脏污和陈旧，巨大的火柴盒同鹰嘴豆、黄色的通心粉、复活节画片和纸牌混杂在一起；小饭馆给客人提供的是炸沙丁鱼和杂碎汤；百货店里卖木头勺子、各种筐子和篮子、筛子和木底鞋：这些就是圣·伊拉利奥街的工业。在这儿，人们付现金买东西的情况非常之少，而信用，这个现代商业的杠杆，在这儿异常的活跃。

所有的东西都是赊账买。香烟店要等一年才能结清所有的账。小区里的人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信任，类似一种永远的干亲关系，一种友好的共产主义：这家和那家之间不仅互相借用器具用品，甚至也借“一口”水，“一球”奶油，“一点

点”食用油,“一滴”牛奶,“一小点”煤油。如果一个孩子溜掉了,或者受伤了,或者做了其他什么调皮事儿了,母亲们就会彼此通告。而责打的权利也是相互的,所以那些不幸的小崽子们就有被整条街的人敲头的危险。

安帕罗的妈妈很快就适应了新的街坊关系:她的床靠着窗户,所有的人经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聊一会儿……卖鱼的妇女们给她讲她们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这个瘫痪的老太太从她的床上就可以买沙丁鱼,要水喝,听无数的流言蜚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全当是出门呼吸新鲜空气了……而安帕罗很快就成为小区的女王:看见她走过来,水手们就扯开他们的大脸笑,笑得嘴巴都咧到耳朵后面去了;而警卫队的小伙子们则朝她扔花……得知她同一个军官,一位住在“下面”街区的先生“走在一起”,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现出难过的样子。

三十一章 结婚的承诺

自从有了想要吐露的秘密,安帕罗出于直觉与“银鼠”而不是“保姆”走得更近了。“保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点病歪歪的,听说是肩胛骨错位了。尽管像往常一样请了一个巫医给她念了念,用巫术治了治,可她的肩胛骨还是那样,她很发愁,老想着她死了她的弟弟妹妹们该怎么办。安帕罗在“保姆”脸上看到了什么是清澈纯洁和正直安详的品质,使她刚要出口的爱情故事冻在嘴边说不出来。而安娜却是一副脾气很好的样子,尖尖的脸上充满好奇,促使着她讲出自己的故事。安帕罗把她当成同伴甚至知己。而安娜当时正好是一个人所事事,因为她的商船船长去了里瓦德奥。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对于自己能分享特里布娜心里的秘密也感到很高兴。另一方面,巴尔塔萨也拖着波伦做自己的爱情顾问。这两个恋人目前还处于相互沟通阶段。

“他说过跟你结婚的话了吗?”安娜问她的朋友。

“我提这种事不合适吧……有一次,我隐隐约约地暗示过一点……如果不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尤其是他母亲,就是这样!”

安帕罗握紧了拳头。

“呵,耐心地谈他个十一年吧,就像我这样……最后能达到目标就算幸运的了!……”

“不,如果他不想结婚的话……我好像对他太生硬了点。”

在这些有点吹嘘的言辞中,安娜注意到演说家坚定的堡垒已经开始松动了。从那时候起,有一个邪恶的想法就在她心中产生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想法也让她很高兴:所有的女人,不管她是多么的骄傲,面对爱情都会像她一样陷下去。安帕罗、安娜、波伦和巴尔塔萨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银鼠”就“负责”摆平说话声音沙哑、喜欢讨好女人的波伦。她跟他讲过分的笑话,要么含沙射影,要么冷嘲热讽,薄薄的嘴唇有时候会撅起来,或放肆地大笑。安娜知道波伦的故事——因为她习惯掌控一切——更准确地说,知道他没有恋爱故事。这个不知疲倦的混在女人堆里的男人不温不火的性格使“银鼠”更加放肆地同他开玩笑,折磨他,看他面红耳赤的窘态。在这种恶趣味的调皮捣蛋中安娜敏感地嗅到了事情的真相:这个慷慨地讨好女人的男人其实是非常羞涩的,非常恐惧同女人打交道的。他是如此地向往爱情的芬芳,却因为性格的关系,没办法获得女人的爱情,就好像那些幻想把月亮从苍穹上摘下来的梦想家一样。可怜的波伦!从冷嘲暗讽到几乎不加遮掩的侮辱,他都忍耐着吞了下去,而这种可以称之为天使般的忍耐与其说是美德,还不如说是懦弱。

春天披着美丽的绿装来到了人间。在这可爱的季节的召唤下,四个人每到周末下午就跑到菜园子里玩。公路四通八达的马里内达平原上,到处都是菜园子。尽管天性谨慎不喜欢闹丑闻,面对芬芳的雪茄的诱惑巴尔塔萨还是让步了,甚至到了公开陪伴安帕罗的地步,尽管这只限于在市内一些偏僻的角落。然而这已经使得安帕罗不由得猜想他允许她站在他

身边就是对她的承诺了。

平原上种着一些蔬菜和玉米。这种平凡的农田景色在春天却显示出一片繁华似锦的美丽来：圆白菜淡金色的面纱闪闪发光，土豆田里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小白花，洋葱看上去像是大片的冰雹落在地上；蚕豆花张着小嘴笑，旁边红艳艳的虞美人在风中轻轻摇晃着，挺直的刺蓟开着淡紫色的小花。玉米地里已经开始冒出嫩嫩的小芽，把平整的浅绿田野划成一块一块的。而其中的一个角落更是显示了大自然那人工所无法比拟的魅力：在一口粗糙但水质清凉的水井周围，围绕着两三株粗大的老榆树，一簇漂亮的柳丛，还有荷叶蕨和其他一些蕨类植物，一株野蔷薇。总之，它打破了菜园单调的景色，成了安帕罗和巴尔塔萨最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是自从旁边的开满白花的草莓地里开始有成熟的红色果实以后。圣何塞那天，巴尔塔萨已经能找到六颗草莓了，他把它们盛在一片圆白菜叶子里给她。到四月中旬的时候草莓更多了，五月初的时候开始减少，已经很少能找到那种果肉甜甜的、温柔地湿润舌尖的大草莓了。在这个美好的五月的一个周日，“四人帮”再次在菜园子里汇合，借口是找草莓。这时候已经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一颗藏在叶子里面爬着鼻涕虫和蜗牛的草莓了。

“堂恩里克，”安娜朝波伦喊道，“您找到几个了？一个半？照这样下去，十五天后我们就可以吃了。您可真没用……连草莓都不会摘。”

“怎么不会？您看我刚刚找到一颗很漂亮的……我告诉您，安妮塔^①，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很能干的。”

“我看看，这就是您找到的！小鬼才吃呢……啊呀！”

^① 是“安娜”的昵称。

“怎么了？”波伦关心地问。

“一条鼻涕虫！”安娜像老鼠一样尖叫着，一边甩着手指把那条黏糊糊的恶心虫子超波伦脸上甩去，而波伦只是平静地拿手帕擦了擦脸，一边威胁地用手指着“银鼠”。

安帕罗和巴尔塔萨离得稍微远点儿。他们坐在水井边，在浓密的树阴下，一人一颗地吃着安帕罗膝盖上放在甘蓝叶子里的一点草莓。那是他们一起摘来的，当时，他们的手颤抖着贪婪地在草莓枝叶间碰到一起。

“哎……你们留几个！”安娜徒劳地朝他们喊。

安帕罗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嘴里发干发苦，只好借着吃草莓来清爽嘴巴。波伦像个慈父一样看着他们两个，眼睛里散发着半死不活的绵羊一样的光芒。特里布娜在要求解释什么，而巴尔塔萨则是一幅完全顺从和礼貌的样子。

“那么您没去弗罗雷斯·德·玛丽亚？”

“没有，女人……我发誓。你忘了吗？今天是星期天，弗罗雷斯现在应该挤满了人，闪烁的道路，有音乐，什么都有。而我并不想在那儿掺一脚。”

“节日……得了吧！只差……这是唯一可以自由自在的一天，你应该去那儿！那昨天？昨天您没进圣埃弗伦吗？加西亚家的小姐没唱歌吗？”

“她唱得有什么好啊！就像蟋蟀叫。”

“可老听人们赞美她，所有的军官都去听她唱歌。”

“赞美……我怎么知道？我已经有一千年没见她了……那个草莓是我的。”巴尔塔萨喊道，夺下安帕罗已经送到嘴边的一颗草莓。她红着脸让他把草莓夺走，心里有点慌乱又有点高兴。

“那她家呢……您也不去吗？”

“不去……你别吃醋了，好姑娘。我们为什么总是谈论加西亚家的小姐而不谈谈你？谈我们！”他用有克制的热烈表情又说道。

安帕罗感到有一股热浪从脚底直升到头发梢，然后一阵轻微的凉意使她清醒过来。波伦走近这对情人，给他们看沾满泥土的手，手心里捧着几颗压扁了的草莓。

“猫了这么长时间的腰我的肾都疼了，”他说，“少爷小姐们，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们可以开始下午茶会了。”

“我……”安帕罗噤着。

安娜也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打成结的餐巾，她把它打开，然后铺在井台上。最后下午茶是巴尔塔萨带来的一些小甜点和一瓶麝香葡萄酒。他们只能共享唯一的一个杯子来喝酒，安娜有洁癖，直接拿着酒瓶子喝，也不怕碎瓶子颈划破嘴巴。她因为用力吸而瘪进去的脸颊红扑扑的，舌头伸得比平时长。为了取乐她开始从地上抓起土来往波伦头上扬去。然后，她一边站起来，一边向波伦提议玩“旋转旋风”的游戏。波伦不想玩，再三推辞，“银鼠”却硬抓住他的手，脚尖同他的脚尖抵在一起，身体往后倒，头也使劲往后仰，然后开始转起圈来。开始转得很慢，慢慢地转得越来越快，直到头晕目眩。当她飞快地转过去的时候，只能看到她火红的双颊变成一个点，眼睛朦胧迷茫，苍白的嘴唇张开着大口地呼吸着，脖子僵硬。波伦没半秒钟就吓得脸色发白了，他被拖得嘴里除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上帝的份上……”什么话也说不出，那痛苦不是装出来的。突然，他们组成的“人体陀螺”停了下来，安娜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尖叫，一下子扑倒在地上。

他们赶紧上前抢救。安帕罗注意到安娜脸上的红润早已不见，脸色变得蜡一样苍白，眼睛已经往上翻了。巴尔塔萨急

忙从井里打上一桶水来,然后几乎全都倒到晕倒了的“银鼠”身上。他们用清凉的水给她揉搓着她的手腕和太阳穴,最后,她的瞳仁终于慢慢地有了焦距,胸脯也开始强烈地起伏,伴随着很大的喘气声。两分钟后,安娜活过来了。但她抱怨说头疼,心疼,说她的骨头都要散掉了,她要冻死了。她低声地说着,凄凄惨惨的,没人能把这时候的她同昏厥前那个自以为是的女孩子联系起来。

“女人,来我家吧,我给你拿件干衣服。”安帕罗说。

“不,去我家,去我家……我的身体需要一张舒服的床。”

“你跟我一起睡。”

“不,我要回家,”“银鼠”沮丧地坚持着,“如果我会发烧的话,我希望能呆在自己的窝儿里。唉!再见。”

“你要愿意的话披着我的披肩吧。”特里布娜坚持说。

“那好吧……得,看我像个落汤鸡一样。”

安娜抬起瘦骨嶙峋的手冲他们摆了摆,示意他们继续玩,就走上了通向公路的小径。巴尔塔萨于是盯了波伦一眼,那是一个比任何话语都更清楚明了的眼神,应该说,尽管有两个人之间的默契,波伦还是犹豫了一下。不是他自诩为卫道士,而是一个白种男人,一个穿着制服、胡须打理得整整齐齐的白种男人,会认为某些角色是很难堪而且很傻的。说说话、一起玩是一回事,而其他的……至少波伦是这样想的,即使他头脑非常简单一点也不聪明。然而尽管如此,他的拒绝却没能抵挡得过他的朋友的第二个强迫而又恳求的眼神。他一口气喝光杯子里的酒,连杯子底都喝了,然后就跟在“银鼠”后面走过去,慌乱中还踩了几棵圆白菜和嫩玉米芽。

“等等,阿妮塔,我陪您……”他嘟哝道,“您等等……您一个人会有危险的。”

安娜耸了耸肩，缓下了脚步等着他跟上来。他们安静的在马路上并肩走着。安娜的嘴闭得紧紧的，尽管把披巾裹得紧紧的，还是有点发抖，不时打个寒颤。快进城的时候，她转过身，轻蔑地把波伦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

“您怎么了？”他有点矜持地问，还是那种沙哑的嗓音。

“没什么。”她粗鲁地回答。

然后，她滴溜溜的绿眼珠子盯着波伦的眼睛说：“堂恩里克，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您请说……”

“您可真是一个大宝贝儿。”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美丽的阿妮塔？”波伦亲切地问，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波伦已经恢复了他的沉着冷静。

“因为……我都生病了有人还赖着不走……您，还有那些男人！”她愤怒地接着说，“即使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也不算什么大的损失！算了，再见……我有点混乱，不太想见人。”

“我陪着您吧，万一……”

“您？”她半是嘲讽半是轻蔑地嘟囔，“有什么必要呢？再见，再见。可别让人看到您跟一个我这样的穷人在一起！再见。”

“银鼠”拐进了一条小巷子走了，留下波伦一个人在那儿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巴尔塔萨和安帕罗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黄昏已经降临了。不像二月的那天傍晚一样安静而冷冽，而是闷热，太阳的告别礼也懒洋洋的，灰色的浓云堆积在天空中，墨绿色的大海在远处怒吼着，西边的地平线好像镶上了一圈黄水晶般的边儿。安帕罗忽然间感到有点害怕。

“我要回家了。”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安帕罗！……现在，别！”巴尔塔萨哀求道，“你别走，我们现在在天堂呢。”

特里布娜顿住，她看了看周围。这个天堂很贫穷，真的。一块圆白菜地，一块洋葱地，一片灰尘满面、被人踩来踩去的草莓地，几株粗矮茂盛的榆树，长满荨麻的田垄，轱辘吱吱嘎嘎响的凄凉的水井，然而还有青春和爱情在美化这可怜的伊甸园。姑娘于是笑了，大大的黑眼睛温柔地注视着巴尔塔萨。

“为什么你想逃开呢？嗯？”他用一种甜蜜的专制态度问她，“如果你总是逃避我，如果我让你感到害怕，那么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会真的走开，或者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你知道的，”他走到姑娘身边，温热的气息拂过她的脸颊，使她脸红了。“你要我走开吗？”他问。

安帕罗的头使劲摇了一下，表示“请您千万别走开”。

“你对我这么坏……”

“您希望我怎么做？”

“我希望你表现得好一点……”

“让我们明白地说吧，”她喊道，晃晃头晃去那份呆滞感，然后靠到井栏上。

火红的夕阳包裹着她，映得她的脸像炭火一样红，巴尔塔萨又一次觉得她是一个烈火做成的人儿。

“你说吧，亲爱的……”

“您……想强迫我……您想同其他那些人对待我这个阶层的姑娘那样对待我！”

“当然不，亲爱的，你怎么会这么想？你不要把我想得这么坏。”

“您看我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甜言蜜语说

了很多,也只是空话而已,后来……”

巴尔塔萨执起她的一只还散发着草莓的芬芳的手。

“我的荣誉,堂巴尔塔萨,和其他任何一个姑娘都一样,您知道吗?我是乡下姑娘,但是我也有我的骄傲……一样的……这样,您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了。社会舆论是反对您成为我的丈夫的。”

“为什么?”军官马上问。

“为什么?”特里布娜灵魂深处的虚荣也在问。

“我不会是第一个,也不是第二个同……结婚的,现在已经没有阶级了……”

“那您的家人呢,您的家人……您觉得他们会瞧得起一个乡下姑娘吗?”

“咳!……那关我们什么事呢?我的家人是一回事,我是一回事。”巴尔塔萨有点不耐烦地反驳。

“您保证会跟我结婚吗?”政治演说家非常天真地低声问。

“我保证,宝贝!”他喊道,几乎都没听明白她在问什么,因为他已经决定对什么事情都表示赞成。

但是安帕罗反而后退了。

“不,不”,她结结巴巴地说,全身都因为惊吓而颤抖着,“光说甜言蜜语是不够的……您对我发誓……”

巴尔塔萨还年轻,还没有那种专业骗人的胆识。他犹豫了一下,但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然后他清了清嗓子大声说:

“我发誓。”

有那么片刻的安静,只听得到风吹过榆树树冠发出的沙沙声和远处的海浪声。

“您用您母亲的灵魂发誓?如果违反誓言就堕入地狱?”

巴尔塔萨嗓子有点发紧,却还是重复了誓言。

“您在上帝面前发誓?”安帕罗焦急地追问。

巴尔塔萨又一次犹豫了一分钟。他不是安帕罗那种死心塌地的狂热教徒,可也不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在说这可怕的誓言的时候他的嘴唇有些轻微颤抖。然而他刚说完,一个长满浓密卷发的沉甸甸的脑袋就倚到了他的胸前,特里布娜身上的雪茄芬芳包围了他。他马上就抛开了疑虑,重复着那些最庄重的誓言和承诺。

夜色越来越浓,一弯明月如银刀一样划破浓云,挂在天空。黑乎乎的马路上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

第三十二章 特里布娜的幻想

开始的时候,巴尔塔萨陶醉于香烟的芬芳,表现得很有恒心,甚至忘了他一贯的谨慎保守,好像不在乎他人或者家人的看法。的确,在安帕罗住的那个偏僻的小区里不容易被他那一阶层的人看到,然而,有一次他正陪着安帕罗的时候却碰到了熟人。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他很快就去寻找更加隐秘的地方来约会,在这些地方大家都是各走各的,可以避免被不小心看到。其中有一个地方是一个位于一家生产汽水——卷烟女工们最爱喝的饮料——的工厂旁边的小吃店。巴尔塔萨和安帕罗在被恶劣气候侵蚀的粗糙的石桌旁坐下,侍者给他们拿来啤酒或汽水,随着瓶盖被打开的欢快声音,他们的谈话也更加热烈。他们坐在葡萄架下的浓阴里,几只母鸡在小公园的花圃里乱啄着。这个地方很安静,好像一个采光很好但很隐蔽的小会客厅。阳光透过葡萄叶斑斑驳驳地洒下来,有时候几点跳动的阳光正好落到安帕罗脸上,于是巴尔塔萨就会一边欣赏一边不自觉地赞叹她脸上某些适合于近看的妩媚与完美。那眼脸上细细的静脉纹络,小小的耳朵的优美轮廓,阳光均匀地照耀下的干净的蜜色肌肤,雪白的牙齿,浓密的头发。这种仔细的欣赏观看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巴尔塔萨已经能闭着眼在心里把这样或那样的特点一一描绘出来,同特里布娜谈一切可以同她谈的话题,之后,时间就会变得很长。

他们并不是很常去小吃店,只有周末才去。安帕罗给他做他抽惯了的“手工制”雪茄,而他则一边看书,一边拿着刚卷好的雪茄吞云吐雾。他觉得没事可做,就想教安帕罗怎么抽烟,而她却嫌恶地拒绝了,她说卷烟女工都不抽烟,而且有时候会觉得看够了香烟,对她们来说,这种东西只是头疼的时候用来敷在太阳穴上止疼的。巴尔塔萨想着娱乐打发时间的办法,于是给安帕罗带来本小说让她大声念,但是卷烟女工每次刚看到书里的英雄为了爱情或因为得了病而死去的时候就忍不住哭泣,军官觉得她这么容易就哭是在犯傻,所以就取消了看书这种活动。总之,巴尔塔萨和安帕罗有段时间因为爱情的魔力就像连体婴一样,聚到一起后却又因为无法克服的反感而分开,而且越来越有各走各的路的趋势。

巴尔塔萨已经开始对这段关系感到极端厌烦了,他想找一个聪明的办法从这段爱情冒险中抽出身来,而安帕罗却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巴尔塔萨那些虚假的甜言蜜语和承诺上了,她已经迷失了,她觉得既然人们已经看到他们在一起了,那么他们的关系就已经是像板上钉钉一样牢固了。她想向别人炫耀,就像当年安娜炫耀她的船长一样,她希望索布拉多一家知道他们两人的事情并因此而有所反应,即使发怒也好,她希望加西亚家的小姐,那个骄傲的贵族小姐,也知道巴尔塔萨为了特里布娜而把她甩了,是为了她特里布娜啊!安帕罗已经破釜沉舟了,她想把事情闹得人尽皆知,而巴尔塔萨则想尽量保持低调。这种想法上存在的分歧导致了两个恋人之间的第一次争吵,但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小小争吵,巴尔塔萨甚至还觉得很有趣,因为有时候吵架也是打发时间的一种办法,至少这时候他不会无聊地打呵欠。巴尔塔萨禁止在两人相处的时候谈论政治,而特里布娜最近以来却对这个话题表

现出很大的兴趣。

安帕罗的性格决定了她不会有计划地找机会宣传她的爱情。她是肤浅而冲动的,喜欢表象和外在的显露。她很高兴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她喜欢被人嫉妒而不是同情。在把金耳环捐给丽塔的那天,她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只是出于天真的骄傲,她对所有人说她还有钱,尽管这降低了她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慷慨性。现在,在同巴尔塔萨谈恋爱期间,她比以前工作得更努力,穿得也尽可能地好,让别人相信索布拉多先生对她是很慷慨的。她在心里面暗自庆幸自己有一双灵巧的手可以养活自己,而小区里的人则以为巴尔塔萨对她很慷慨,因而嫉妒她。然而,即使他真的送她礼物她也不会收的。她的虚荣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她希望别人认为巴尔塔萨是一个慷慨的人,另一方面,她又不希望巴尔塔萨把她看作是一个贪婪的女人。而巴尔塔萨,尽管买汽水,小点心,有时候也买剧院的门票,但是在其他方面他表现得十足是多罗雷斯·安德萨·德·索布拉多夫人的继任者和接班人。他从来没想过或者不想去想(他的脑子甚至能自动过滤什么事情可以考虑而什么事情不必要考虑)那个好姑娘要吃什么,是浓汤还是玉米面包,她喝的水是不是干净,而她又要如何的费尽心思精心打扮才能每次都穿着浆得很挺的裙子,干净的细棉布外衫、罗素斜纹细呢的靴子和崭新的丝绸手绢。香烟是芬芳浓郁的精选香烟,吸烟者怎么会不在乎这支香烟是怎么做成的呢?

这段时间,安帕罗享受着投向自己的各种目光:愤怒者如厂里的竞争对手、微笑者如安娜,以及拐弯抹角的试探和周围日益浓厚的好奇气氛。她的虚荣心日益膨胀,甚至自己给自己准备神秘的礼物,让别人以为是来自巴尔塔萨的。她在胸前别着花束,甚至搞到一个镶嵌着一颗心形蓝色珐琅的银戒

指,只为了让别人以为这是巴尔塔萨送她的小礼物。当有人问她是不是真的要跟一位上层社会的先生结婚时,她微笑着,假装生气,假装悄悄地看一眼戒指……结婚!为什么不呢?自从这次革命以后我们不都是平等的了吗?人民不是至高无上的吗?那些关于平等的思想乱七八糟地重新占据了她的脑子,满足了她的愿望。既然革命已经发生了,北部已经联合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咱们享有平等权利,不然的话,为什么要有这些改变呢?一切保持原样就好了呀……唯一不好的一点是那个意大利国王统治着咱们,那个马卡罗尼,他葬送了咱们的自由……但是他会倒台的,毫无疑问,共和国制会来到的。

她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在脑子里胡思乱想。每卷一支烟,每听到一声纸张发出的轻微的簌簌声,她心中就浮现一个天真的希望。她成为夫人后不会像其他那些飞上枝头的女人一样,她们以前和她一样在这儿卷烟,而现在,由于穿着绫罗绸缎就瞧不起昨日的朋友了。她绝对不会变成那样的!相反,在街上看到过去的老朋友的时候她会非常亲切地跟她们打招呼,她也会邀请她们来家里参观……当然,这要同她的丈夫商量好了才行。但是,打个招呼又费什么时间?她想请安娜来家里参观。她的家啊!就像索布拉多家一样的房子,包着洋红缎子的椅子,桃花心木的茶几,镶金边的镜子,钢琴,台钟,还有那么多的燃着的烛台!安帕罗闭上眼睛,觉得脸上好像感受到了东方三圣节晚上寒冷的北风……当她赤着脚走进索布拉多家的大厅唱村夫谣的时候,她想象过巴尔塔萨会爱上她吗?而这样的事情却发生了……

然而,工厂里很多人却对安帕罗这桩复杂的婚姻持怀疑态度。结婚,结婚!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礼物?对索

布拉多家的儿子来说几件小礼物算什么！银戒指？才值两个夸尔托！呸，呸！谁都知道某些事情会有怎样的结果。尽管流言是悄悄传播的，却也并没有被特意遮掩，最终还是传到了当事人的耳朵里，再加上其他一些小事，安帕罗心里开始有了一根残忍的名为怀疑的刺。巴尔塔萨明显冷淡下来了：每一步都走得更加谨慎小心，他未雨绸缪的性格和想要掩盖他同安帕罗的交往——就好像是掩盖一种恶疾——的想法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在约会的时候还是很温柔热情，但是他坚持拒绝陪安帕罗走到离大门超过两步路的地方。

所有这一切安帕罗的瘫子母亲在床上都看得清清楚楚，她非常不安，经常抱怨，其中一个原因是自从安帕罗把挣的钱都花在新鞋子和带刺绣的衣服上以后，她就被剥夺了以前可以享受的一些舒适和零食。她担心的是她女儿迷失了，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还有一件不妙的事情是她交往的是上流社会的先生，可她不但往家带钱，反而坚持得晚上加班做订制香烟来挣钱吃饭。还有那么多的花！那么多带花边的衣服！花那么多钱！

倾听这些抱怨的是“秤砣”，这个小伙子自从知道瘫子曾经很赞成他对安帕罗的求婚以后，就在下了工后经常过来跟瘫子说很长时间的话。老女人也不时地旧事重提，跟女儿唠叨“秤砣”。他不是一个细致的好小伙，但是他像一个驮货的驴子一样吃苦耐劳，像一头狼一样能干，而且他很憨厚。毫无疑问，怀着这样的愿望，瘫子认为自己有权利把“秤砣”像女婿一样使唤。有一次，当她开始缺钱的时候，她请求他“去街角的店里买六个夸尔多做脆皮饼用的糖”。小伙子去了，然后带回来满满一纸筒红糖，却再也没提过钱的事。还有一次他帮瘫子买了下一期的彩票。而老女人为了她那铁石心肠的

良心上过得去,说如果他“觉得合适”,他和安帕罗可以从好朋友做起。渐渐地,加上安帕罗漫不经心的推波助澜,“秤砣”又重新套上了原来的枷锁,盲目地服从瘫子硬梆梆的命令。他帮她传话,整理房间,给她带药,带油膏。这并不是说这个可怜的女人成心过分压榨小伙子,而是,她这么大的年纪了,而且又是瘫子,某些细心的照顾和感情就像空气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苍白,精瘦,几乎是衣衫褴褛的“秤砣”照顾那个不是他母亲的、对他很生硬的女人的情景,的确是一幅很奇怪的景象。当他削土豆皮准备明天做汤或者给瘫子把草垫弄软和些的时候,安帕罗刚刚结束了在某个隐蔽的地方或者荒凉的菜园子或者圣水山荒凉的路边的约会,走在月光照耀下布满树影的奥尔梅达公路上,踏着夏天水银般的月光往家走。

第三十三章 落叶飘零

秋天来临了,有一天,瘫子把安帕罗叫到床头,声调和表情都不同寻常,嘴里无声地咕哝着:

“到这儿来,过来。”

安帕罗低着头走过来。母亲扬起手,恶狠狠地一把抓住她的下巴把她的头抬起来,用尖锐可怕的声音喊道:

“现在呢?”

女儿沉默着。她的母亲,这个问她话的人,很多年来都以自己拥有合法的婚姻、平民的诚实和一个勤劳的丈夫为荣,工厂里把他们作为和睦家庭的模范,甚至有的时候主任会说几句表扬的话,说她是“正经的好女人”。安帕罗知道这些,所以她保持着沉默。瘫子以前劝过她无数次,说不会有好结果,而且她的预言最后变成了事实。她在床上半支起身子,全身的愤怒都集中在眼睛里,带着轻蔑和愤怒重复问:

“现在呢?”

安帕罗脸色苍白,一动不动。瘫子觉得自己手心发痒,抬手在女儿脸上响亮地扇了一巴掌,打得安帕罗摇晃了一下,捂着脸退了几步,倒在旁边的椅子上。

“没羞没臊,不要脸,不给我学好的东西!”瘫子大声地喊着,因为扇了那一耳光而有点气喘吁吁。

演说家一句话也没回嘴。她羞愤难当,恨不得抛弃一切,

她的名望,甚至共和国理想,只求能找个地洞钻进去。然而,她忍耐地吞下了已经到了眼底的羞愧的泪水,她沮丧地承认并服从了母亲的权威,含含糊糊地说:

“他已经承诺跟我结婚了。”

“你信吗!”

“我为什么不信……”,姑娘用更加坚定的声音喊道,“我和其他姑娘一样,和最……的姑娘一样好…… 现在已经不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那个时代了…… 现在我们都是平等的,妈妈……专制已经结束了。”

瘫子摇了摇头,固执得完全不相信,像她这样的贫穷的老人从没见过天上掉馅饼。

“穷人,就是穷命。”她悲伤地说……“你将来会很可怜,那个花花公子会笑着走开……”想到这儿,她的怒气又上来了,喊道:“你给我滚开,混账东西,我打死你。你既然得到了他的承诺,就想办法让他履行诺言。”

安帕罗弯着腰哆哆嗦嗦着出去了。当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她又恢复了勇气,猜测着或许不应该绝望,或许她的坏运气只是最终促使她与巴尔塔萨永远结合在一起的又一条纽带。对,肯定是这样的,除非他的良心被狗吃了。

她热切地期盼着星期天的到来,那是他们在汽水店约会的日子。到了这一天,她很早就醒了,很早就去了约会地点,比巴尔塔萨早得多。葡萄藤上的心形叶子已经被秋风渐渐吹落了,仅剩的几片残叶覆盖下的骨节分明的藤枝好像是干草包裹在紫红色破布里的骷髅手臂。最顶端还挂着一串颜色已经发黑了的葡萄。靠近石凳的几只瓮里横着几只空空的酒瓶子,看起来像是搁浅在沙滩里的失事船只。当巴尔塔萨到的时候安帕罗已经快要冻僵了。

他坐到她身边,她给了他一包他喜欢的香烟,带过滤嘴的那种,相当长,看得出是精心卷成的。巴尔塔萨取出一根,点上,紧张地连着抽了几口。所有迷上一个男人的女人都有通过一些最细微的动作、最漫不经心的、几乎是机械式的举动感知爱人心情如何的本能。安帕罗知道当巴尔塔萨这样子抽烟的时候,就表示他心情不太好。没了浓密的葡萄叶的阻挡,小伙子的脸庞直接沐浴在阳光下,显得生硬而棱角分明;他的胡子在阴影下是金黄色的,现在呈现一种金铜色;他淡蓝色的眼睛显出一种冷冰冰的清澈透明。可怜的特里布娜,发表演说的时候是那么勇敢无畏,此时却成了锯嘴的葫芦,满腹犹疑。她觉得脖子被绳子给勒住了。她徒劳地等着一个吐露心情的机会,一个甜蜜激情的抚慰,但是却没等到。巴尔塔萨没有开口安抚她不安的心,而是继续保持着沉默。秋风不时地吹落葡萄架上的最后几片叶子,皱皱的黄叶落在花岗岩石桌上,落在两个情人之间,发出一种干巴巴的噪音。砰!巴尔塔萨耳朵里不断地回响着堂娜·多洛莱斯的话:“孩子,你不知道加西亚家的姑娘们吗……别惊讶!她们在最高法院赢了官司!我是听这儿的律师说的,肯定没错!”砰,砰!相反,安帕罗耳朵里回响的都是那几句愤怒的话语:“既然他给了你承诺,你就想办法让他履行承诺!”砰,砰!……一片紫红色的叶子慢慢落下来……“巴尔塔萨里多^①,儿子,她们将得到几十万甚至更多的杜罗,如果她们赢了。”

最后,巴尔塔萨先打破了寂静……他说他费了好大劲儿才能过来,他们必须慎重,他们必须减少见面的次数……他用严厉的语调说着这些话,好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安帕罗的错,

^① 是“巴尔塔萨”的昵称。

是安帕罗对不起他。卷烟厂女工默默地听着，嘴唇发白，眼睛死死盯着巴尔塔萨的脸，那张脸上是一种欠了债不想还钱的心不在焉的表情。更糟糕的是，尽管那时候特里布娜想凭借自己出色的演讲口才替自己辩解，可她还没找到如何开始谈论这件最重要的事情的适当词句，就惊讶地看到巴尔塔萨已经站了起来，说上校在等他谈工作的事情，于是她也坚定地站了起来，把要他履行诺言跟她结婚的事情明白粗鲁、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没有一点拐弯抹角，因为她觉得自己胸中有一把怒火在燃烧，使她勇气倍增。

巴尔塔萨透明的眼瞳呆了一下，里面划过一道惊讶的闪电，但是他马上闭紧薄薄的嘴唇，脸也绷了起来，就好像是有人用两把锁把他的脸皮拉紧锁了起来，然后盖上了七个印戳。这是另一个巴尔塔萨，不同于夏天那个优雅、恭维、猫样的男子。安帕罗注意到他这样看起来要老十岁。

“现在，”她站到他面前说，“是你履行诺言的时候了。”

“现在……”他慢慢地重复她的话，“诺言……”

“就是跟我结婚的诺言！我觉得我有足够的权力提这个要求……”

“女人……”，巴尔塔萨弹了弹香烟灰，平静地回答，“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按照我们的愿望发展的。环境迫使我们做出无数的妥协……我跟你一样，希望明天就能结婚，但是你站在我的角度想想……我妈妈……我爸爸……我的家人……”

“你的家人，你的家人！难道不是你说的你的家人是一回事，而你是你？难道我玷污了你的家人吗？我是那个罪犯或者坏蛋头子的女儿吗？我们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吗？我的母亲不是像你的母亲一样诚实正直吗？混蛋？”

“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是说……”

“那么你有什么话可说，你无话可说了？你能说出我的不是吗？我不是靠诚实的工作养活自己，没有依靠你或者别人吗？我跟你要过什么东西吗，我跟你要过什么东西吗？我跟别的男人厮混了吗？”

“谁跟你说这些了？问题是现在，你所希望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希望的，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内……我还没能离开家人自立……等我有了更高的军阶，能靠工资活……”

“你不是已经是上尉了吗？”

“军衔是，而工资是按……总之，我再跟你说一次，你听好了。我现在的处境中是不允许做这样的决定的。这是很疯狂的。我再说一点，你要相信我，亲爱的，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要给自己制造麻烦。”

“不制造麻烦！”姑娘苦涩地哀叫，“不制造麻烦！难道你觉得，”她说，重新镇静下来，恢复了坚定的性格，“难道你觉得我是傻瓜吗？你觉得你可以试试我是不是真的傻是吗？什么承诺，什么……妈的！如果是你你能接受这一切吗？我才是那个被承诺，被欺骗，昏了头的人！”

她一下子坐到了石凳上，太阳穴靠在冰冷的花岗石桌面上，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你别喊，亲爱的，”巴尔塔萨嘟哝着走过来，“你别哭……被人听见传开就不好了。安帕罗，女人，好了，没必要这么激动。”

危机很短暂。演说家抬起头来，两眼通红，但是没有一滴眼泪烫伤她蜜色的脸庞。她愤怒地看着巴尔塔萨，她看到他面无表情的站着，细致红润的皮肤，透明的淡蓝色眼睛，阳光

从天上照进里面,却没有温度。他想做两三个讨好她的动作来消除风暴,但是他的表情很粗暴,动作很僵硬。安帕罗拒绝了,她再一次以一种攻击的态度站到他面前。

“明明白白地说……我们结不结婚?”

“现在不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态度依然冷漠地回答。

“那什么时候行?”

“我怎么知道!时间,让时间来决定这一切!你要冷静,亲爱的……冷静点。”

“那么再见,直到你还清了你欠我的。”她大声喊道,一点都不在乎别人在家里或者路上听到她的话,“我不再是你的玩物,说出来让你知道,我对躲躲藏藏、寒冷的夜晚去圣水山或者其他成千个这样的地方去取悦你不感兴趣。”

她又往前走了三步,把手放在军官的肩膀上……

“在你意想不到的某一天……”她说,“当我在费拉斯或者马约尔大街看到你的时候……我会在小姐们面前挽起你的胳膊,听见了吗?然后就在那儿唱歌,就在那儿……唱出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等到我们的时代来了……要么我们把你撕成碎片,要么你履行对上帝和我的诺言。明白了吗,伪君子?”

然后她用平静的声音阴森森地说:

“你不怕受到报应吗?如果你这样死了……,毫无疑问你会受到报应的。如果联邦制来了……上帝和圣母玛利亚保佑它会来……我会杀了你,听见了吗?让你提前下地狱。”

说完,不顾内心的疲惫软弱和无用的情感告诉她应该避免这样的场面,她使劲推了他一下,然后转过身,抬起头,两眼冒火,快步地走了。特里布娜离开的时候,刮起一阵大风把很

多葡萄叶子吹落到桌子上,叶子在花岗石桌子上打个旋就掉到潮湿的地面上了。

“她会那样做吗?”巴尔塔萨独自一个人思索着,“她会在公共场合羞辱我吗?我觉得不会……这种迅速而强烈的火气只是开始一段时间的事,过后就会平静下来。怎么可能……她不会这么做的。但是,我还是离开马里内达一段时间比较好……”

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无意识地看着那些枯黄的叶子,它们在以一种消沉的有气无力的节奏跳着舞。

“那何塞菲娜呢?如果妈妈的消息是准确的,那就不能放弃这个或许我一辈子再也碰不到的机会。真见鬼!而且她很漂亮……所谓的漂亮!都是些什么蠢事!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么多麻烦呢?”

他烦躁地把快燃完的香烟扔掉。枯叶中一小点火光微闪,把叶子烧得卷了起来,然后马上熄灭了。

第三十四章 特里布娜的第二项英雄事迹

寒冷的冬天来了,但是来自马德里的消息却是火热滚烫的。事情已成定局,意大利人要退位了,因为他再也无法抵挡周围敌视反感的气氛了。他自己也宣布已经厌倦了这些不顺心的事情,他的廷臣的愚昧无知,卡洛斯战争,地方分裂主义的喧哗和各种混乱。没有办法:距离在缩小,地平线被染成了红色,联邦派在前进。

卷烟厂重新拥有了它的“演说家”。她的确受伤而归,她的第一次爱情冒险给了她很大的伤痛,虽然她并没有因此而名声扫地。然而,当这件不幸的事开始传开的时候,安帕罗感到了火烧火燎般的羞愧。她的年少轻狂,她的缺少经验,她的巨大的虚荣心使她做了这次可怕的尝试。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工厂里一如既往的团结。如果说以前还有人嫉妒她的美貌、干劲和出色的口才,那么现在都变成了同情,而所有的诅咒都是冲着永远的敌人——男人——的。这些该死的家伙,可恶,他们就知道勾引好姑娘! 这些先生们就知道以伤人为乐! 啊,如果有人这样对待他们的姐妹,他们的女儿,谁会听他们诉苦? 他们也会像狗一样扑上去报仇的! 妈的,为什么不为此制定一项法律规范呢? 如果说那些欠了钱的人应该马上还钱,那么我觉得这些感情债更神圣,妈的! 这只能说明一

件事，正义有两个不同的标准：一个是针对穷人的，非常严格，另一个是针对富人的，非常宽泛，非常令人愉快！

有几个乐观的女工觉得或许索布拉多会跟安帕罗结婚，或者至少会承认后面的事情。

“对，对……那就等吧，笨蛋！他现在大概早忘了她或者是在嘲笑她！”

“你不知道……我不想让她听见，也不想让她知道，”“银鼠”对“保姆”说，“那个不要脸的男人又跟在加西亚家的小姐屁股后面走了！”

“大骗子！”“保姆”喊道，“那谁看到了？听起来有可能。”

“所以我才跟你说啊。”

“当初安帕罗就不该理他。”

“女人，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是石头做的。”

“你觉得别人没碰到过诱惑吗？”“保姆”反驳道，“如果不是……亲爱的瓜迪亚娜圣母！不是的，安娜，女人要会保护自己，没人给你安排宪兵和警卫把门。而我们这些穷女孩，除了诚实的品德我们的父母什么也没给我们……要我说那个放任自己陷进去的姑娘的过错甚至更大。”

“我替她感到遗憾，她已经陷进去了。”

“我也是，的确遗憾。”

所有的人都替她感到遗憾。谁还能从这个裹着披肩、穿着一身黑衣服、脸上挂着两个黑眼圈、郁郁寡欢的姑娘身上看到那个在红色圆桌宴会上光芒四射的演说家呢！然而，她的演说才能并没有消失，只是，变了一点风格和特点。她的演说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而坚定，而是阴郁而充满苦涩。她的语调不再像报纸上的文章一样充满鼓动性，而是更加真诚，发

伤痕累累的内心深处,来自痛苦的灵魂。在她的嘴里,联邦共和国不仅是最好的统治方式,是理想中自由、和平和人类团结的时代,也是复仇的时代,是如温驯的绵羊一样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等候已久的当家作主、天理昭彰的时代。她的话语中流露出的社会主义光芒震惊了全厂,尤其是当财政部又一次拖欠这个国有单位的员工工资的时候。于是,特里布娜畅所欲言,大发议论。天哪!马德里的那些阔佬先生们……那帮混蛋部长们,他们怎么会介意女工们要饿死了呢!他们的工资肯定是按时发的!不,他们非常关心领工资、请客吃饭、装满腰包。不只是部长们在笑话底层的人们,世界上所有的富人也都毫不在乎四千个女职工没钱买面包吃!

说到这儿,安帕罗支起上身,几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管师傅们着急地发出的强烈的警告,也不管严厉的监工早已经在车间门口悄悄地张望。

“多么多的债……”演说家继续说,因为看到自己的话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巨大影响而深受鼓舞,“这些吸我们的血的水蛭将来要到上帝面前还这么多债!我想知道,我也想有人告诉我,因为没人回答过我这个问题,也没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难道,上帝造了两种人,一种是穷人,一种是富人吗?难道上帝让一种人成天悠闲地散步、睡觉、穿得漂漂亮亮地,整天高高兴兴地,而另一种人总是流汗,总有干不完的活,像狗一样死掉,没人记得他来过这个世界?这是什么混蛋真理?一些人种田,而另一些人来吃麦子;一些人播种而另一些人来收割;你,假设,辛辛苦苦种了葡萄,而我就只管洗干净手来吃葡萄……”

“可他是这些东西的主人啊,这些都是他的啊。”保守的“保姆”插嘴说。

“不错，他是这些东西的主人，这些都是他的，那我们就说了，那就应该每个人都有走运的一天啊，因为我们是生而平等的，我们应该享有一样的权利，即使只有几个小时！而实际上呢，总是有人闲得要死有人累得要死！这种情况不应该永远继续下去，总有一天应该翻个个儿！”

“在底层的，女人，永远在底层。”

“光说有什么用！大家听我说：在法国巴黎，那个巴黎公……他们就把上面的打倒了！他们就动摇了原来的世界！那儿已经天翻地覆了……如果他们还不给我们发工资，我们这儿也应该这么做。”

“那那边，他们做了什么？”

安帕罗压低嗓音。

“放火……烧了所有的公共建筑……”

大部分人都开始参与愤怒而恐怖的窃窃私语。

“还烧了富人的房子……和……”

“天哪！放火，女人！”

“还枪……枪毙了……”

“枪毙……枪毙了谁，女人，枪毙了谁？”

“枪毙了……俘虏，甚至还有大主教和神甫……”

“好可怕！”

“好野蛮！”

“闭嘴，闭嘴，我全身的血都要凝固不动了！……谁做的？看你说了些多么可怕的事！”

“我讲这些不是说……放火和枪毙……做得好……不是，妈的！你们没弄明白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不想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应该有胆量，不能任人搓来揉去，别人把枷锁套到脖子上都不反抗……我想说的是，当一个人没有

得到他应得的,他完全有权利得到的……他辛辛苦苦挣来的……如果他们不给,如果这个人不是傻瓜……他就应该提出要求……如果这个合理的要求被否定了……他就应该去争取。

“这是当然。”

“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卷烟,是吧?那他们理所当然应该付我们工资。”

“对,这种有的人狼吞虎咽地吃而有的人忍饥挨饿的不平等绝对不是上帝的法则。”

“要我说,明天他们要么付我工资,要么我不工作。”

“我也是。”

“我也是。”

“如果我们都这么做……而且如果他们看到我们有多么坚定的决心来闹他一场……”

“明天……成败就在明天了!你们会照我说的去做吗?”

“好。”

“那你们明天早点来……早早的。”

第二天一大早,工厂周围,索尔大街上,还有通往海边的马路上都挤满了女工们,她们很安静地看着通往工厂大院的大门。大门一打开,她们就一窝蜂地挤了进去,不顾努力想维持秩序的看门人的阻挡,占领了门厅。但是,她们并没有去车间,而是堵在那儿,拥挤地,很有威胁性的,阻止那些后到的或者没有参加这次密谋的女工穿过门厅。无声的窃窃私语,压抑的声音,和马上就引起反响的咒骂声在人群里散播着,渐渐鼓舞了大家的热情和决心。安帕罗站在第一排,在门厅边上;她的脸色苍白,眼睛闪闪发光,声音已经有点激昂,然而充满力量,她一边激励着大家,一边安抚着骚动的人群。

“安静，”她用深沉的声音说，“安静，镇静……我们有时做一切事情，请大家安静地等候。”

但是人群中爆发了几声尖叫，有人在推来挤去，还有两三处在争吵，特里布娜慢慢地被人群挤到了车间的老楼梯旁边。这时候，随着楼梯的震动和沉重的脚步声，一个监工出现在楼梯口，脸上带着嗅到严重混乱氛围的不安。他露出非常疑惑的表情，问“这是怎么了”，同时，安帕罗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哨子放在唇边，吹出几声尖锐的哨音。随后又有十到十二声哨音从不同的地方传出，组成一曲哨音抒情曲。监工停住了脚步，不敢再往下走了。两三个老女工走到他面前，发出可怕的吁吁声，都几乎碰到他了，无声地说“去死吧！”然而，监工很快恢复常态，交叉起胳膊，往前走了一步，脸色不太好看，但是态度很坚定。

“发生什么事了？这是什么意思？”他问安帕罗，因为她站得最近，“这样进车间是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不进去。”特里布娜回答。

几百个声音一起重复了这句话。

“不进去，不进去。”

“你们今天不进去？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没有被公平对待，我们再也忍受不了了。”

“对，我们再也忍受不了了。不公平见鬼去吧！自由万岁！我们要公平！四面八方都在喊。两三个师傅，夹在混乱的人群里，绝望地举起手来朝监工示意。

“那你们想要什么？”

“你没听到吗，混蛋？公——平！”一个女工贴着他的耳朵喊道。

“付我们工资，付我们工资，付我们工资！”安帕罗大声喊

道,人群更加骚动了。

“你们先回去,……”

“我们不想回去。”

“去死吧!”

哨子大合奏再一次划破天际。

“我们不要任何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安帕罗非常平静地说,“工厂不可能再这样下去了,一分钱都不发…… 要么给我们钱,要么就再见。”

“我要跟我的上级汇报,”监工回答,在一片喊叫声和哈哈大笑声中离开了。

他刚消失不见,骚动平静了一刻。“他要去汇报,”女工们彼此说着,“要发我们工资了?”

“如果发我们工资,”特里布娜说,前所未有的好战和坚定,“就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加油!今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了,并且做得很好。”

“我们应该捉住他把他放在油里炸,”一个老女人阴沉沉地哼道,“把他当鱼一样炸……让他看看什么是饥馑,我们过得多么艰辛!”

“请大家注意维护秩序,协调一致,伙伴们……”安帕罗张开双臂重复地喊着。

十分钟过去了,监工回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干瘪得像一段火绒一样的小老头,是人事处长。老头儿觉得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应该拿自己的尊严冒险,所以没有在造反者们面前做自我介绍。同时为了谨慎起见,他已经在办公室同其他职员们开会商量过了,一致认为考虑到当地人的平和性格,在格拉内拉的这次暴动不像在西班牙其他工厂发生的暴动那么可怕。他现在可不想呆在塞维利亚。

“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消息？”造反者们朝监工大声喊。

“你们听我说。”

“夸尔托，夸尔托，别扯那么多废话。”

“我的孩子们在等着我给他们买面包呢……你听到了吗？我不能浪费时间。”

“会发……今天就发……一个月的拖欠工资。”

人群中又传过一阵窃窃私语声，直到最后一排，“这工资，发还是不发？发……一个月……一个月……没多少用处……不同意……所有的，所有的一起发！”安帕罗说。

“您也知道，拖欠的可不只是一个月的工资，我们应得的，我们拥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的可不只这一个月的……我们坚决，非常坚决地要求给我们发工资，那是我们额上流着汗光荣地挣来的，谁也不能剥夺我们的权利。”

“你说的都是事实，可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上面把资金拨下来了，就可以发给你们两个月的工资让你们满意……可暂时只能发你们一个月的，请你们有秩序地离开，不要引起骚乱……否则，警卫要来清场了……”

“警卫！让他们把我们赶出去吧！让他们来吧！警卫就在这儿呢！”

四名士兵加上一个头头，总共五个人，已经在门口同最不顺从最可怕的女工打起来了。后来他们说，他们不想动用武器，另外他们之前也没有接到过类似的命令，所以他们只限于扯着女工们的胳膊把她们拉出院子：这是一场玩闹似的战争，里面做什么都有：有人在尖叫，有人在掐人，有人在笑，有人说有失体统的话，有人在无声地发出凶狠的威胁。

有一个士兵，被一个女工用指甲掐在后颈上疼得受不了，

突然跑进岗亭里,拿出步枪,对准了人群:马上,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攫住了靠得最近的那些女工,她们疯了般地尖叫、咒骂,撕心裂肺地恳求,令人心碎的呻吟,女工们陷入一片混乱中,争先恐后地往门厅外跑,寻找院子出口,她们互相推挤着,有的人跌倒了,在盲目的恐惧中互相践踏,疯了一样挤在门口,挤得谁也出不去,她们尖叫着,好像世界上所有的机关枪都在瞄准她们,马上就要朝她们射击。

最后在门厅中间只剩下了杰出的特里布娜,孤零零一个人,落在后面,被打败了的,面对她的部队这样令人羞愧的溃逃心中充满怒火。为了表示出她不怕也不逃,她慢慢地走着,等她到了院子里的时候,警卫正在利用这很容易就取得的胜利装腔作势地把最后的几个革命者驱赶出去。一个持枪的士兵讨好地轻轻用枪托碰了一下安帕罗,对她说:“哎……出去……”特里布娜回过身来,用一种尊严被严重冒犯的眼神盯了他一眼,然后拿出哨子,冲他吹了一下,然后跨出门去。她刚走出去,门就轰地合上了,然后是插销和铰链发出的巨大响声。

她出来以后,很惊讶地看了看周围,发现工厂周围依然围着很多人。不只是之前在里面的那些人,而且还有后来才到的那些人,他们在格拉内拉的老墙周围围成一个圈。看到她分散了的信徒们又重新聚拢了,她就开始给她们鼓气,激励她们,以求不会再发生这样可耻的溃败。被士兵赶出来的女工们,同坚定的人群接触后,原本已经低落的士气被重新鼓舞了起来,举起拳头冲着围墙叫骂。

特里布娜开始在人群中走动,鼓励那些还心存疑虑或者不准备喊叫的人,而她们也不时地对她们的女首领爆发出欢呼声。她于是选了两三个最有干劲的女工,让她们把马路上

一块已经松动的地砖取出来，那块地砖已经像牙槽里晃动的坏牙一样非常松动了。她们把那块砖小心翼翼地抬起来，拿到刚刚在她们面前关上的大门前。

当看到砖头准确快速地砸到大门上震得门扇发出轰响的时候，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一阵阵的喊叫声。

“她们在做街垒啊。”一个女工想起了“全民皆兵”的时代，不由得喊道。

“街垒，街垒，”一个师傅喊道，“这场混乱会让我们自食恶果的！”

起路面砖的女工的目的确切地说不是制造街垒，而是另一件更简单的事情：要么就用石头把门弄倒，要么在门前垒一堆石头，然后翻墙而入。在她们临时想出来的战略中她们忘记了在另一边，索尔街头上，有一个小边门，那边防守力量很弱，本该做她们的攻击的突破口。女将军安帕罗并不擅长这样的算计：她气红了眼，只想着再次通过同一个大门，就是刚才她被四个士兵和一个头头驱逐出来的这扇大门——噢，多么可耻的事。因此在几乎是用指甲抠出第一块地砖以后，她就着手抠第二块了。

“保姆”和“银鼠”看着这场哗变，并没有参加。她们靠在一所渔民的小房子的墙上，上面还晒着网。安娜身体不好，像灯芯草一样弱，她那双瘦骨嶙峋的手只有在非常生气地时候才有力气，平时连溪里大一点的鹅卵石都拿不起来。至于“保姆”，她觉得自己是被迫呆在那儿的，因为不管怎么样骚乱是“工厂的事”。但是她不赞成这样干，因为，毫无疑问，这样做的结果肯定是“倒霉”。

“看看安帕罗，这几个月以来这么出色，看她多忙！”

“她壮得像头牛，一个人就能举起来那块大石头。”安娜

回答,含着弱者对身体强健的人的敬意。

的确,第一块石头非常巨大:这块路面砖长一米,又宽又厚,如果没有机器辅助的话几乎不可能挪动它。要一个人扛到肩上就太重了,会把人压扁的;几个人一起扛吧,又不知道怎么把它抬起来。

安帕罗建议把它立起来,然后滚到门口。实际上,这个方法效果确实不错,石头被弄到了目的地。看到石头放好了,她又干劲十足地开始挖掘另一块发射物。暴乱者们在这项工作和忙碌里获得了很大的乐趣,都没有发觉阳光不同寻常地热,因为已经几乎是上午十一点了,而这时候,一个可怕的谣言在人群中散播开来,像冰冷的雨水一样浇到了正热情洋溢的女将军头上,原本随声附和起地砖的喊声和尖叫声明显低了下来。

这个消息从哪儿来的?一个卷着裤腿的流氓小跑着从上面的街区的福路达广场过来说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人们的目光重新看向四面八方,每张嘴都贴在别人的耳朵边上窃窃私语,说着一句充满恐惧的话:“军队来了。”

注意到这阵逐渐扩大的谣言,特里布娜放弃了手里的石头,气冲冲地回过头,眼睛里冒着怒火,看着手无寸铁的人群。她脸上的表情明白地说着:“现在这些胆小鬼又要放我鸽子了。”实际上,提到军队的时候就有几个最活跃的街垒女工离开了,而当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扬起一片沙尘的时候,当听到很多聚在一起的马跑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夺路而逃了!

安帕罗竭力鼓励着她的信徒们。骑兵队和宪兵队一个从皇家道路那边过来,一个从圣·伊拉里奥那边涌来,他们的出现加强了安帕罗战士般的无畏精神,也加剧了她的怒火。她鼻子里喷着气,张着手臂,声嘶力竭地喊着:“他们吃不了我

们,我们朝他们扔石头,至少做做样子……”没人愿意。巨大的地砖被扔在那儿,原本叫得最欢最大声的人早溜走了,当骑兵团赶到格拉内拉的门口的时候,人群早已解散,只剩两块放在大门口的两块不大不小的地砖和几个毫无威胁的惊恐万状的妇女。

第三十五章 特里布娜的本色表现

冬季越来越冷了,而外面传来的消息则越来越热了,震惊了整个工厂。眼下,骚乱那天的军事行动并非是毫无成效的,第二天女工们就领了全部的拖欠工资。西班牙目前的形势已经乱得像菜市场一样了,不是引起民愤的时候。没有人明白现在的形势:军队被称为“阿玛德奥军”;炮兵全体辞职;骑士团团长怒火冲冲;萨巴尔斯说伽明德“没脑子”,而伽明德则把这个评语回敬给他;耶罗斯命令一个铁路公司禁止了火车通行;在加泰罗尼亚印有卡罗斯三世半身像的货币通行,而可怜的王后,阿玛德奥一世的老婆,被她的冤家对头轻蔑地称为“地下蓄水坑”,在恐惧和眼泪中生下一个可怜的王子,而没有一个主教准备给这个王室后裔做洗礼。祖国的形势就是如此。而后来的事情证明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局势还在恶化。

自从暴动那天起安帕罗就处于一种消沉状态中。她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和精力去搬那块路面石,费了那么多的口舌去鼓励那些无精打采心怀惧怕的人,以至于随后的一段时间她啥都不想做。在寒冷中又下起了雨,去工厂的路上,雨水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生疼,沉重的大雨点砸在披肩上砸得粉碎,加上一种内心深处涌上来的疲倦,使她经常地陷入一种倦怠状态中。有时候,如同划破黑暗的天空的闪电一样,联邦制的到来这个最后的、粗糙的希望照亮她的心。周围的天空和空

气是多么忧郁啊！安帕罗觉得那些见证了她的幸运和错误的地方好像被一只背叛的手摧毁卷走了。曾经被巴尔塔萨称为“天堂”的菜园子如今是光秃秃的一片，闲置着，等待着人们的耕种。那些翠绿鲜艳的玉米地如今只剩下了茬子。公路两边的树叶子全掉光了，干巴巴的树枝伸向雾蒙蒙的天空。地面上到处是大雨造成的水坑，很难通行。在特里布娜家门口，一个大水坑阻住了入口，安帕罗只能跳过这个水坑才能进去，由于她没估算好水坑的宽度，结果一脚踩进了已经结了冰的泥泞的水里，后来只好脱下袜子和鞋子。有的时候她会碰到“秤砣”，他会伸手扶她过这些水坑，而他同情的表情让她怒火上扬。被这样的畜牲同情！那么多的梦想、对简单而辉煌的生活的追求，对幸福的追求之后，只得到这样的结果！

冬天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虽然很短，却很缓慢。而对安帕罗来说，如同阴沉沉的天空一样，她的未来也一片黑暗，没有一丝光亮。她的精神萎靡不振，因而做出了一个软弱的举动。自从在小吃店吵架以后她就没见过巴尔塔萨了，突然，她感觉到一种遏制不住的欲望想要同他谈谈，想要哀求他或者责骂他一顿——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但是，总之是为了发泄，为了打破这种可怕的一成不变的单调日子。她通过安娜给他捎了信。但是巴尔塔萨回答：“我会去的。”

“您想去？”波伦那天下午问他。

“去干什么？听那些我无能为力的抱怨吗？我现在恨不得逃到圭普斯考阿去！”

“嗨！……可怜的姑娘！”

巴尔塔萨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喝着咖啡，陷入沉思中。他猜以他母亲的贪婪肯定会让他跟加西亚家联姻。在搞定何塞菲娜之前没有给安帕罗一千雷亚尔安抚她是不太灵活的行

为。何塞菲娜因为将来的那笔钱现在很高傲,跟他相处时显得非常矫揉造作和疑神疑鬼,对于继续他们以前的恋爱关系也处处刁难,让他觉得很厌烦。咳!问题是要争取时间,只要离开这儿,警报就解除了,危险就消失了……然而,巴尔塔萨很谨慎,他非常担心一场不合时宜的丑闻打乱他的新计划。

“他怎么说的?”安帕罗焦急地问。

“他说会来的。”“银鼠”回答。

“那……什么时候?”

“他还没定下来。”

“他觉得我会安于现状?”

“他不想看到的是你。”

安帕罗把头垂到了胸前,她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伤心和愤怒,安娜同情地看着她。

“如果有一天……如果共和国……神圣的联邦……很快来到,让上帝拯救我吧!安娜,我会让他下地狱的。”

安娜尖声笑了起来。

“别傻了,女人……别犯傻了……要戏弄他,让他不好过,不用非等到共和国或合众国的到来!”

“不用?”

“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就这样,拿一支笔,一张纸……他认识你的字体吗?”

“我从来没给他写过信。”

“这样更好。那你就给加西亚家的小姐写封信,揭发这一切,让她不要上他的当。”

“写匿名信?不是吧!”

“一个小小的警告……告诉她他对你做的事情。你别傻了,来,他是活该倒霉。”

这段谈话发生在工厂门口。安娜把安帕罗带到她位于萨斯特莱利亚街的家里。她们进了她简陋的房间，“银鼠”递给她朋友一张便条纸，然后她们两个人一起写了下面这封信：

“尊敬的小姐：有一个尊敬您的银（人）京（警）告您那个想跟您结婚的银（人）已经给了一个成（诚）实正直的姑娘承诺，他说会跟她结婚。他就是索布拉多家的儿子。您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打听您就会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吻您的手。
一个非常热情地朋友”

“银鼠”合上信，在信封上写上地址，用她平常用来给上尉写信的火漆细细地封了口，贴上邮票，对特里布娜说：

“现在，你回家的时候顺便偷偷地把它塞进邮筒里。”

下楼梯的时候，走在狭窄阴暗如同恶狼的口的楼道里，安帕罗耳边嗡嗡地响着，她抖着手捏紧了信，把它藏到披肩底下。她捏着信，好像握着一把匕首，怀着复仇的渴望，内心也不无些许的恐惧。她想象着骄傲的加西亚小姐撕开信，读完之后面色苍白哭泣的场景……“让她痛苦！”安帕罗对自己说，“让她像我一样痛苦难过！……”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她不过是失去一个追求者，而我却失去了宝贵的名誉和所有能失去的东西……然后她又想到了巴尔塔萨……和索布拉多家所有的人……啊！等待那个贪婪、一心想要儿子攀龙附凤的母亲的将是多么大的失望！他们以前不喜欢她……现在轮到他们难堪了……他们会知道那种滋味是多么好！

她一边沿着弯弯曲曲、凹凸不平的萨斯特雷利亚大街走，一边想着这些事情，不时地磕到翘起的石头上。马路上昏黄的灯光把她变形的、幽灵一样的、被大披肩的形状拉长的身影悄悄地投射到白色的墙壁上。在冬季漆黑的夜里，她小心地走着，小心地越过那些下午的雨留下的小水坑，安帕罗觉得自

己好像是要去做坏事,而她却是那么的伤心,那么的屈辱,这种想法让她透不过气来。走到狭窄的圣埃弗伦街的时候,她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抓住渐渐滑落溅上泥点的披肩,于是,她的手指松开了,不再捏紧那封信,信封光滑的纸面滑过手心……穿过横向的普埃多街的时候,她的脑子似乎清醒了些,她看着商店的橱窗和邮筒,邮筒张着嘴,似乎在对她喊:“我在这儿。”安帕罗松开衣服,从披肩下面拿出右手和那封信……但是在举起手臂以前她停住了。

“一封匿名信!”她想着。

她难以控制的普通百姓的高尚品德苏醒了,难以说服自己去去做这种卑鄙行为。

“我刚才应该告诉安娜让她来投这封信……我没脸做这种事。”她喃喃自语着,“如果我不投,她会叫我傻瓜……那最好……这是卑鄙的行为!”她含含糊糊地说,手里的信已经碰到了邮筒。“不,混蛋,”她几乎是大声地喊道,把手放了下来,“这是下流的行径……碰到他们的时候掐死他们更好些!”

她匆忙地转过身,钻进普埃多街旁边的一条通向码头的小胡同里。很快她的眼前就出现了海湾里黑色的海水,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那些一动不动的船只停留的地方显得更加黑暗。她靠到垛墙上。一阵海风吹来,带着刺鼻的腥味,吹到她的脸上,她的脑子完全清醒了。她坚定地把手里的匿名信撕了个粉碎,白色的碎片好像飞蛾一样,在空中飞舞了一会儿,然后无声地落进拍打着堤岸的水里。

第三十六章 关于革命戏剧 文学的散文

没有办法,一方撤走,另一方就会迅速前进。阿玛德奥什么时候撤退呢?今天?明天?尽管这个意大利国王还没有离开西班牙的国土,我们却已经好似是完全生活在共和国时代了。共和国还没有宣布成立,但是,那又怎样呢?大家会马上拥有它的。

君主制在革命烈火下愈发的虚弱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马里内达大剧院广告牌上的那出名为“诚实的瓦伦西亚人”的戏才有可能被搬上舞台。尽管安帕罗不常四处走动,也听说了这出著名的戏剧,它如何的别有用心和它如何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以及它是如何真实地刻画了共和人士的形象,而不是像反动分子笔下描写的那样,所以她决定去看看这场戏。她和安娜来到了顶层楼座,那儿挤满了人,她们两个几乎是脚踩在别人的腰上,胳膊肘拐在别人的肚子上才终于艰难地到了自己的地方。最后她们挤到了侧面靠前的位置,像压缩饼干一样杵在那儿,一动也不能动,连想抬手擦擦额头的汗都不行。里面热得令人窒息,当幕布升起来的时候,吹来一阵稍微凉快一点的风,虽然持续的时间很短,但至少给了人看第一场戏的勇气。

而演出也确实精彩,不枉观众们不顾闷热和各种折磨来

观看。从一开始它就感动并抓住了观众的心。剧情非常有时事感,建立在1869年瓦伦西亚的政治事件的基础上。剧中讲述的是一个卑鄙无耻的间谍,他跟踪并告发了一个坚定的共和家庭,在第一幕中被他出卖的人宽宏大量地原谅了他。当然了,他并没有就此改正错误,在后面的几场里他依然我行我素,主人公们于是不再相信他。而观众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在闷热的顶楼不时能听到压低了了的激动声音:“啊!为什么要原谅这个坏蛋?……”“看吧,他肯定会再次出卖他们的!……”“要是我捉住了他,我就不会放了他,绝对不会!”那个间谍的确是坏透了,坏到魔鬼都没办法捉到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和人士们非常诚实正直,品德高尚,堪为典范。当在第一幕的时候,一个妻子拥抱着即将上战场的丈夫,说愿意跟随他,同他分担战争的危险的时候,安帕罗觉得喉咙梗住了,好像是里面塞了一个球,她使劲抓住栏杆,大声喊:“好……非常好!”喊了两三次才停。这出戏也是她梦想过的情形,当坎塔布里亚的代表来到马里内达的时候,她是多么想参与他们的冒险和斗争。这一幕落幕前的最后场景是,在战斗的轰鸣中,上帝在圣格雷高利奥修道院的修女们的陪伴下出现了,所有的共和志愿者都跪在了上帝的面前,这使观众们紧绷的神经慢慢得到了放松,如同一阵诚实正直、甜蜜凉爽的宗教清露洒落在人群当中,使大家产生一种互相拥抱、祈祷和讨论的冲动。他们说那些愚昧大家的共和人士是为反宗教而暴动!他们横征暴敛、破坏铁路!让他们来听听这些吧!谁会怀疑最好的基督教徒是联邦共和人士呢?

幕间休息时大家都在谈论刚才的戏,编得太好了!大人物们用手背擦着眼睛,默默地哭泣。写出这样的作品需要多么才华横溢充满智慧!只是留了间谍的一条小命让人很气

愤,因为下一幕他肯定会搞出个大乱子。尽管顶层楼座摩肩接踵,但是人人都激情澎湃,没人注意下面的包厢。由于过了很长时间幕布都还没升起来,有人就开始不耐烦地跺脚、鼓掌。终于人们焦急等待的第二幕开始了。

编剧对剧情发展把握得很好,灵活地运用着恐怖和同情等手段以获得良好的戏剧效果。现在出现了一个从巷战中退下来受了致命伤的人,任谁都可以想象他的家人有多么悲痛。担任“家人”这个有趣角色的女演员戴了一个满头都是短短的卷发的假发套,看上去像一个卷毛狗一样,眼睛周围画着夸张的黑眼圈。伤员脸上涂了厚厚的一层米粉模拟临死前的苍白,穿着肥大的美式服装以掩盖宽大的胯部,颤抖着磕磕绊绊地走上来,手放在假设受了伤的胸口上。看到这儿,顶层起了一阵骚动,观众们压抑着悲伤,等待后来更大的爆发。舞台上垂死之人开始和他的家人告别。当父亲,共和志愿军的总司令,同儿子说再见并把旗帜转交到他手里的时候,歌声响起:

手持棕榈叶,
祖国为祭品,
裹尸布是抵押……

然后他跑向幕后解说员藏身的地方,原本凄凉的嗓音变得洪亮,握紧拳头大声喊道:

“当家作主的人民万岁!”

女人们歇斯底里的哭泣声被震耳欲聋的喊声盖住、吞没,人们狂热地重复喊着“万岁!”同时伴随着狂风暴雨般的热烈掌声。演员们成功了,他们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好,被观众们激动兴奋的情绪感染,他们在舞台上互相拥抱着,拍打着对方的胸口。安帕罗几乎将半个身子都探出栏杆外,拼命地鼓掌。

第二次幕间休息的时候,顶层拥挤的人群之间松动舒服

了点,可能是因为人们的身体渐渐地适应了狭小的空间,也可能是因为有些人受不了这样的高温离开了。于是安娜终于能够转了个身,用她猫一样犀利的眼睛察看了整个剧院的情况。她用胳膊肘拐了特里布娜一下,特里布娜朝她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到加西亚家的小姐们在一个包厢里。

她尤其盯着何塞菲娜看,她打扮得简单优雅,穿着一件带天鹅绒黑边的白色羊驼毛礼服。她全家,从母亲到最小的尼斯塔,很明显都非常快乐。但是何塞菲娜尤其高兴,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赢了官司以后她就变得更富裕了。即将到手的财富就像一面金色的反光镜,照亮了她的脸庞,甚至连眼睛里都闪烁着金色的火花。她靠在椅背上,舒适地享受着成功的滋味,向“扶手椅区”对她投以羡慕眼光的观众展示自己苗条、羞怯的身姿,从腰到肩一闪而过的曲线。她优雅地摇着扇子,以优美的姿势把双手举到齐眉的高度。安帕罗酸涩地欣赏着这个赢了她的对手,第三场开始的时候才艰难地把目光挪了开来。

这时候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军官,他很感激共和家庭给他的热情招待,并救了这一家。他有着忧郁的面孔,并具备贯穿全剧的各种高尚情操。当观众们被感动得鼻涕流得越来越多,打嗝声和啜泣声更加频繁的时候,安帕罗却觉得自己的目光仿佛被一块无法抗拒的吸铁石吸住了一样,又一次定在加西亚家的包厢上。包厢的门开了,巴尔塔萨走了进去,他穿着一身合身得无可挑剔的制服,先是礼貌地向母亲和小姑娘们打了招呼,然后坐到了大女儿何塞菲娜身边,用带着手套的手理了理头发,然后非常自如地轻轻展了展衬衣领子。然后他低声跟何塞菲娜说了一句话,根据他说这话时的动作,应该是:“这部戏怎么样?”加西亚小姐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耸

了耸肩,明白地表示出:“唔……一部很平庸俗气的坏戏。”给演出作了这样的定义以后,巴尔塔萨亲昵地拿过小姐手里的扇子,一边好像是要好好看清扇子上的画一样开开合合地反复把玩着扇子,一边开始那些亲密的谈话,其间种种卖弄风情,暗示,目光的短促相接,压抑的笑声,总之是一种手牵手单独在一起时不可能发生的甜蜜的漫无边际的对话,没有地方比在一个混乱的公共场合,在成千上万个证人面前,在人群的荒漠中更合适进行这种对话了。

“你没看见吗,他们可真无耻!”安娜指着安帕罗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对儿说道,“看了……看了那封警告信以后,你知道的,还这样。”她附在安帕罗耳朵上补充道。

特里布娜没有回答。安娜不知道她把匿名信撕了。安帕罗为自己当时一时冲动下的高尚之举感到羞愧,不想向她坦白这件事,也怕“银鼠”知道后说她是“傻瓜”、“笨蛋”,更怕“银鼠”会重写一封信亲自寄出去。现在……现在,她的指甲掐进扶手上的法兰绒上,感到心里充满了苦涩和愤怒;什么都没有,她果然是个傻瓜。为什么当时没有把信扔到邮筒里呢?不,她不屑于采取那种卑鄙的报复手段。她应该面对面的,既不害怕也不采取欺骗手段,而是像戏里的人物一样勇敢高尚地去讨还她所受到的侮辱。她在这儿怒火万丈,气得胸口都要爆炸了,下面的那对儿却越来越亲密。利用公众都对无耻的间谍的死印象深刻——他终于因为自己的罪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的时候,巴尔塔萨和何塞菲娜之间的谈话更加亲密无间。何塞菲娜已经转过了头,只能看见她梳得很艺术的发卷儿,一朵红艳艳的山茶花别在她耳后靠近雪白的脖子的地方,挂在耳朵上的珊瑚球耳环随着主人的一举一动晃来晃去。

特里布娜非常想出去,摆脱这些刺痛她心的场面,但是她的周围像是筐子里的沙丁鱼一样全都挤满了人,幕布没有落下的时候她寸步难移。还差一点演出就要结束的时候,她看到加西亚一家站了起来,巴尔塔萨非常绅士地从母亲开始挨个帮她们披上外套,然后包厢的门关上了,而安帕罗的目光还是无意识地定在那个已经空了的包厢上。又过几分钟顶层的人才开始撤离,吵吵嚷嚷地往楼下走。安帕罗和安娜手挽着手,被周围的人推挤着走出大厅来到街上。夜晚刺骨的寒风马上把她们额头上的汗吹干了。“银鼠”感到安帕罗的胳膊在颤抖,她看了看她,发现她脸色很不好看。

“你不舒服,你怎么了?头痛吗?”

“放开我,”特里布娜低声说道,“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人陪伴。”

“圣母玛利亚!你要去哪儿呀,女人?怎么回事?”

“我要去哪儿!告诉你吧,我要去往她们家扔石头。”

她拉了拉披肩,好像要把两支胳膊空出来扔石头一样。

“你在说胡话……走,去睡觉吧。”

“你要么放开我,要么我去跳海。”安帕罗的话是这么的绝望,安娜不得不放开了她,随着可怕的怒火冲天的特里布娜的脚步往前走。

“我跟你讲,女人,我要朝她们家扔石头。这话千真万确,就好像现在是晚上而且上帝在看着我们一样真。妈的!他们除了嘲笑别人,嘲笑这些不幸的女人……这些穷人,就没事可做了!你看到他们是多么无耻,多么残忍的无耻了吗?当着我的面……就当着我的面……几内亚的黑人都不会这么无耻!”

“好了……现在发火有什么用……难道真要进监狱吗,

女人？”

“我要发泄，安娜……因为我要憋死了，整晚我都觉得有一根绳子在勒着我的脖子……我要砸碎她们家的玻璃，他妈的！制造一场混乱，羞死他们，龟孙子！让我的手心不再刺痒，今晚我要高高兴兴地睡觉！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她指了指胸口，“我的心里憋得难受，难受！”

“但是，女人……你看，你应该好好想想……”

“我什么都不愿想，什么都不想看……”

她们一边穿过索拉雷斯那片空旷的地方朝上面的街区走，一边说着。安帕罗猜测巴尔塔萨应该是从这儿陪伴加西亚家的小姐们回家的。然而，街上的冷风和寂静舒缓了特里布娜激动的血液。她觉得自己好像进了一个非常安静忧伤的修道院。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只有她们的脚步声。拐了个弯，她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教堂阻住了她们的道路，是高高的、寂静的、有着尖形穹隆的圣玛利亚·马格达勒娜教堂。街灯照出门廊上两个一动不动地互相对望的圣徒石像模糊的影子。特里布娜不自觉地降低了声音，走过大门口的时候她无意识地划了个十字，缓下脚步在心里祈祷着。安娜正想利用这个时机劝特里布娜好好想想，就看到一个军官从福路达广场走了过来，几乎和她们擦身而过，却没有看见她们。嘴里哼着不知道是波尔卡舞曲还是进行曲。安帕罗认出来是巴尔塔萨，于是她就像猎犬跟在它追踪的猎物后面一样跟在了巴尔塔萨的身后。巴尔塔萨听到特里布娜的脚步声了吗，他能辨别出她的足音吗？还是他只是走得太匆忙了？事实是拐过街角他就不见了踪影，尽管跟着他的两个人努力地想跟上，可最后还是跟丢了。

“我要去敲他家的门。”安帕罗宣布。

“女人，你疯了？……去敲住在马约尔大街的人家的门！”安娜嘟哝着，语气中带着敬畏，“你知道会引出多大的乱子？”

这个时候的马约尔大街呈现出一种宏伟威严的景象。阳台的玻璃上反射着灯光，护卫着高大的房屋；大门紧闭，寂静而庄严。远远地传来一声敲门环的声音，还有巡夜人的木棍敲击在地面上的声音庄严地回响着。安帕罗站在索布拉多家门口，这是一栋三层的楼房，有两个安装了玻璃的白色阳台，上了漆的大门上有两个很突出的铜制大门环。在这样平静的夜晚，它是那么严肃，尽忠职守地扮演着它的商业角色，在陌生人面前紧闭着，保护着它那些令人尊敬的主人，使得特里布娜的血管里突然涌上来一阵愤怒，她又一次气得浑身发抖，因为她发现她在那儿再怎么生气，也没法穿过这堵墙，也没人能听到她说话，也没人理她。发现自己面对这堵似乎在平静而冷漠地看着她的白墙无能为力，怒火再次涌上她的心头。突然，她弯下腰，从地上拣起一块在路灯下偶然进入她视线的砖头，然后气冲冲地用砖头在黑暗中泛着釉彩的大门上划了一个红十字。这个红十字第二天让多洛莱斯夫人和伊斯多罗叔叔产生了很多联想，他们怀疑有人想持械抢劫。

第三十七章 平民的诞生

这天,去工厂上班前,安帕罗一边穿衣服一边想,今天会下大雨,晚上听到打了几个雷,如果不是想要了解一些消息,让自己兴奋一点,听听渴望的声音说“现在确实是我们的时代来临了……马卡罗尼彻底离开了……有一个来自马德里的通告说共和国建立了……明天就会宣布。”她本希望能呆在家里不出门,最好是窝在被子里。

下床的时候,由热到冷的剧烈变化让她感到肚子有点疼,好像是有只老鼠在里面一点点地挠。她的脸一下子白了,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时候到了。”她回到床上,相信那儿会让她暖和起来;合上眼,什么都不愿去想。一种深深的灰心和平静的愿望与巨大的羞愧和难过同时漫上心头,她用床单盖住脸,对自己发誓决不求救,也不喊任何人帮忙。但是不管时间怎样流逝,她却再也没有感觉到疼痛,而当她决定起床,系衬裙的时候,她再次感到肚子里尖锐的疼痛。但她还是穿好了衣服,在房间里走动,这时候有人在敲门,安帕罗还没决定说“请进”安娜就进来了。

“你来上班吗?”

“我去不了了。”

“怎么了,有动静吗?”

“我想……是的。”

“你有什么感觉，女人？”

“冷，非常冷……，还困，困得我站着都能睡着了……但同时又疯狂地想走动……多奇怪！”

“我去叫佩芭夫人？”

“别！……多令人羞愧！耶稣，我的上帝……亲爱的安娜，你别叫她。”

“那有什么办法，女人？难道就这样继续下去？”

“就这样吧……我是多么不幸啊，但愿我从来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

“你躺床上去吧。”

安娜利落地把病人用被子裹起来，然后就往门外走去。这时候一个沙哑的声音叫住她：

“把酥饼给我妈妈带过去吧……告诉她我头疼……看在你最爱的人的灵魂的份上，别告诉她真相。”

“好，她不会知道的。”

安帕罗这才安静了点，只是有时候会冷不丁地来一阵钝痛，疼得她支起身子，发出压抑的呻吟。安娜冒着雨跑啊跑，一直往城里跑去。尽管她行动已经很迅速了，等到她回来的时候也已经过去将近两个钟头了。她旁边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巨大的人影，远远地只能看到两只大木屐踩在水里，还有一把蓝布面的大雨伞，手把和伞骨都镀着黄铜。优秀的接生婆怒气冲冲的，大声喘着气，尽管天气一点都不热，空气非常潮湿冰冷，她却一副热得要窒息的样子；她进了简陋的房子里面以后，就像一个大水怪被塞进一个狭小的瓮里。她径直来到瘫子面前，跟她说了两三句同情和嘲弄的话，瘫子听了非常痛苦；看到自己没办法在这紧要关头帮助女儿，甚至都没法陪伴在她身边，她觉得心都要碎了；她的那个房间靠街太近了，根

本不可能把病人挪到这儿来。

可怜的女人焦躁地被困在床上,心中突然涌上一股柔情,那是一个母亲看到女儿在经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时感到的柔情……“秤砣”也在那儿,好像一个天真的傻瓜一样……接生婆进了安帕罗的房间,小伙子和老太婆被隔在外头,分担着门帘那边的痛苦……瘫子一会儿骂自己的女儿,埋怨她把自己弄到这种地步,一会儿为不能亲自照顾她而哭泣。每过五分钟,佩芭夫人异常肥大的身躯就会出现在小房间,下军令一样命令“秤砣”跑着去做某件必需的事。

“油,快……一点儿油!”

“怎么样了?”母亲问。

“好,女人,很好……油,笨蛋!”

如果某样东西家里没有,“秤砣”就会飞快地跑出去到邻居家借,或者去商店里赊。往往他刚拿回来一样东西,接生婆就已经在要另一样了。

“一滴茴芹酒……”

“茴芹酒?干什么用的?”瘫子问。

“给我的,笨蛋,我也有身体,也受罪,就像身体要裂开了一样……”

“秤砣”温顺地跑到街上去找酒。

可怕的接生婆又出来了,显得非常疲惫,几乎透不过气来。

“葡萄酒……有葡萄酒吗?”

“给你喝的?”瘫子忍不住嘟哝道。

“给你喝的,给你喝的……给她喝的!妈的,那可怜的女人非常需要提提神!……你觉得我有医生们的那些糖浆、镇静剂或者是安眠剂给她吗?力气,她需要力气,葡萄酒能让她

恢复点力气,笨蛋!”

十五分钟后:

“三块巧克力,要最好的……还有,顺路看看你能不能买到一只肥肥的母鸡,然后拧断它的脖子……再要一个蜡头……这附近的熨衣女工家里应该有……”

“蜡?”

“蜡,可恶!难道我不知道自己在要什么吗?往杯子里加点水。”

“秤砣”在泥地里磕磕绊绊地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给要求严格的女医生带来蜡、熏衣草、迷迭香,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茴芹酒、油、芸香、以及她要的各种药和食品……后来,热心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短暂的休息空隙,坐在瘫子床边的一张矮椅子上,他抱怨说刚才腿都软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像就喘不过气来了;医生告诉他他的支气管和肺里都进了烟尘……咳,咳……医生知道一个人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吗?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不妨碍他听病人的呻吟,而那呻吟也跨越了好几个音阶:先是压抑的呻吟,然后是嘶哑着嗓子一声接一声的喊叫,好像是一台切割机重复切割时发出的声音;再后来是清晰急促、气喘吁吁的呻吟,好像是喉咙想把周围所有的空气都吸进去然后送到动荡不安的内脏里去;过了一段时间,声音改变了,变得沙哑、低沉,好像是从肺的最下边、从最深处、从身体的最里面发出来的。外面在下雨,一直在下,下个不停的雨。冬天的黄昏很早就降临了,灰色的云层似乎压得很低,几乎贴近地面了。“秤砣”点着了煤油灯,给瘫子端来汤,然后就坐在那儿,一声不吭,脚放在椅子掌上,膝盖抬得高高的,下巴搁在手掌里。有一阵里屋没有传出一声抱怨。安帕罗工厂里的两三个朋友来看她,其

中包括“保姆”，她已经不抱怨肩胛骨疼了。她们进来呆了会儿，然后就无奈地耸着肩，带着同情的表情和对命运和忘恩负义的男人的悲观反思离开了。突然尖叫声又响起，在静谧的夜里显得更加阴森；在那极为痛苦的时刻，垂死的女人语言能力退化到发音不清的儿童水平，只会拖长了声音可怕的哭号着一个单元音。而且喊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绝望。

大约十一点的时候佩芭夫人出现在瘫子的房间里，用手背擦着脸上的汗。在她又低又扁平的额头上和如大地女神般的粗糙的脸上带着一抹担忧和阴影。

“怎么样了？”

“还早呢，妈的！这些第一次生孩子的女人，由于她们不知道怎么使劲……”接生婆努力让自己露出一个笑容表示表示她的镇静；但是一秒钟之后她就说：“有可能……因为谁也不想让事情变得一团糟或者是让人头疼，你明白吗？我说话一向很直……在我手里，妈的！只死过两个孩子，就我这么大的年纪……而且后来医生们也说……我已经尽力做了所有我能做的……”

接生婆一边说，一边在胯两侧擦着她那两只油腻腻的大手。

“要叫医生吗？”瘫子呜咽着问。

“妈的！到了我这个年纪可不喜欢让人说三道四……让人事后说她做了这个，她应该那样做……佩芭夫人懂不懂这个行业……快点，瞌睡虫，”她转过身来恶狠狠地对“秤砣”说，“你现在赶紧跑去叫医生，笨蛋！”

雨还在继续从黑暗的天空不断落下，“秤砣”却无暇顾及这些，他跑出了门，耳边还回响着门帘那边传来的越来越痛苦的垂死挣扎的声音，而瘫子还在那儿伤心，除了死了女儿，她

还得支付请医生的费用——靠什么来付？屋里一片凄惨的沉默，时间过得很慢，煤油灯的灯芯不时爆出火花，病人的哀号已经有气无力了，与其说那是人类的哭喊，不如说是垂死的野兽发出的哀鸣。当“秤砣”带着医生回来的时候，确切地说已经是午夜了。这位医生应该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紧急情况，因为他一进来就把还在滴着水的雨衣搭在椅子上，然后镇静地卷起长袍的袖子和衬衫的袖口，从“秤砣”手里接过来放在角落的一个长方形箱子。随后他进了病人的房间，接着是接生婆在模模糊糊的解释情况的声音……

大约一刻钟后医生出来了，要水洗手。当“秤砣”笨拙地四处找洗脸盆的时候，产妇的母亲哭泣颤抖着问情况如何。

“咳！您别担心，那个小伙子跟我说情况很危险，所以我带齐了工具……我不知道为了什么要说得那么夸张：这个姑娘像座城堡一样健壮，很快就能把孩子生出来了……马上就好了。现在有接生婆就够了，但我会是孩子出生的见证人。”

他一边说一边洗着手，然后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去了。煤油灯芯已经耗尽碳化了，在房间里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终于，随着两声喊叫，不是有气无力的，而是恰恰相反，是大声地、洪亮地、胜利的喊叫，传来婴儿嘹亮的啼哭声。

第三十八章 终于来了！

安帕罗在产后的几个小时中处于昏迷状态。然而随着清晨苍白的晨曦照进小窗户，她又恢复了意识。她把“秤砣”叫过来。

“你想要什么，女人？”

“你现在马上跑去步兵营……好像营里的部队现在还没出发。”

“好的。”

“如果堂·巴尔塔萨没在那儿，你就去他家……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吧？”

“知道。我跟他说什么？”

“你跟他说……你要把我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住！你跟我说我生了一个儿子……听见了吗？别说错了……”

“好的，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你可别说成是女儿，傻瓜；一个儿子，儿子。”

“还有别的要跟他说的吗？”

“跟他说他知道他答应过我什么……问问他是不是愿意当孩子的父亲……明天孩子受洗礼。”

“没有别的了？”

“没有了……这些……已经很清楚。”

“秤砣”出去的时候正碰上安娜，她昨晚回去睡觉了。她很神秘地进了门，似乎带来了什么很棒的新消息。

“那个小家伙呢？”她问，一边拨开床单和毯子，从那个温暖的角落里抱起裹在羊毛毯里的小家伙，在包裹中间露出一张小小的青紫的脸蛋；大眼睛闭着，漂亮的五官，带着刚出生的婴儿那种有趣的严肃表情。安娜开始温柔地对着那个对外界的感知只有冷和热的小球说话；她又找了一把小勺子，喂他吃甜糖水；给他整理了一下护着像茄子一样呈青紫色的柔软小脑袋的帽子，然后她坐到床头，把裹着襁褓的娃娃放在膝盖上。

“你不知道吗？”她说，终于开始说她的新消息了，“我碰到给加西亚家缝衣服的女工了……你别生气，女人，高兴点；她们一家子今天下午去马德里了，因为她们收到了官司赢了的消息，就到那边打点去了。”

安帕罗虚弱地把脸转了过来嘟哝着：

“愿上帝与她们同在。”

“我不知道她们在路上是不是会碰到什么情况，因为现在一切都乱了……这个女工还跟我说今天，共和国肯定会到来的……”

“从……八天前就这样说了……”

“闭嘴，你别说话了，好好休息吧。”

“银鼠”开始唱催眠曲哄孩子入睡，而安帕罗再次陷入昏睡中，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想，感觉不到周围发生的事情。是“秤砣”的脚步声又一次把她唤回人世。她睁开眼，脸色苍白又发黄，使得眼睛显得更大更蓝了。“秤砣”踮着脚尖靠了过来，依然那样笨拙的，依然是罗圈腿，此外，还显得有点慌乱。

“我费了好大劲他们才肯放我去兵营，”他用乡下人的那

种说话不清不楚的样子嘟哝道,在说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这种不利不落就表现得很明显了,“路上根本没法走……一切都乱了……大家像疯了一样在大街上跑……那儿……听说国王走了……在马德里有共和国……”

安帕罗支起身子,拂开额前被汗水浸湿了暗淡无光的黑头发……

“你说什么?”她结结巴巴地问。

“我跟你说了,女人……市长和省长已经赶走很多帮人了,我在街角看到他们了……他们在阳台上挂彩色的布条。”

“难道是真的?”她扬起手来喊道,“继续,继续。”

“那个,我去兵营了……他不在那儿……”

“那你就赶紧飞一样地去他家了?”安帕罗颤抖着问。

“我去了……听说……”

“快说,混蛋。”

“听说……”“秤砣”绞尽脑汁地想找一个外交辞令,“听说他不在镇子里了,因为……因为昨天他就去了马德里。”

安帕罗张开口想说点什么,可她疼痛的嗓子最终一个音都没发出来。她用两只手扯着头发,突如其来的怒火使她扯得那么用力,甚至有几撮被扯掉了,像黑色的小蟒蛇一样扭曲着掉在了床边……她的指甲无意识地在抽搐的脸上抓着,挠着……

“你走开,我要起来,”最后她对“秤砣”说,“看我能不能召集到人把索布拉多家可恶的老巢给烧了。”

“对,你走开,”安娜接着说,“看你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秤砣”不但没有听话地走开,反而走到床边,对喘着粗气,已经被可怕的怒火烧得粉身碎骨的安帕罗说:

“女人,听我说……”他说道,想用柔和点的声音说话,结果却只是更加粗哑,“你别难过,别伤心……那个……我……”

我会当孩子的父亲的,如果你愿意我们结婚……如果你不愿意……,你说怎样就怎样。”

就好像有人想给一匹出身高贵的纯种母马套上缰绳让她跟一匹驴子一起拉一辆马车一样,特里布娜挺直了身体,目眦欲裂,腮烧得通红,喊道:

“出去,滚出去,混蛋……你想气死我!”

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垂着头像个罪犯一样出去了。演说家坐在床上,绝望地揉搓着身上的衣服。

“正义!”她喊道,“正义!给人民正义!……我的安帕罗圣母!瓜迪亚娜圣母!你怎么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回答我,回答我,回答答答答答……权力……请给我杀死那些军官的权力,那些军……”

不连贯的话语里显露出高烧和说胡话的苗头。她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尖锐的偏头疼咬着她的太阳穴。她一下子昏倒在床上,艰难地呼吸着,身体不时抽搐一下。安娜眼前一亮,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她一句话不说,把新出生的小婴儿放在他母亲身边,靠近胸部的地方,于是那个小天使就摸索着,用他丝绸一般光滑的、没牙的、潮湿柔软的小嘴拱着寻找奶头。两滴冰冷的眼泪从特里布娜紧闭的眼睛里流了出来,透过浓密的睫毛,润湿了滚烫的脸颊,随后更多的眼泪接连不断地落了下来,宽慰着那痛苦不堪的心灵……

屋外,二月凄凉的风扫过路边光秃秃的树,呼啸着从墙边刮过。下班回家的卷烟厂女工的脚步声传来,不是以前那种整齐的、有弹性的、有节奏的脚步声,而是随意的、急促的、混乱的。从最密集的一群人里,最坚定人数最多的那一群,或许是二三十个女人一起,爆发出几声欢呼:

“联邦共和国万岁!”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卷烟女工

作者= (西班牙) 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著；；孟宪臣，张慧玲译

页数= 2 2 7

S S 号= 1 2 5 6 1 2 3 9

出版日期= 2 0 0 8 . 1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蛋卷
第二章	父亲与母亲
第三章	成长中的人民
第四章	祝巴尔塔萨命名日快乐
第五章	三圣颂歌
第六章	雪茄烟
第七章	序曲
第八章	姑娘价值连城
第九章	伟大的革命
第十章	政治历史研究
第十一章	纸烟
第十二章	那个畜牲
第十三章	从城里来的女工与从乡下来的女工
第十四章	果汁冰糕
第十五章	马赛曲
第十六章	革命派与反对派面对面的斗争
第十七章	激动无比的女英雄
第十八章	人民的英雄
第十九章	北部联盟
第二十章	小伙子与姑娘
第二十一章	烟丝
第二十二章	卷烟女工的狂欢节
第二十三章	诱惑者
第二十四章	宗教冲突
第二十五章	特里布娜的第一项英雄事迹
第二十六章	弱点
第二十七章	鸟儿的婚礼
第二十八章	顾问和朋友
第二十九章	一次不法行动
第三十章	女主人公住的地方
第三十一章	结婚的承诺
第三十二章	特里布娜的幻想
第三十三章	落叶飘零
第三十四章	特里布娜的第二项英雄事迹
第三十五章	特里布娜的本色表现
第三十六章	关于革命戏剧文学的散文
第三十七章	平民的诞生
第三十八章	终于来了！